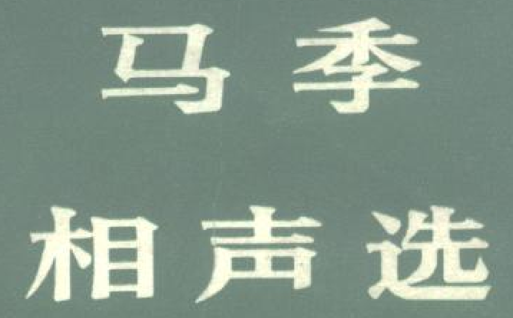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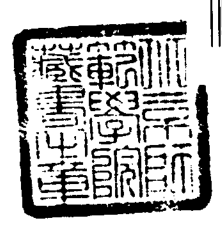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马季
相声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封面设计：陈世五

马季相声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3.25插页2字数264千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860册

书号：10118·359　　定价：1.00 元



马季和他的老搭档唐杰忠深入农村演出

目　录

多 层 饭 店

甲　我最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乙　是啊！你对我家乡印象怎么样？

甲　好！下次再有机会我不去了。

乙　好了半天不去了，是不是观众对你不热情。

甲　观众掌声不断，十分热情。

乙　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甲　谁说的，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

乙　要不，就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甲　气候好啊！四季如春，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很高级，一般房子都有套间，室内自动调温，卫生间还有温泉管道，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

乙　你住的是哪个饭店？

甲　多层饭店。

乙　多层饭店！饭店楼高，多层？

甲　不，旅客住的少，工作人员多，部门臃肿，层次繁杂。

乙　这么个多层饭店。

甲　不过这饭店房费比较便宜。

乙　一天多少钱？

甲　才一元五。

乙 这么好的房间才一元五，够便宜的。

甲 不过另外收点手续费。

乙 那也不算贵。

甲 另收取暖降温费、另收管理费、另收卫生费、另收……

乙 我说，都加在一块儿收不省事吗？

甲 省事不行，饭店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各收各的钱。

乙 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甲 就拿我那天住店办手续来说吧，我差点住了医院。

乙 怎么回事？

甲 我拿着介绍信，先到了市委接待处，然后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再转基层总店盖上章，这才到多层饭店来。

乙 这层次就不少了。

甲 一进饭店门口，一位老服务问我："你是住店办手续吗？"

乙 是啊！

甲 转信了没有？

乙 转过了。

甲 拿来我看看……这上边写的是什么？

乙 看不清楚。

甲 我不识字。

乙 不识字，你看什么呀！

甲 这是一道手续，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乙 是个演员。

甲 噢！由这门进，到第六营业室。

乙　噶，营业室还这么多。

甲　啊，第一营业室管党政军机关，二室管工业，三室管农业，四室管交通运输，五室管财贸，六室管文教卫生。

乙　这分的太仔细了。

甲　我来到六营业室一看，工作人员不少，足有六、七个分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乙　开会哪！

甲　打扑克呢！

乙　啊！上班时间打扑克？

甲　没多少事，可不打扑克消磨时间么！

乙　这是典型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甲　有一位服务员挺热情："你找谁？"

乙　办手续。

甲　填个单子吧！

乙　那就填吧！

甲　没法填。

乙　怎么没法填。

甲　邮局汇款单。

乙　那是拿错了，给换一张吧！

甲　全是一样的，汇一百交一元。

乙　不是，人家办住店手续。

甲　噢，对不起，我分工专门管汇款，办住店手续得等小曼同志。

乙　小曼同志在哪儿？

甲　等一会儿吧！他吃饭去了，下午二点半上班。

乙　得，等等吧！

甲　要说小曼同志，时间观念还真强，准时二点半，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乙　打太极拳？

甲　嗯……(打哈欠)

乙　这午睡睡累了。

甲　哪个同志办手续，有介绍信吗？

乙　有。

甲　填个申请书吧！

乙　怎么还得填申请书？

甲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住我们饭店一律要填申请书。一式三份，用毛笔、钢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一寸半身免冠照片。

乙　好么，比领护照还麻烦。

甲　我接过申请书一看，两大张密密麻麻得填四十多项。

乙　都填什么？

甲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出生年月、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来市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是否带有重要公文函件、图纸、绝密文件？里头写的什么？……

乙　啊！

甲　就甭填了。

乙　我说的呢！

甲　手提包中是否装有现金支票，贵重的物品如：金、银、手饰、自行车……

乙　这自行车能装手提包里吗？

甲　还有是否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危险品，如汽油、火油、硫酸、盐酸、香蕉水、桔子汁……

乙　这苹果酱许带不许？

甲　苹果酱干么？

乙　桔子汁能算危险品吗？

甲　还有，旅客进店带有几盒火柴、几只打火机、有爆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把二踢脚、几串麻雷子、几盆滴滴金儿，几包耗子屎？

乙　嗐，这是什么都填哪！

甲　我填了足有半个多钟头，总算完了，小曼在申请书上盖了个大印："好了。"

乙　住几号房？

甲　先别忙，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乙　表上填了。

甲　为了稳妥一点，再口试一下。

乙　这是考大学来了。

甲　从哪儿来的？

乙　北京来的。

甲　到哪儿去？

乙　到本市。

甲　是专程来？是路过呀？

乙　专程来的。

甲　来这儿办什么事？

乙　来这儿演出。

甲　今儿晚上回去吗？

乙　今儿晚上回去，还办手续干嘛？

甲　同志，你不要着急。

乙　不是着急。住店登个记就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

甲　办事要稳当，一慢、二看、三通过吗！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乙　他这开汽车哪！

甲　你是刚下火车吗？

乙　啊！到了仨多钟头了。

甲　在哪儿吃的午饭？

乙　还没吃哪？

甲　噢！连午饭还没吃哪，这倒好办。

乙　怎么办？

甲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

乙　这全是废话。

甲　好了，你拿着申请书上保卫室登个记。

乙　还得上保卫室，保卫室在哪儿？

甲　由这儿出去，在二号楼……

乙　赶紧去吧。

甲　二号楼我找了三圈，也没找到保卫室。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怎么回事？你太性急了，我话没说完哪！”

乙　你说的是二号楼。

甲　是啊！我说的二号楼别去！

乙　别去呀……

甲　在三号楼……

乙　上三号楼吧。

甲　三号楼也没有。

乙　嗯，怎么还没有。

甲　你这人不接受教训，我话没说完哪！

乙　你说的是三号楼。

甲　是啊，我说三号楼对门儿！

乙　这位中午许吃的抻条面。

甲　在四号楼。……

乙　四号楼……先别去，听有后音儿没有？

甲　我点上一根烟等着。这烟抽的差不多了，她又出来几个字儿……旁边儿。

乙　嘿！这小曼实在太慢了。

甲　我找到了保卫室进门一看，有四位同志，一个看报，一个做家具的，一个听收音机哪，就一位在桌子那儿一声不吭。

乙　办公呢！

甲　睡着了。

乙　全没事干。

甲　同志，我来住房登记。噢！填个表吧！

乙　这也得填表。

甲　这儿的表比那儿的还复杂。

乙　都填什么？

甲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出生年月、家庭出身、本人成份……

乙　还是那一套。

甲　本人面貌特征、身高、体重、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无痣、身上有无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乙　这许是通缉在逃犯哪！

甲　本人何年何月何日来市？有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是由于车祸、还是被暗杀、凶杀、自杀？是抹脖子、上吊、跳河、觅井、喝DD畏……

乙　我说都象话吗！

甲　有的就填，没有的划×，我们保卫工作就是有备无患，万一出事，再叫你填，你填的了吗？

乙　没听说让人填这种表的。

甲　同志，我们这是按上级指示精神办，希望你支持，这不也是为“四化”做贡献。

乙　行了，就这么做贡献哪！

甲　我一想，叫填什么填什么吧！填完了他在上边“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乙　住几号房啊？

甲　别忙，拿着表到保健室登一下记。

乙　哪儿，保健室？

甲　要说这饭店为旅客想的是周到。

乙　怎么？

甲　为了安全一人还发一把宝剑。

乙　什么呀，保健是卫生部门。

甲　哎，我进了保健室一看，这儿工作人员更多了。

乙　人再多也没事干。

甲　谁说的，这保健室的人，一个个累的四脖子汗流的。

乙　检查身体呢！

甲　打扑克顶枕头哪！

乙　这实在是没事可干了。

甲　“同志，我来住店登记。”“填个表吧！”

乙　到哪儿都得填表，早知道你印一沓儿多省事。

甲　我赶紧填吧，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出生年月、家庭出身、本人成份。

乙　又填一遍。

甲　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是否得过大脑炎、腥红热、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有没有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气管炎、牛皮癣、羊角疯、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机梗死、骨质增生。抗O是否正常？胆固醇是否偏高？转氨酶是否下降？血色素是否增加？照过X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医院没有？到过火葬场没有？

乙　没有。

甲　睡眠好不好？有何习惯？是偏着睡、仰着睡、侧着睡、还是站着睡？

乙　没练过那功夫。

甲　打不打呼？撒呓症不撒？说梦话不说？有没有咬牙放屁巴嗒嘴的毛病？

乙　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呀？

甲　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管，我们既然分工管这个，我们就要调查，快点填。照你这么慢腾腾的，工作效率怎么提高哇？

乙　他们还讲效率哪！？

甲　填完了表，又是盖了大印："好了，同志！"

乙　住几号房？"别忙……还上那儿登记去！"

甲　拿着这表上会（读汇）计室。

乙　那叫会计（读快）室。

甲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多，快不了。

乙　他倒说实话，会计室在哪儿？

甲　由这儿出正门上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下车往回走，穿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就是。

乙　我的妈呀，又给打发出来了。

甲　同志，事业正在发展，我们饭店科室还在增加，职工人数还在增长，房子不够用的。再过一年会计室就搬回来了。

乙　噢！精简机构了。

甲　不，把客房削减了。

乙　照这样发展全成办公室了。

甲　我也不管这个了，赶紧到会计室登记吧。

乙　去吧！

甲　一进会计室，俩人都起来了："小张，我给他办，你抓紧时间把'基度山'看完吧。""别价，我好几天没干事了，我自己来吧！""你甭管了，我闲着也没事儿。""你休息休息去吧！""好好好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你就办。"

乙　到底给谁办的？

甲　俩人全不管了。

乙　嗐！

甲　旁边又站起一个来："你们不办我办，眼看月底又该评奖了。"

乙　这位惦记着奖金呢！

甲　什么事啊？

乙　登一下记。

甲　登记呀……

乙　填个表吧！"这填什么表？"

甲　胃口调查表。

乙　看来这饭店还得再进人。什么全调查呀！

甲　我赶紧填吧，前边是……

乙　姓名、别名、曾用名……我都背下来了。

甲　后边要填写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乙 一个。

甲 父母亲由谁抚养？每月拿多少钱?婆媳关系处理的好坏?

乙 什么全有。

甲 吃多少钱标准，是一元、是一元二、是八毛、是吃荤吃素？是吃米吃面，喜不喜欢包子、饺子、面条、压饸饹？一顿几两？喝酒不喝？爱喝白酒、色酒、啤酒、、汽酒、曲酒、还是药酒？酒后撒不撒酒疯？是打人、是骂人?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来店准备喝几回?打算闹几次?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从会计科出来，又上服务处填表交手续费，再上膳食科填表买饭票，又上秘书处填表办出入证，最后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乙 最后分到几号房?

甲 先别忙。

乙 还得填表。

甲 填表也没用。今天没房了。

乙 得，折腾半天，表白填了。

甲 我又一层一层的找负责人，讲明情况，总算照顾我一间，九楼一号。

乙 总算住下了。

甲 拿着房间号到九楼服务台：“同志，给我开一下门。”

乙 服务员说什么?

甲 “先填个表吧！”

乙 还填表哇！

甲 “同志，这是上边规定的手续。来，进屋吧！”

乙 进去吧！

甲 我一看这屋里乱七八糟，到处一层尘土。

乙 怎么也不打扫一下？

甲 “同志，请原谅，我们这里人手少，九层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服务科才三十四个人。”

乙 那人手还少哇？

甲 “可是，同志！虽说三十四个人，科长、副科长加顾问就去了十一个啊！”

乙 干部还真不少，那还有廿三个服务员哪！

甲 “服务科办公室四个，管人事的俩，管保卫的俩，工会干部俩，共青团干部俩，妇女干部俩，管计划生育的俩，管教育的俩……还剩几个呀？”

乙 全成干部了。

甲 “有些事情请您自己照料一下吧！”

乙 可以。

甲 “叠个被铺个床……”

乙 那自己来吧。

甲 “每天自己打开水……”

乙 这没关系。

甲 “打扫一下卫生……”

乙 可以可以。

甲 “扫扫楼道，拖拖地板，擦擦玻璃，清理一下厕所，把床腿钉上，支起蚊帐来，修修电门，捅捅下水道，抹抹后

山墙……”

乙　修房来了，这些事，得有专人管。

甲　“是啊！管是都有人管，可办手续不是三两天就行的事，这不，换一块玻璃一年半才批下来！”

乙　这也太复杂了。

甲　我一想凑和住吧，最多三天的事儿。

乙　对。

甲　可有一件事我得麻烦你，我从今天开始晚上演出，提前一小时吃饭行不行？

乙　这恐怕没什么问题。

甲　“这事儿您得到餐厅科联系，跟我们不是一个部门儿。”

乙　那就上餐厅科吧！

甲　餐厅科一个大辫儿女同志挺热情：“噢！提前吃饭是吧，炒菜来不及了，煮点面条好不好？”

乙　也行。

甲　你填个表吧！

乙　这也得填表？

甲　你住几号房？

乙　九楼一号。

甲　姓什么？

乙　姓马。

甲　多大年岁？

乙　四十三了。

甲　职业？

乙　演员。

甲　结婚没有？

乙　结……填这干什么呀？

甲　“本人要求，三两热汤面。基层单位意见：情况属实，请审查批示。经手人24号。”

乙　嚯！

甲　你拿这单子找服务班长批一下。

乙　还得层层批？

甲　服务班长签署了意见“同意。炊事班酌办。”

乙　啊！？

甲　炊事班长批了“请科长批示！”科长写上了“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请文化局开证明。”

乙　您说这三两热汤面还要文化局开证明？

甲　我一看这情况，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了。

乙　这也找经理。

甲　经理还不错，“刘秘书！”

乙　通知煮面。

甲　“查查文件，有没有热汤面的精神？”

乙　哪个文件专写热汤面哪！

甲　“同志，你先回去，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出差去广州了；这件事我个人定不下来。”

乙　三两热汤面经理都不作主。

甲　“同志，我们当领导的，不能犯官僚主义，一言堂哪行？这样吧，我请示一下市委书记吧！”

乙　啊!?

甲　我说:"行了，一会儿闹到省委去了，我不吃了。"

乙　那怎么办?

甲　我买个面包对付了，三天演完了，第四天我回来，刚要上火车，经理跑到车站来了。

乙　给你送行来了。

甲　"老马，热汤面批下来了!"

梦游纽士顿

甲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乙　我是……这位说话什么味儿啊！

甲　你好象是一位艺术家。

乙　你先把舌头捋直喽！

甲　你一定是一位舞蹈家？

乙　舞蹈家没我这身条的。

甲　你是一位音乐家？

乙　我连音符都不认识。

甲　要么你是一位歌唱家？

乙　我缺五音少六律。

甲　要么，你是一位……什么家？

乙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甲　啊?!

乙　什么毛病？

甲　相声？

乙　对！

甲　哪国进口的？

乙　没听说过，相声是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

甲　好！我很欣赏你的天才。

乙　是啊，可我很讨厌你这腔调儿。
甲　我非常羡慕你。
乙　我非常讨厌你。
甲　我特别喜欢你。
乙　我特别讨厌你。
甲　请允许我爱你。
乙　请允许我揍你。
甲　我真爱你。
乙　我真揍你。
甲　（吻乙）
乙　什么毛病！
甲　这不是外国礼节吗！
乙　这种礼节我受不了。
甲　你这个人思想不解放，跟不上潮流。
乙　跟不上就跟不上吧。
甲　你应该放开眼界向人家外国学习学习。
乙　学习是对的，学先进科学技术，学人家先进经验，学对我们“四化”有用的东西，生活方式用不着学。
甲　那也不对，我看人家外国好，处处比我们强。
乙　哪些方面强？
甲　你看人家外国人穿的衣服多神气。
乙　怎么神气啦？
甲　空前绝后的高跟鞋，前后露肉的花裙子，雪白的衬衣，黑色的领带，方格的喇叭裤，棕色的外套，黄色的头发，

蓝色的眼珠，描绿色的眉毛，擦紫红色的嘴唇，五光十色跟奔得儿木（啄木鸟）似的。

乙　这还神气哪！

甲　再说外国的艺术也有气派呀！

乙　怎么叫有气派？

甲　大交响乐鼓嘎嘎嘎，多有气魄，甲壳虫爵士乐队多有魅力，现代派的舞蹈多轻松，流行的交际舞多……暖和。

乙　暖和？

甲　俩人搂在一块儿还不暖和。

乙　你就欣赏这东西。

甲　再说外国人吃的也好哇！餐具是刀子、叉子、勺子、剪子。

乙　还用剪子哪？

甲　赶上牛筋嚼不动，就得剪子铰。

乙　没听说过。

甲　人家吃的是面包抹黄油，咱们倒好，烙饼卷大葱。

乙　那一人一个口味。

甲　再说外国人也聪明啊，天生的头脑发达。

乙　是啊？

甲　伟大的发明家瓦尔特。

乙　那叫瓦特。

甲　对，瓦特发明指南针，爱迪生研究火药，达尔文造纸，哥白尼发明印刷术……。

乙　嗐！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那全是中国人发明的。

甲　是吗？

乙　黄帝发明的指南针，毕昇研究的活字印刷，蔡伦造纸……

甲　还是的，还是外国人哪！

乙　怎么是外国人哪？

甲　蔡伦嘛！

乙　是啊！

甲　英国前首相蔡伦。

乙　那叫艾伦。

甲　对，对，还有外国人花的钱也好，名字都好听。

乙　怎么好听？

甲　外国金币，金碧辉煌。

乙　美元。

甲　又美又圆。

乙　法郎。

甲　好的就象法国女郎。

乙　马克。

甲　姓马的给刻的。

乙　英镑。

甲　英国的最棒。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反正我听说过，外国钱又经花又好赚。

乙　是啊？

甲　你手里有几百元钱英镑，你说吧，你想买什么？

乙　我想买个飞机。

甲　三十来块钱一架。

乙　儿童玩具。

甲　儿童玩具干嘛！协和式装三百多人。

乙　那要买辆汽车多少钱？

甲　也就十来块钱。

乙　小卧车？

甲　三块三一个，坏了管换。

乙　那要摩托车？

甲　一块钱一堆随便挑。

乙　自行车？

甲　五毛钱仨。

乙　要是零件？

甲　那甭给钱随便拿，拿少了不行，掌柜的不乐意，拿多了送一盒点心。

乙　这掌柜的吃饱了撑的。

甲　我想，象人家这钱经花。

乙　再经花也没这样的。

甲　所以我这个人很羡慕外国。有机会我得出去，随便干点什么每月都拿几千。

乙　臭虫。

甲　外国钱。

乙　外国钱也不那么好挣。

甲　谁说的，我挣回来了。

乙　你还真出国了。

甲　赶上机会了。

乙　随哪个代表团去的。

甲　代表团干什么？我们这行业也不会派代表团。

乙　你是干什么的？

甲　炸油饼的。

乙　嗐，没听说有中国油饼代表团。

甲　就是啊！

乙　那你怎么去的？

甲　自费旅行。

乙　你有点钱？

甲　省吃俭用存了两千元钱全都带着。

乙　是到哪个国家。

甲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纽士顿。

乙　纽士顿，我听说过波士顿，哪有纽士顿？

甲　有，这个城市比纽约还要繁华，比瑞士还要美丽，比华盛顿还要现代化，所以叫纽士顿。

乙　听都没听说过，你坐什么去的？

甲　省钱了。

乙　坐轮船？

甲　不，作梦。

乙　噢！梦游纽士顿。

甲　作梦可有好处。

乙　有什么好处？

甲　飞机掉下来，我都摔不死。

乙　多新鲜哪！

甲　当飞机到达纽士顿上空的时候，我顺着玻璃窗往外一看，倒是外国好。

乙　怎么？

甲　一晴天准出太阳。

乙　哪儿都这样。

甲　瞧人家这城市，摩天大厦，高速公路，超级市场，街心花园，广告灯五颜六色，爵士乐阵阵悠扬。

乙　啊！

甲　刚要下飞机过来一个人。

乙　谁呀？

甲　看不见脸。

乙　这人倒着走哪！

甲　不是，戴着黑眼罩，黑墨镜，身披黑斗篷，来到我面前：“站住！我是AK突击队，这架飞机已被我们劫持，廿四小时内，我们连同飞机全部炸掉！”

乙　得，碰上劫持飞机的了。

甲　我说：“先生，请允许我说明情况，我可是中国人，不会参与你们的政治纠纷。”

乙　那人怎么说？

甲　“少废话，中国人什么样，我们知道。你冒充中国人，先把你打死。”

乙　得，认准你是外国人啦！

甲　倒霉就倒在我这打扮上了。

乙　你怎么打扮的？

甲　花格衫，喇叭裤，尖头曼的皮鞋，小胡子，长头发，我还给染黄了。

乙　谁叫你追时髦来着！

甲　也不知怎的那么巧，对面又来个人。

乙　这是谁呀？

甲　百乐公司董事长，马上要到中国访问。他冲我就说："老朋友，你好！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了，我很荣幸。先生，我愿为我的老朋友付出五万元抵押金赎出他的自由。"

乙　这个董事长认识你？

甲　他认错人啦！我急忙说："是啊，朋友，你最近又胖了。"

乙　他过去是瘦子？

甲　我哪儿知道？

乙　顺竿儿爬呀！

甲　我躲过了这场麻烦，告别了董事长，大摇大摆走出机场。

乙　上哪儿去？

甲　先住下来再说，前边并排一溜儿出租汽车。

乙　外国车倒是多。

甲　挑了一辆最新式的坐上去，外国车就是好。

乙　怎么了。

甲　坐在车里就这一个多小时，一点不颠，一点不摇，一点杂音听不到。

乙　有隔音设备？

甲　不，车还没开哪！

乙　废话。
甲　"司机先生，快开车呀！"司机非常彬彬有礼……
乙　开动了。
甲　"先生，我们这里正闹能源危机，汽车没油儿。"
乙　嘿！
甲　怎么，我轻易不出国，一出来这事儿全叫我赶上了。
乙　这没办法，你坐公共汽车吧！
甲　公共汽车一天削减成两趟，要等五个小时。
乙　那坐电车。
甲　现代化城市电车淘汰了。
乙　那就坐地下铁。
甲　飞机场没站。
乙　你搭个车。
甲　语言不通。
乙　你截一辆。
甲　拦车挡路要罚款。
乙　得，看你怎么办？
甲　我呀！走着吧，蹓蹓跶跶来到帝国饭店。
乙　帝国饭店。
甲　这是纽士顿最豪华的一家宾馆，招待员全穿着燕尾服，在门口并排站立，客人一来，人人敬礼，点头哈腰。
乙　这宾馆住一天得多少钱？
甲　最少一千元。
乙　好家伙，你这钱就够住两天的。

甲　住一天也得住。

乙　为什么？

甲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挣钱得先舍得花钱，讲节约那种社会看不起你。

乙　是啊！

甲　先住一天。

乙　住吧。

甲　不行，大门进不去。他那是自动化的，不往窗口里塞小费，门不开。

乙　这门怎么的？

甲　我掏出二十块钱来，往窗口一塞，嗞……门开了。

乙　进去吧！

甲　迎面就是电梯。

乙　上去吧！

甲　不塞钱不行。

乙　啊！

甲　又掏出二十元一塞，嗞……开了。

乙　上了电梯。

甲　电梯上去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我住那层楼哪！

乙　怎么那么高？

甲　赶上停电。

乙　嘿，下来吧！

甲　下不来，不塞钱不开门啊！

乙　那接着塞吧！

甲　一连塞了七八回，门还没开。

乙　怎么回事？

甲　没电，机器不管用。

乙　这俩钱儿白塞了。

甲　房间还没到呢，二百多块出去了。

乙　照这样一天都住不下来。

甲　那是啊，房间里还得收钱哪！

乙　房间里收什么钱？

甲　全部自动化电脑控制，不塞钱不管用啊！

乙　噢！

甲　进了屋我想喝一杯冰镇啤酒，凉快凉快，一塞钱“刷”从冰箱里自动就出来了。

乙　噢！这都是自动化的。

甲　我再来杯咖啡尝尝，一塞钱“刷”热腾腾的咖啡出来了。

乙　喝吧！

甲　我再来瓶可口可乐喝喝，一塞钱“刷”可口可乐来了。

乙　冷热不匀。

甲　我再弄块牛排解解馋，一塞钱“刷”牛排来了。

乙　吃吧！

甲　吃不下去了，要说这外国饮料是好。

乙　怎么？

甲　马上肚子就咕噜上了。

乙　要拉稀呀！

甲　急忙来到卫生间，一看坏了，马桶盖儿打不开。

乙　那也是自动化的。

甲　赶紧拿出廿元钱，往窗口一塞，“刷”盖儿打开了！

乙　这就能用了。

甲　用什么，已经搁裤子里了。

乙　嗐！

甲　换好了衣服，走出卫生间，一个老太婆在我房间哪！

乙　干嘛的？

甲　脖子上挎个大牌子，上边画双大皮鞋，牌子上还用英语写着：本公司荣誉出品，样式新颖，价格公道……

乙　做广告哪。

甲　“先生，可怜可怜吧！实在没有办法，孩子有病，医药费拿不出来呀！”

乙　这是要饭的。

甲　这个城市这么富，怎么也有吃不上饭的？

乙　穷的真穷，富的真富，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

甲　我说：“老太婆不要难过，我这有一千多元钱，你拿去吧，不够以后再找我。”

乙　你房钱怎么办？

甲　怕什么，明天随便找点事干，就拿几千回来。

乙　拿吧！

甲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把饭店老板请了来，“先生，你这房钱一天多少钱？”“两千元。”“不算贵，我一子儿没有。”

乙　没有哇！

甲　“你先给我记上帐，回头咱们总算。”经理当时很客气。

乙　答应了。

甲　把我轰出来了。

乙　轰出来了。

甲　敢情这地方认钱不认人哪！

乙　我从帝国饭店出来，在街上转悠，上哪儿去挣钱哪？

乙　哪也不容易挣。

甲　前边是职业介绍所，贴着一张大广告。

乙　写的什么？

甲　“我公司需招聘高级职员五名。”

乙　真有点希望。

甲　“年薪五万元。”

乙　还是真不少挣。

甲　“需会外语一门儿。”

乙　你能说中国话。

甲　“年龄三十岁左右。”

乙　你也合适。

甲　“五官端正、相貌喜人。”

乙　你还可以。

甲　“必须女性。”

乙　你……这差一点儿。

甲　我跟他对付对付，“先生，我虽然是个男的，不符合你公司的条件，可男的更能干，我肯吃苦，你收下我得了。”

乙　他同意了吗？

甲　他同意了，可我不干了。

乙　你怎么又不干了？

甲　这活我干不了。

乙　什么活？

甲　当舞女。

乙　是干不了。

甲　再往前走，又见到一张广告："我公司聘请一男性职员。"

乙　这回行。

甲　先付合同金五十万。

乙　行，行。

甲　待遇优厚，年龄不限。

乙　这你行了。

甲　这我更干不了。

乙　怎么？

甲　化上妆关在铁笼子里，供游人参观。

乙　什么？

甲　新近捕获雪山野人，今日展出票价五万元。

乙　这资本家真能想主意挣钱。

甲　钱再给得多，我也不干哪！

乙　你找个工厂干干吧！

甲　失业工人几百万，哪有我的份儿。

乙　那你怎么办？

甲　碰去吧！再往前走，坐东朝西有个小饭馆，写着中国字"春来早餐厅"。

乙　那是华侨开的？

甲　我进去了："老板，您这里是否有工作让我干干。"

乙　老板说什么？

甲　"唉！能找到工作我也不弄这餐厅啊！大餐厅咱们开不起，小餐厅没人看得起，年年亏本儿月月欠债！"

乙　你不说，外国好弄钱吗？

甲　得有新鲜花招才行哪！老实巴交那儿行啊！

乙　什么新花招儿？

甲　我跟老板商量好了，我们增加一个早点部，我给炸油饼，炸炸糕。

乙　他这手艺用上了。

甲　老板拿出点钱来，请了报馆的记者，广播、电视公司的宣传员给做做广告。

乙　怎么做呀！

甲　报纸头版头条登上了"中国炸糕油饼大王抵埠，北京小吃首次上市。"

乙　嚯！

甲　电台、电视一通儿吹嘘，没三天这小买卖起来了。

乙　是啊！

甲　早晨排队买油饼的、买炸糕的从门口排到马路那边，甭说别人，连市长夫人都打发人来了。

乙　多少钱一个？

甲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油饼十元，炸糕十五。

乙　吃块炸糕十五块钱。

甲　你不知道外国人的习惯，你这便宜他不要，钱多了他能抢。

乙　这叫什么心理。

甲　买到炸糕的人，拿着舍不得吃，一通儿研究。

乙　研究什么？

甲　这炸糕四周没缝儿，馅儿怎么进去的？

乙　嗐！

甲　买卖正干着哪，来个人给我送张传票来。

乙　叫你坐船回去。

甲　不，法院传票。

乙　啊！什么事？

甲　说我们违反纽士顿的营业法啦！什么非法营业，妨碍交通，未经注册，没有商标。

乙　一个炸糕还用商标干嘛？

甲　这一罚款买卖倒闭了，老板跳楼了，老板娘吃官司了，俩孩子进了修道院了。

乙　得，你怎么办？

甲　我又逛马路去了。

乙　又流浪街头了。

甲　都说外国钱好挣，我看这人全死在这钱上了。

乙　不亲身感受一下，不死心哪！

甲　我呀，还是做买卖。

乙　你那有本钱哪！

甲　这可有不用本的买卖。

乙 卖什么？

甲 卖血。

乙 卖血？

甲 前边就是血液公司。

乙 什么公司都有。

甲 进门有价目表，本公司收购鲜血，价格公道，A型每捅五千元。

乙 每桶？

甲 每捅一下就是一CC。

乙 听着吓人。

甲 每CC五千元，B型五千元，O 型四千三百元，AB 型五千五百元。

乙 AB型的少嘛。

甲 如遇特殊血型价格另议。

乙 这买卖倒是不用本。

甲 你卖多少？

乙 我不卖。

甲 我不卖也不行了，连饭都吃不上了，等一抽血样，老板吓了一跳。

乙 怎么了？

甲 我这血里含有极特殊的血素，是无价之宝。

乙 是什么型？

甲 叫异想天开型。

乙 你是有这毛病。

甲　想不到我即将成为百万富翁了。“抽吧，先生！只要给钱，抽干了都行。”

乙　啊！为了钱不要命了。

甲　要说他们也够狠的，管你死活，用这么大针管（比划）咕嘟嘟的往外吸。

乙　卖一点儿就行了。

甲　不行，警察在这儿等着收税哪！卖一点儿不够税钱。

乙　是啊！

甲　就听哗……哗……哗……瓶子装满了，装脸盆，脸盆也满了，流的那儿都是啊！

乙　这可太多了。

甲　刚刚感觉有点难受，我睁眼一看可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我吓的尿炕了。

乙　嗐！

“四化”与四话

甲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乙　你到是说呀！

甲　我从哪儿说起呢？

乙　你从头说起呀！

甲　对！首先让我向大家作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女孩子。

乙　女孩子？

甲　可有人说我有男同志的性格。

乙　你本来就是个男的。

甲　这次我们厂里搞技术革新竞赛，我和我妹妹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共同设计了一台全自动刨板机……

乙　姐妹俩搞革新。

甲　对了！我忘给大家介绍了，他就是我妹妹。

乙　谁呀！

甲　同志们！这台机子经过试车鉴定，已达到了设计标准。可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工效十几倍。

乙　这就是为“四化”做出了贡献。

甲　同志们！虽然领导上，同志们都鼓励我们，可我们知道

这仅仅是在新长征路上迈出第一步，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来做呢。对不对？妹妹！

乙　太对了！……谁是你妹妹呀？

甲　同志们！……

乙　别说了，你这是干么哪？

甲　我参加一个评奖大会，听到这姑娘讲话，很受教育。

乙　这姑娘讲的不错，朴朴实实，具体生动。

甲　可我们有些干部讲话为什么就不这样呢？

乙　有些干部怎么讲话？

甲　官腔十足，张嘴闭嘴老讲“四话”。

乙　官腔不好，可讲“四化”是对的。咱们就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嘛！

甲　你说这“四化”，不是我说的“四话”，有了我这“四话”不可能实现“四化”，所以“四话”不是“四化”，不搞“四话”才能“四化”。

乙　你要说什么呀？你的意思我明白：要搞“四化”就别搞“四话”……不搞“四话”才有“四化”，……要“四化”别要“四话”，四化……四……我也绕糊涂了。

甲　这么说吧，我们有个别干部为显示自己，吹牛说大话；为保乌纱帽，讲假话；为哗众取宠，讲空话；为取得上级的宠爱，讲套话。

乙　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甲　我碰上过一位厂长，他就是“四话”的典型。

乙　你给学学他怎么讲“四话”。

甲　可以。（学：咳嗽）同志们——！

乙　这位准爱吃抻条面。

甲　同志们——现在我们开会了，啊！

乙　这是哪儿的人啊？

甲　什么？

乙　你是哪儿的人？

甲　我听不见。

乙　聋子！你是哪儿的人？

甲　哎呀！你为什么嘴动不出声？

乙　我还不出声哪。

甲　我没听见。

乙　呆会我请你吃饭。

甲　行，马上就走！

乙　这你怎么听见了？

甲　遇上便宜事耳朵灵着呢，有了批评、反映一点也听不见。

乙　这叫什么耳朵？

甲　同志们——我们开会了！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但是不要记笔记，不要外传。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

乙　"一贯道"的会吧！

甲　同志们！虽然会议十分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本着中央的精神：开短会，说短话。我们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我今天不准备多讲，要简单明了……

乙　这对！

甲 直截了当，突出重点，语言精练，开门见山，有啥说啥，通俗易懂，不说废话。

乙 你这废话就不少！

甲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什么内容呢？

乙 是啊！

甲 我不说大家不知道。

乙 罗嗦不罗嗦呀！

甲 刚才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有首长要来我们厂视察工作。

乙 这是好事。

甲 我想，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样借这股东风把他对付好。

乙 啊！对付啊。

甲 不！应付好……接待好。我想首长来到我们厂，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

乙 这对！

甲 咱要不报忧只报喜。

乙 一样啊！

甲 我考虑我们一定要本着“三要四不要”的原则，完成这次接待任务。

乙 “三要四不要”是什么？

甲 还是老规矩，一要把生产标兵全部调到一车间，这叫集中优势兵力。二要突击大扫除，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三要开动宣传工具，不间断的广播，这叫轰轰烈烈，大造声势。

乙　这三要全是弄虚作假。

甲　四不要就是由我负责汇报工作。一不要随便议论，二不能乱提意见，三不许接近首长，四不要胡说八道。

乙　这叫什么原则啊！

甲　同志们！我们可以预料首长会问到我们厂生产情况，我们怎么汇报好呢？

乙　实事求是的汇报。

甲　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对我们厂很不利。我们今年的生产计划没完成，产品质量不过关，企业管理太混乱，经济指标又下降。

乙　太不怎么样了。

甲　当然我们有一项指标是大大超额了。

乙　哪项指标？

甲　亏本比去年多廿万。

乙　嗐！你们这厂看来是得好好整顿一下。

甲　同志们！家丑不可外扬……

乙　我说……

甲　同志们！为革命不得不说几句假话……

乙　我说……

甲　同志们！必要时要唱唱高腔……

乙　我说……

甲　同志们……

乙　你还有说没说了？

甲　啊呀！你这是什么时候到的？

乙　我来半天了。

甲　首长啊！欢迎您！

乙　我不是首长。

甲　你是首长，您是当官不象官，是官不作官，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您身上闪耀出老干部的优良作风。

乙　他拿我当成首长了。

甲　首长，您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爬山涉水，万里征途，您在百忙当中，不顾疲劳，怀着愉快的心情，带着上级的温暖，迈着矫健的步伐，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亲临我厂进行红彤彤的视察……

乙　这套话就出来了。

甲　首长！我首先代表厂党委，厂团委，厂部，厂工会，厂妇联，厂计划生育办公室……

乙　部门还真不少。

甲　并代表全厂干部、职工、家属，对首长给予我们的热情关怀，极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莫大的爱护，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最热烈的欢迎，最亲切的问候，最沉痛的哀悼……

乙　我死了？

甲　首长：你怎么死了，你不会死，您永垂不朽啊！

乙　我还是死了。

甲　首长：您的到来是那么准确的，那么及时的，那么必要的，那么亲切的。您那和蔼可亲的面容，语重心长的指示，高大光辉的形象，铿锵有力的谆谆教导……

乙　我教导什么了？我一句也没说呀。

甲　是啊，您那无声的指示，能顶上有声语言一千句、一万句，在您的感召下，我厂已经掀起了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的群众运动。全厂职工，抓纲治国，大干快上，都已经甩开了膀子。我们有决心要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在我厂的上空。

乙　行了，说点具体的吧。

甲　具体的。我们厂为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乙　打算怎么干？

甲　打算好了，我们打算一个高举，四个坚持。

乙　是啊，你们具体怎么干？

甲　我们具体甩开膀子大干。

乙　你们有什么具体行动？

甲　行动有，树雄心，立壮志，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乙　都是口号。

甲　我们的口号是……

乙　谁问你口号了。这么说吧，你们今年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甲　生产计划？

乙　啊！

甲　你问哪个厂？

乙　我问你们厂。

甲　我们厂……今年计划完成的不理想，超额百分之九十四。

乙　这就开始说假话。产品质量怎么样？

甲　那还用问，达到了标准“信得过”。

乙　劳动生产率？

甲　创造历史最好水平。

乙　哪项任务没完成？

甲　什么？

乙　哪项任务没完成？

甲　对不起！我又听不见了。

乙　这耳朵又不好使了？

甲　我们虽然各项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但是……

乙　出色什么？你刚才说的话我听见了。

甲　我说什么了？

乙　你说的，今年生产计划没完成。

甲　不！您听错了，我说今年生产计划开门红。

乙　开……你还说产品质量不过关。

甲　我说产品质量要把关。

乙　你说企业管理太混乱。

甲　我说企业管理得兑现。

乙　你说经济指标又下降。

甲　我说经济指标往上上。

乙　我成聋子啦。这样吧，我进车间看看。

甲　好！请首长到一车间。

乙　一车间干么？

甲　一车间我们都埋伏好了。

乙　打伏击哪？

甲　不！一车间我们安排好了。

乙　专门为参观安排就是制造假象。我看二车间。

甲　哎呀！首长！千万别上二车间！

乙　二车间怎么了？

甲　二车间是高温太热。

乙　不要紧，我穿的单薄。

甲　那也不行，二车间有灰尘粉末。

乙　我戴上口罩。

甲　不行，二车间药剂有毒。

乙　我捂上鼻子。

甲　不行！二车间强光刺眼。

乙　我闭着眼看……这是什么车间啊？

甲　首长，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上一车间。

乙　你呀，搞的这是欺上瞒下。

甲　对！谢谢首长的鼓励。

乙　谁鼓励你了？这是批评你呢！

甲　我说怎么听不见了呢。

乙　又听不见了。跟你说吧，我不是首长。

甲　你说什么？

乙　我不是首长。

甲　看你这样子就不象首长，长的跟大咧巴似的。

乙　你这是怎么说话哪？

甲　你不是个首长，可不就这话吗。

乙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呀。

甲　你是干什么的?

乙　我是演员。

甲　噢!小唱戏的。

乙　什么叫小唱戏的。领导上给我个创作任务，我来采访来了。

甲　噢!编写节目。好!你们的宣传作用可大了，你们演员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乙　不定他又想什么主意哪。

甲　欢迎你，同志!我们厂先进事迹取之不尽，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就拿我这个厂长来说吧，你大有文章可做。

乙　那好，我就采访一下你吧。

甲　先不忙，有的是时间。我先陪你吃顿便饭，为你接风。

乙　这可不用。

甲　别客气!这是我厂好客的老传统，表达我们全厂职工的一片心意。

乙　我不吃。

甲　没关系，吃顿饭花几十元钱，医药费里就报销了。

乙　这还弄虚做假哪。这饭我是不吃。

甲　不吃是对的。中央三令五申反对大吃大喝，我们从来不搞这套。

乙　他又变过来了。

甲　但是为了表示你对我们厂的支持和鼓励，我们这里有一些副产品送给你留做纪念。

乙　这也不能要，变相请客送礼。

甲　不！这是我们厂的副产品，不在计划指标里，送给你一套做为试用。

乙　试用那叫巧立名目。

甲　你无论如何要收下，你用一用，给我们多提意见。

乙　什么东西？

甲　骨灰盒。

乙　啊！

甲　有一套够用了吧？

乙　行了！行了！咱谈点正经的吧，你给我提供点采访线索。

甲　可以，我先介绍一下情况。

乙　好哇！

甲　金猴奋起千钧棒……

乙　金猴干么呀？

甲　这不是加个小帽吗。

乙　你甭加另碎了。

甲　对！我们厂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在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鼓舞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下。我厂已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去年产品深受国内外欢迎，为贯彻新时期的总任务，新人新事不断涌现，大庆式标兵层出不穷，用不了一年，我厂就要跨进大庆式企业行列，用不了半年我厂就成了全行业红旗单位，用不了两个月我厂就到全国推广先

进经验，用不了三天……

乙 那你就快累死了。

甲 累不累，想想万恶旧社会。

乙 你够辛苦。

甲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

乙 你担子够沉了。

甲 沉不沉，想想英雄王铁人。

乙 嘿！他真有词儿。

甲 词不词儿，欢迎你来走后门儿。

乙 我不走！

甲 我做为干部就是要不断深入群众，以身作则，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我要拉革命车不松套，小车不倒只管推，革命战士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

乙 全是一套一套的。

甲 我有决心走出办公室，深入第一线，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拜工人为师，学文化，学技术，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脱一层皮，掉一次肉，甩开膀子大干……

乙 对！甩开腮帮子大吹。

甲 这还不够，我们响应华主席的号召，胆子要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检查起来我的胆子是不够大呀。

乙 你胆子不小，满嘴里跑骆驼了。

甲 去年我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大搞发明创造，向老愚公学

习，发扬搬山不止的精神，向王杰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向白求恩学习技术精益求精，向诸葛亮学习……

乙　谁都学。

甲　我们在短短时间内，成绩显著，进步惊人。

乙　有什么成绩？

甲　我们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机器人。

乙　机器人？

甲　它将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乙　研究出来了吗？

甲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乙　这么说研究出来了。

甲　在科学技术面前，可不能弄虚做假。

乙　没研究出来。

甲　外国有的我们必须要有。

乙　这么说还是研究出来了。

甲　撒谎吹牛不是实事求是。

乙　还是没研究出来。

甲　我大声的宣布——

乙　研究出来了……他这话谁听得出来呀。

甲　写吧！同志，在我的主持下，我厂第一代机器人已经试制成功。

乙　那好，我去看看。

甲　甭看了，你大胆地写吧。

乙　我得看机器人什么样才能写。

甲　机器人你看不到了。

乙　对外保密？

甲　机器人今天公休，串门去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由于机器人投产，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产量成十成百倍的增长。职工福利事业有了很大的改善。

乙　都有哪些改善？

甲　我们改善了职工居住条件，一星期盖起十二座大楼，美化了环境，扩大了住房面积，不管大人小孩每人七十五米。

乙　住得了吗？

甲　这还不算，室内安装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缝纫机、抽风机……

乙　你就是"抽疯"机。

甲　这还不算，每人半月发十张戏票，二十张电影票，三十张理发票，四十张洗澡票……

乙　行了！

甲　这还不算，我们要办好副食品基地，机械化耕田二万余亩，亩产七千多斤。再开一万亩田，再造二万亩林，再养三十万尾黄花鱼。

乙　海鱼还能养啊！

甲　这还不算，我们大力发展养猪，保证每人每月分猪一头。

乙　啊？

甲　愿吃肥的发给肥猪，愿吃瘦的发给瘦猪，愿吃活的发给……

乙　没有愿吃活猪的。

甲　总之，为增加营养，减少胆固醇，防止高血压，除多种药物直接使用外，每人每日必须吃一只鸡，二斤蛋，三斤奶，四斤油，五斤酒，六斤醋，七斤菜，八斤酱，九斤鱼，十斤豆。

乙　也不怕撑死。

甲　这还不算……

乙　行了！你这纯粹是吹牛说大话。

甲　怎么是吹牛呢。

乙　实现的了吗？

甲　即将实现。

乙　实现了再说。

甲　咱有把握实现。

乙　万一实现不了呢？

甲　实现不了也没关系。

乙　怎么呢？

甲　吹牛反正不上税呀。

乙　嗐！

（此篇系与来华同志合写）

高 调 空 唱

甲　（唱）说空话，好掌权；说大话，好升官；说假话，办大事；说屁话，乱江山。越乱越好，乱中夺权……

乙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这是林彪、“四人帮”经常念的突出政治金刚经。

乙　啊，他们这突出政治就是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说屁话呀！

甲　可不是吗！你听那二本金刚经。

乙　什么词儿？

甲　（唱）突出政治天天讲，马列词句天天唱，革命口号天天喊，阶级斗争挂嘴上。以假乱真，装模作样……

乙　别装了！他们就是盗用这些革命的词汇吓唬别人，打扮自己！

甲　那个时候他们天天念这突出政治经。

乙　不但他们念，群众也得跟着念。

甲　要时时突、事事突、处处突、人人突，就连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全得突！

乙　突得人们整天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甲　就拿你现在来说，按突出政治标准一衡量，你不是个三反分子也是个小爬虫！

乙　我怎么啦？

甲　你是反对突出政治的急先锋！

乙　我怎么反对了？

甲　瞧你穿这套衣服！怎么喜欢这颜色？

乙　这颜色怎么了？

甲　你的爱好反映了你的立场：你是灰色的人生观，阴暗的心理，黄色的情调。

乙　你等等吧！他们就不穿这颜色的衣服了？

甲　穿。比人家干嘛？人家披有红色的外衣，你有吗？

乙　没有！

甲　你今天一天干什么来着？

乙　我上午搞创作，下午排练，吃完饭就上这儿演出来了。

甲　不突出政治！

乙　这怎么不突出政治了？

甲　业务挂帅，不知道思想领先！早请示了吗？晚汇报了吗？唱语录歌了吗？天天读了吗？斗私字一闪念了吗？一事一议了吗？带着问题学了吗？背诵“老三篇”了吗？家庭批判会开了吗？小靳庄经验学了吗？跳“忠字舞”了吗？

乙　这一天还够我忙合的啊！

甲　你这样不突出政治，能创作出“三突出”的作品吗？你写字用哪只手？

乙　用右手。

甲　不突出政治！

乙　啊！

甲　右来右去，右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了！

乙　为了突出政治，我还得练左拐子！

甲　你吃饭了吗？

乙　吃过了。

甲　吃的什么？

乙　白菜炖豆腐。

甲　不突出政治！

乙　白菜炖豆腐怎么不突出政治？

甲　不红！

乙　红白菜我买不着！

甲　多吃西红柿、红青椒、便萝卜、小水萝卜、胡萝卜、心里美萝卜……

乙　我跑萝卜窖里突出政治去了！那主食怎么突出政治？

甲　主食怎么了？

乙　馒头、米饭都是白的。

甲　你吃红薯！

乙　我想喝点儿酒。

甲　喝红葡萄酒。

乙　我想抽烟。

甲　抽“红叶”的。

乙　我吃苹果。

甲　红香蕉。

乙　吃梨？

甲　红削梨。

乙　我想喝水。

甲　红汞水。

乙　没法喝！

甲　你沏碗红茶。

乙　红茶太苦。

甲　放点红糖。

乙　甜的我不喝！

甲　撒点腌雪里红。

乙　有那么喝的吗？胡吃海塞！

甲　那多好！拉屎都是红白痢疾！

乙　象话吗！

甲　你在哪儿住？

乙　住在前门大街。

甲　不突出政治！

乙　这也不突出政治？

甲　为什么不住在灭资兴无街？你怎么来的？

乙　骑自行车走礼士路就到了。

甲　不突出政治！为什么不走忠字路来？

乙　有这路吗？

甲　你家有几口人？

乙　五口。

甲　都有谁？

乙　有我父母……

甲　不突出政治，老的一律靠边站！你这还藏着俩？

乙　你走吧！突的都家破人亡了！

甲　特别是说话更要突出政治，一句话说错了就得遭殃。

乙　那怎么办？

甲　每句话之前，加点豪言壮语，多喊革命口号，背几句毛主席的教导，加上几句革命的术语，这就万无一失！

乙　要是两人碰面都这么说话，谁听得懂啊！

甲　懂不懂别管，突出了政治。

乙　咱俩试试。

甲　可以！你打这边来，我打那边来……啊！

乙　什么毛病？

甲　您甭害怕，我这突出政治呢！

乙　这突出政治太吓人了！

甲　啊！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污泥浊水……我碰上你了。

乙　哪位带着相机，快照！这镜头不好找哇！

甲　你说话呀！

乙　我也得这样？

甲　人人都得突啊？

乙　啊！风雷激荡，战鼓催春，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咱又见面了。

甲　啊！红日当空，阳光普照，过去见过你。

乙　啊！锣鼓喧天，歌声四起，可不是吗！

甲　金猴奋起千钧棒……您贵姓？

乙　玉宇澄清万里埃……我姓唐。

甲　阶级斗争永不忘……你多大岁数？

乙　一定绷紧这根弦……我四十六了。

甲　要斗私批修……您在哪儿工作？

乙　世界观改造不够……三大革命第一线。

甲　啊，你是在风口浪尖闹革命。

乙　我是革命螺丝钉。

甲　你从哪里来？

乙　我来自五湖四海……

甲　你到哪里去？

乙　我哪里艰苦哪里去。

甲　住几间房？

乙　三间……庙小妖风大。

甲　您家几口人？

乙　六口……池浅王八多！这都象话吗！

甲　那时候就得这么说话。

乙　我说不了！

甲　有说得了的。

乙　谁说得了？

甲　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人，个个都有这样的好口才！

乙　都能讲这套空话？

甲　他们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甭管说话写文章都是穿靴戴帽，什么革命说什么，什么调子高唱什么，那真是口似悬河，对答如流，随机应变，运用自如……就是一样……

乙　哪样？

甲　光说不练！

乙　嘴把式！这样好不好，你给学学这种人。

甲　我刻划一下可以呀！

乙　老马，我正找你呢！有一个任务……

甲　任务？身在家门口，眼望天安门。杀杀杀！冲冲冲！打出全球一片红！接受任务，对革命者来说，那是起码的要求……

乙　这就来了！这个任务……

甲　执行任务，对革命者来说那是严峻的考验。

乙　对对，这个任务……

甲　完成任务，对革命者来说是神圣的职责。

乙　好好，这个任务……

甲　对待任务……

乙　你还有完没完了？听我说，这个任务非你去完成不行。

甲　不要提我！

乙　嗯？

甲　为什么一个资产阶级的我字总是在革命者身上时隐时现？我字是私字的核心，私字是万恶的根源！我和我字绝缘！我把我字砸个稀巴烂！我要彻底割掉我字的尾巴！

乙　看来你够革命的。

甲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二字挂嘴头！

乙　不可丢！

甲　对，不可丢。

乙　经过领导研究，决定派你去支援边疆。

甲　边疆？

乙　啊，去不去？

甲　边疆！边疆是同帝、修、反斗争的前沿，是我多年所向往的地方！边疆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满怀激情向领导致意，我怀揣宝书，身佩像章，遇到问题，我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我一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批修正主义，大斗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拒腐蚀，永不沾，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继续革命永向前！

乙　你等等。你去的这个边疆，可是飞沙走石，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缺水少盐；中午热得要死，晚上零下四十多度！

甲　太好了！这样的环境才适宜我的成长，我天生的就愿在革命的熔炉中冶炼，温室的花朵经不住风霜，我要在风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哪怕滚一身泥巴，打一手老茧，脱一层皮，掉一次肉，折一条腿，丢一个脑袋……

乙　你等等，光说不行！你可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呀！

甲　准备好了。我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乙　一颗红心……

甲　永远忠于红太阳！

乙　两手准备……

甲　一手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乙　第二手？

甲　换别人去，我更乐意！

乙　什么？

甲　换别人我不愿意！

乙　我以为你不愿去呢！告诉你，到边疆可要吃苦啊！

甲　唉！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嘛！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

乙　我担心你受不了这个累。

甲　唉！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

乙　对。你肯定会碰到一些困难。

甲　困难再大也没有我的决心大！难不难，我要忆苦和思甜。临走时，吃两天忆苦饭！

乙　行。去边疆之后，要多注意休息。

甲　什么？休息？哈……休息对革命者来说，那是最大的耻辱！休息那是修正主义的产物，休息意味着不革命，休息意味着变质、倒退！休息那就是当逃兵！休息就不突出政治！

乙　你这境界可太高了。这样，领钱就出发吧。

甲　什么？钱？钱是什么？钱是什么样子？

乙　钱都不认识了？

甲　你给我一点儿。

乙　你想什么啦！

甲　钱是肮脏的！它发出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铜臭味！不要处处讲钱，金钱不是万能的，要突出政治，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乙　这么说你不要钱了？

甲　开张支票吧！

乙　一样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启程？

甲　我说走就走，我闻风而动，我快刀斩乱麻，我雷厉风行，我言必行，我行必果！我决不磨蹭！

乙　是啊！你现在就够磨蹭的！

甲　我走了。

乙　去吧！

甲　再见！

乙　祝你一路顺风！

甲　谢谢！什么？

乙　我祝您一路顺风！

甲　我不去了！

乙　你怎么不去了？

甲　我想去！你迫害我，你这句话有问题！

乙　我哪句话有问题？

甲　什么叫"一路顺风"？

乙　祝你一路上很顺利。怎么了？

甲　要不要再做艰苦的思想准备？

乙　要哇！

甲　要不要同困难作斗争？

乙　要哇。

甲　你为什么说很顺利？这不是松懈我的斗志，瓦解我的决心吗？

乙　你别没碴找碴，不想去你说真心话。

甲　谁不想去？我早想好了。我要象英雄们一样，发扬找苦吃、抢苦吃的精神。

乙　那好哇！

甲　我就是要迎着困难上，轻伤不下火线，我身负重伤，包扎包扎坚持战斗；我光荣牺牲了，我裹巴裹巴继续冲锋！

乙　都牺牲了你还冲锋呀！

甲　我哪怕重如泰山也不轻于鸿毛！现在我离别前送你一首诗以示纪念。

乙　念念吧。

甲　祖国让我守边卡，打起背包我就走，我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格那打的格那打！

乙　把歌词也用上了。行了，你该走了吧！

甲　对，我说走就走，我雷厉风行，我言必行，我行必果，我决不磨蹭！

乙　又来了，那就走吧！

甲　再见！

乙　祝你凯旋而归。

甲　谢谢……我不去了！

乙　怎么又不去了？

甲　你这句话有问题！

乙　我祝你凯旋而归也有问题？

甲　是啊！什么叫“凯旋而归”？

乙　希望你胜利归来呀！

甲　胜利归来？我还没去呢就盼我回来？这是不是想拖我的后腿？我还没去你就这样，我要走了还不整天哭哭啼啼？就是当年妻子送丈夫参军也没有这样的！

乙　我干嘛呀！

甲　咱把这问题说清楚吧！

乙　我多这嘴干嘛！他根本不想去，还怨我呢！

甲　谁不想去？我不想去我说那么一大堆决心！

乙　你那一大堆全是空话！

甲　我英姿飒爽、斗志昂扬，是空的吗？

乙　是空的！

甲　我有恒心、有耐心、不灰心、无私心、不粗心、要细心、交真心、表忠心也是空的吗？

乙　是空的！

甲　领导同志，你放心，我们山里人说话说了算！

乙　嗯，一片真心可对天！

甲　对！擒龙随你下大海！

乙　打虎随你上高山。

甲　临行喝妈一碗酒……

乙　浑身是胆雄赳赳。

甲　铁梅，拿酒来！

乙　奶奶！全来了。你决心也有了，该走了吧！

甲　我走！

乙　走吧！

甲　我真走了！

乙　走吧！

甲　再见！

乙　我祝你……那个……（努嘴）

甲　什么意思？

乙　我不多说话了！（努嘴）

甲　你对我说的话有怀疑？

乙　（努嘴）

甲　你什么意思？

乙　（努嘴）

甲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乙　什么意思？

甲　你替我去了！（努嘴）

乙　还是不想去呀！

（此篇系与王兆元同志合写）

烟

甲　您会抽烟吗？

乙　对不起，我不会。

甲　哎呀，连烟都不会抽，太笨了！

乙　这叫笨哪？抽烟没什么好处，不但浪费，还容易引起疾病。

甲　你净看它不利的一面，你就看不到烟卷的威力。

乙　烟卷有什么威力？

甲　嘿！有烟能使鬼推磨。

乙　我听说过“有钱能使鬼推磨”。

甲　瞎说！利己主义思想！

乙　你这个呢？

甲　我这也不怎么样。反正我听过颂烟的歌：“香烟香烟，办事通天。”

乙　我听是：“啤酒能办事儿，香烟管一阵儿。”

甲　你这是老版本了。

乙　反正都是不正之风。

甲　可按我这采购员的切身体会，还是烟的威力大。

乙　哦！

甲　你看我也不会抽烟，可我总带着一包两包的。

乙　就为了好办事。

甲　一九七六年初，我去上海出差，一支烟卷发挥了巨大威力，给我帮了大忙了。

乙　七六年初那正是“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

甲　当时上海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工农业生产横遭破坏，和外地的协作关系完全中断了。本来上海五金公司跟我们厂订好了合同，可后来又翻脸不认帐了。领导特地派我到上海去接洽。我下了火车，别说接洽工作啦，就连住店都住不上。

乙　上海旅店招待所比较多啊？

甲　多是多，正门不让进，后门叫不开，有个旁门半尺来高还钻不进去。

乙　噢，猫道啊！你许没带介绍信吧？

甲　带啦！

乙　那还不让进。

甲　你看！我先来到“人民饭店”，服务台有个老头，我递上介绍信：“同志，请你给我安排一下。”别看老头年纪不小了，手脚还挺利索，介绍信一扔，叭！“没了！”

乙　没了？噢，没床位了。

甲　有床位他也不给安排，一听我这口音是外地人，他那脸子巴搭就吊下来了。

乙　外地人怎么啦？

甲　你不知道，当时，“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极力挑拨上海与各地的关系。

乙　噢。

甲　再加上我穿这套衣服，他们更看不起啦！

乙　你穿的什么？

甲　我穿这是三合一。

乙　三合一的确良可以了。

甲　不！三合一！

乙　怎么个三合一？

甲　蓝工作服黑套袖，还补块绿补丁。三合一。

乙　噢，仨色合一块。

甲　他们专门以衣帽取人，看不起咱这土里土气的。

乙　这“人民饭店”是为人民的吗?!

甲　我说：“同志，我是外地来的采购员，初次来上海，请你帮帮忙安排一下。我不要求什么条件……有个地方就行。我到这人生地生，一无亲，二无故，我们家都是北京人，我爱人是山东的，我嫂子是河南的，我舅舅回安徽了，就买过一双鞋是上海的，还让我穿飞了。……”

乙　嘻！你说这干么！

甲　我想取得他的同情。

乙　他同情你了？

甲　连理都不理我了。

乙　他这有困难，上别处去。

甲　哎！对门这家许可以，“工农兵旅店”。

乙　问问去。

甲　“同志，你……”“没了！”

乙　……这比那还痛快！

甲　我说："同志，我们家是北京人，我爱人是山东的……"

乙　你老提这干吗呀！快到别处去联系吧！

甲　我一连又去了四家旅店："为民"、"红新"、"大众"、"新风"，全是一个口径："没了！"

乙　起这名字倒挺好听的！

甲　我一看，还是上"人民饭店"对付去吧。

乙　为什么？

甲　"人民饭店"这服务员是老头儿。对付烦了，他要搂我都没我跑的快。

乙　他留这么个后手！

甲　"老大爷……""侬那能又来了？""是啊，不回来不行。我没地方住去，您给我想想办法。""侬个宁那能啦，我有啥办法可想了？没房间了！"

乙　也许他真有困难。

甲　我把烟卷掏出来了："老大爷别生气，您抽支烟。""不会吃，不会吃……"

乙　他这干吗哪？

甲　用手在桌子上一搓，看看是什么牌子。"前门"以下往外搓。

乙　不要。"前门"以上呢？

甲　往里搓，进抽屉里了。

乙　嘿！你这是什么牌的？

甲　"中华"的。"大爷您抽烟。""不会吃，不……你住二楼还

是三楼？”

乙　全有了！这一支烟作用太大了！

甲　办好了手续，认识了房间，我到楼下餐厅吃饭。

乙　对！吃完啦，还得办事哩。

甲　那么容易？“同志，我来吃饭。”“侬面买票。”

乙　噢，让你那边买票。

甲　买好了票，“同志，我在那吃？”“自嘎去耐！”

乙　自己去拿。

甲　把饭领了来。“同志，筷子在哪儿？”“自嘎去寻。”

乙　自己去找……，这是吃饭来了吗？

甲　找一圈没找着，“同志，我没找到筷子。”“你忙啥末子，嘎许多宁我忙的过来吗！”“您别着急，先抽根烟。”“啊……筷子来哉！”

乙　嘿！赶明我有钱也买包烟！

甲　吃完了饭，我抓紧时间去五金公司。正巧，一出门对面过来一辆公共汽车。我三步并两步，噌！

乙　上去啦。

甲　坏啦，脚夹住了。

乙　这个寸劲儿！

甲　“同志！我脚夹住了，开一开！”售票员慢腾腾过来：“哪能啦？”

乙　哪能啦?！夹住了！

甲　“痛不痛？”

乙　……能不痛吗！

甲　“左脚右脚？”

乙　你管左脚右脚干么！

甲　“好吧，侬先克服一下，前面到站马上就开。”

乙　这象话吗！？

甲　我真想过去跟他讲讲理。

乙　过去讲啊！

甲　我这还夹着哪！

乙　嗐！

甲　我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先夹会儿吧，“同志，你先抽根烟。”“嘟！……”开开了！

乙　这烟放哪哪有用！

甲　“同志，我谢谢你了。”“没关系，为人民服务嘛。”

乙　行了！别喊口号了！

甲　下了车，我来到五金公司，刚一进门，传达室有人说话了：“侬仨体？”

乙　联系合同哇！

甲　“落班了。”

乙　下班了？

甲　“您抽根烟。”“进去吧。”

乙　这烟卷变出入证了！

甲　进去转一圈，也没找到一个人。第二天，我又去了，“侬仨体？”“抽烟。”“进去！进去！”

乙　又递一支。

甲　进去一看，里面正开大会哪，批判一个营业员。

乙　为什么事？

甲　他千方百计为外地顾客解决了一个仪器配件。

乙　这服务精神好哇！

甲　可“四人帮”说了：“服务的好会出修正主义。”

乙　哎哟，赶情犯了他们的法规啦！

甲　第三天我又去了。“侬乍体？”“请抽烟。”“今日不营业，侬作啥来了？”“噢，不营业，……我给您送烟来了。”

乙　这怎么这么麻烦哪！

甲　一共跑了五趟，总算开门了。我找到一个营业员把来意一说，他倒火啦：“上边有指示，合同作废了侬不晓得！？”“同志，您再看看这几样另件：曲轴。”“没了！”“卡盘？”“没了！”“丝杠？”“没了！”“光杠？”“没了！”“齿轮？”“噢，齿轮……”

乙　有了。

甲　“没了！”

乙　全没有哇?!

甲　“同志，我们最近要改装一台机床，就差这么几个配件，希望能支持我们一下。”

乙　他说什么？

甲　“好了！好了！不要烦了！”

乙　怎么这态度啊?!

甲　“同志，我老远跑来，抱着很大希望，上海老大哥一定会帮助我们，老大哥总会协助……”老大哥怎么这态度哇?!

乙　这老大哥许是犯烟瘾了。

甲　不行了！门口老大爷全给抽了。

乙　烟没了。

甲　我一气之下，不买了！回去。

乙　那领导要问你去上海干么去了？

甲　干么去了？我送烟卷去了！

乙　嗐！

甲　从公司出来，我直奔火车站买票，一会儿我都不想呆。"同志，我买14次去北京特快。""没了！"

乙　得！买车票还一关哩。

甲　"买明天的也行。""没了！"

乙　"后天特快。"

甲　"没了！"

乙　"大后……"

甲　"没了！"

乙　他回答的倒挺快。跟他对付对付！

甲　怎么对付？

乙　"同志，你这售票处没票是怎么回事？"

甲　"侬问我，我问伝宁？"

乙　"你是卖票的！"

甲　"卖票的低人一等？"

乙　"你这是什么态度？"

甲　"侬是买票，还是买态度？"

乙　"你看你什么样子！"

甲 “样子好坏也不跟你搞对象。”

乙 “你跟我搞，我也不要你啊！你们是为旅客服务吗？”

甲 “啊！服务的好，你们就修了！”

乙 “你们……”

甲 别说了！

乙 这叫什么态度啊！没烟还真不行！

甲 可天无绝人之路，一摸兜儿，嘿！还有一包“凤凰哪”！

乙 都吵起来了，这回有烟也不行啦。

甲 试试，我说：“同志，您看看这个”“13号下铺。”

乙 嘿！这比介绍信用处可大多了！

甲 您说我去上海这一趟窝囊不？

乙 这就是“四人帮”破坏革命的传统作风造成的恶果。

甲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厂长告诉我上海五金公司来电报又催我们去重新签订合同。

乙 这回再去就行了！

甲 怎么呢？

乙 上海财贸战线通过猛揭狠批“四人帮”，批判了“服务好会出修正主义”的谬论，一定会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恢复上海人民热情好客的习惯。

甲 会这么快吗？

乙 这还有什么怀疑的！

甲 我说：“厂长，这次换一位懂上海话的人去吧。几条烟是小事，到处碰壁我受不了。”

乙 厂长同意了？

甲　还非叫我去不可。

乙　那就去吧。

甲　没办法硬着头皮，我带上几条烟去了。

乙　还带烟干嘛？

甲　这叫"有备无患。"

乙　他老犯嘀咕。

甲　不是我犯嘀咕，到上海刚下车就遇上事了。

乙　遇上什么事了？

甲　车站上旅客川流不息，服务员满头大汗跑前跑后。一个女服务员搀着一位老太太，领着小孩，还给拎着包袱，背着网兜，我一想："嗯，这老太太烟卷少送不了！"

乙　嗐！别瞎猜了！

甲　我正在东张西望，那女服务员跑过来了。

乙　那是主动向你打招呼。

甲　她那话虽然听不懂，我一分析，赶情她是要烟哪！

乙　要烟？她说的什么？

甲　"同志，出站口来拉依面，住店请到前面。"

乙　人家说：出站口在那边，住店请到前面。

甲　我听是：初见面来根烟吸，最低"青岛"、"前门"。

乙　全听拧了?!

甲　我说："青岛"、"前门"的没有，你来根北京的"香山"尝尝吧。"

乙　嗐！

甲　那姑娘笑了："同志，你是北方人，听不懂我的话。我普

通话讲的不好。您是要住在上海吧？咱们这里有旅店介绍处。请你办一下手续。”

乙 好哇！这样就省你满处找旅店去了。

甲 来到介绍处，手续办的还真快。

乙 又递烟了？

甲 怎么递过去又怎么给我退回来了。

乙 人家不要烟卷。

甲 出了站没走多远，到了旅店抬头一看，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人民饭店。

乙 哦！还是上回你住的那地方？！

甲 我一想，就我这身衣裳，更让人看不起了。四合一的了。

乙 又换了一套。

甲 多一块补丁。

乙 嗐！

甲 我上台阶刚要推门，从里边出来一老头，我一看，认识。

乙 谁呀？

甲 搓烟的那位。

乙 又碰上了。

甲 老头记性也不坏，“哎哟！你又来做啥了？”我说：“我又给您送烟来了。”

乙 就别提这喳儿了。

甲 老头挺客气：“不吃不吃，来！里厢坐，里厢坐。”我说：“大爷！您要抽烟您说话，别骂人哪！”

乙　哪骂人啦！

甲　"你说啊！里厢坐，里厢坐。"

乙　"里厢坐"，里面坐。

甲　我听："你象猪、你象猪。"

乙　你这是什么耳朵！人家是热情接待你。

甲　那我也不客气，我说："别客气，我是象猪。"

乙　什么呀？

甲　进门，老头给我倒了杯水："侬坐一歇，我打侬办手续。侬住原来房间好不了，过去，我们就怕服务好了会变修正主义。那都是上了'四人帮'的当。通过三大讲，我这老脑筋才开了窍。现在，我们店里正在开展竞赛，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特别对外地顾客要提供方便，使您到店如到家。您有啥要求，请提出来，我们尽量满足顾客的要求。请您到房间休息。等一歇吃饭我来招呼侬。"

乙　真是做到了耐心细致。

甲　等到了开饭时间，我跑进餐厅："同志，我买票，""不用买票。"坏了！烟卷没到，不卖饭票。

乙　又嘀咕上了！

甲　我坐下看看吧！"来哉！阳春面一碗。同志，您们北方人喜欢吃面，这是小菜、辣椒、大蒜瓣儿，这是你喜欢的辣酱。"

乙　噢！这回改成送饭到桌了。哎，他怎么知道你喜欢吃辣酱？

甲　上次我来，他把我这习惯全摸透了。

乙　好，服务到顾客心里去了。

甲　吃完了饭，我去办事吧！出了门，汽车又来了。

乙　上海公共汽车一二分钟就一趟。

甲　我赶紧跑过去，到了车门口，我可没敢上。

乙　怎么？

甲　我怕再夹着。

乙　这回留神了。

甲　售票员一看，我又想上又不敢上，他把门一开："同志，不要忙，慢慢上。"

乙　等着你哪。

甲　上车一看，卖票同志认识，就是上回夹我脚的那位。

乙　这可真巧，都碰上了。

甲　"同志，你又到上海来了？脚好了吧？真对不起你啊！过去受了'四人帮'的毒害，只想着干不干，三十六。打倒'四人帮'，我们通过学雷锋，现在面貌大改观了。您今天上的车是学雷锋青年车。这是上级对我们的鼓励。我们一定再接再厉，为旅客服务好，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你有什么意见随时提出，帮助我们改进工作。同志，您该下车了。往前走就是五金公司。乘客同志注意了！有往第一百货商店的请换乘20路，有往人民公园的请换乘49路，有往江湾体育场的请换乘55路，有往火车站的请换乘65路。请不要拥挤，依顺序下车，老太太，不要慌，我扶您……

乙　既亲切又热情。

甲　到了五金公司，正碰上传达室的那个人，他一见我，拉着我的手就往楼里走，"同志，正等你来签合同哩！"签完了合同我又向业务员提出能不能马上解决几个小零件。"同志，你坐一会我联系一下。'喂！一位北方来的同志急需几个配件，对！好，我伲也是这样考虑，推开不管那是"四人帮"的做法，我伲应该热情支持。对！保证想办法。'同志，这样吧，你就不用再跑了，我们联系好马上打电话通知你。""哎呀，那可太麻烦你了。""不麻烦，咱们都是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嘛！"

乙　人们的思想都变了。

甲　回到旅店，老头又来了，"同志，今天办的还顺利吧？"

乙　事情基本办妥了。

甲　"啥时间回去，提前打招呼，好订购车票。"

乙　噢！他这又添了新的服务项目了。

甲　"那谢谢你，给我订明天的票吧！""好个好个，还有啥事体要办吧？""没啥事体了，就是这烟一根没送出去。"

乙　就别提这烟了！

甲　第二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就听有人叫门。

乙　谁呀？

甲　"同志，我来送早饭来了。知道你很辛苦，就在屋里吃吧。大饼油条咸豆浆。"

乙　嗬！送饭上屋了。

甲　哪、哪、哪！"同志，我是送火车票来的。14次特快。"

乙　哩！车站服务工作也做到家了。

甲 啭、啭、啭!“同志，我是五金公司的，您要的几个配件已经托运了，这是提货单。”

乙 嗬！商店送货上门。

甲 啭、啭、啭！那老大爷进来了，“同志，发票开好了，找您的零钱。欢迎您下次还住在我们店。”

乙 全都做到了主动、热情、耐心、周到。

甲 同志们，我向上海同志们学习，回去一定要把上海人民的精神告诉大家。来吧，没有别的，你们抽支烟吧。别客气，这又不是请客送礼，抽吧，别……不抽不抽吧。

乙 怎么又不抽了？

甲 这烟全长毛了。

乙 发霉了?!

酒

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乙　那当然了，你爱什么？

甲　我爱喝酒。

乙　喝酒哇，这爱好不怎么样。

甲　我虽然说是爱酒，可我喝不了多少。

乙　一顿喝多少？

甲　最多也就是五、六两。

乙　啊！这酒量可以了。

甲　那是最多，平时喝不了这么多。

乙　平时喝多少？

甲　也就半斤多。

乙　还是一样啊。喝多了对身体没好处。

甲　你呀，不会喝酒，体会不到酒的妙处。

乙　体会到酒喝多了闹得慌。

甲　这个酒可以治病啊！

乙　酒还能治病？

甲　当然了，舒筋活血，消炎解毒，生津止渴，镇痛化瘀，顺气定喘，清火祛痰……

乙　这是酒哇！

甲　这是牛黄清心丸。

乙　我说的呢。

甲　反正这么说吧，你要犯个心绞痛，胃溃疡，甭多了，有三两白酒。

乙　就能好。

甲　准死喽。

乙　多新鲜哪！

甲　酒治病是夸张，不过对人身体能起到一种机能调理中和保健作用。

乙　是吗？

甲　我经常是这样，血压高了喝二两降降压。

乙　酒能降压？那要血压低了？

甲　喝二两升升压。

乙　连降带升血压不高不低。

甲　喝二两稳稳压。

乙　嘿，今天天热了。

甲　喝二两解解暑。

乙　今天天凉了。

甲　喝二两暖和暖和。

乙　今儿下雨。

甲　喝二两赶赶寒气。

乙　今天有点感冒。

甲　喝二两发发汗。

乙　今天嗓子肿了。

甲　喝二两杀杀菌。

乙　今天精神好。

甲　喝二两助助兴。

乙　今天不大愉快。

甲　喝二两解解愁。

乙　今天不想吃东西。

甲　喝二两开开胃。

乙　今儿喝醉了。

甲　喝二两解解酒。

乙　今天你就死去。

甲　喝二两…就戒了。

乙　你这不是保健。

甲　我这是什么？

乙　你是酒虫子闹的。

甲　这叫什么话，我发现这酒能激发一个人的灵感。

乙　是吗！

甲　唐代大诗人李白最喜欢喝酒，酒一入肚诗兴大发，“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乙　对！有这诗句。

甲　要是让李白喝瓶茅台，那就得诗万篇哪！

乙　那时候也没茅台。

甲　另外，酒可以壮胆量。

乙　怎么？

甲　武松打虎，他一连喝了十八大碗酒，他敢上景阳岗，赤

手空拳，为民除害。

乙　对、对！

甲　他要弄瓶五粮液，仨虎也能打死啊！

乙　你就甭加想象了。

甲　另外，喝酒可以长劲儿。

乙　这根据什么？

甲　鲁智深醉打山门。

乙　他这典故还不少。

甲　鲁智深喝酒，不论两。

乙　论什么？

甲　论缸，一顿最少半缸。所以他一拳打倒小霸王，一伸手倒拔垂杨柳。

乙　嗯！有这记载。

甲　这要喝瓶特曲，伐树都甭用油锯了。

乙　他对酒牌子还真熟。

甲　另外，喝酒可以增进友谊，便宴、家宴、国宴都是以酒为主。

乙　有这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甲　宴会喝酒增进友谊，所以也叫酒会。

乙　对。

甲　中华烟好不好，代替不了酒。

乙　是啊！

甲　该举杯的时候，点上烟，一千多人一人一根儿，"来，抽一支，抽完抽完，抽完再满一支……"这不是讲友谊。

乙 这是。……

甲 这是熏蚊子哪!

乙 也没有这样的，酒会，没听说烟会的。

甲 对呀！我们兄弟民族往往用酒来表达感情。

乙 兄弟民族专有敬酒歌。

甲 （唱）

乙 蒙族敬酒歌。

甲 （唱）

乙 侗族敬酒时候唱的。

甲 （唱）

乙 白族敬酒。

甲 （唱）

乙 这是哪族？

甲 这是撒酒疯哪！

乙 嗐。

甲 您说这酒有没有妙处？

乙 为了喝酒找多少根据。

甲 可我为了一瓶酒，不但没增进友谊，反把朋友给得罪了！

乙 怎么回事？

甲 我不是在我们机关管房吗？

乙 甭问你手脚不干净了。

甲 不是那意思，现在住房比较紧张，每天都有人找我，我为了应付他们就答应“研究、研究！”

乙　答应商量商量再说。

甲　不，研究、研究！

乙　是啊，合计、合计。

甲　研究、研究！

乙　怎么个研究、研究？

甲　找我要房，不给烟，得给酒。

乙　啊！公开的要哇！

甲　人家有的聪明，知道什么意思，烟也来了，酒也到了，再不给人家解决就不合适了。

乙　噢！有烟有酒才能解决。

甲　当然也得看他要房的条件：刘科长一家四口，俩大人，俩孩子，才住大三间能不给解决吗！

乙　啊，那一家五口，三代人住一小间房的怎么不解决。

甲　那…不是还没有研究吗？

乙　还没送烟酒哇！

甲　其实我这人也不是绝对这样，你住房实在太挤，你家庭经济情况也不怎么富裕，不一定非给我送烟、送酒。

乙　这还差不多。

甲　有一样就行。

乙　还是得要哇！

甲　那天木工老刘给我送来一瓶茅台。

乙　这酒好哇！

甲　好什么，假的。

乙　装的二锅头。

甲　二锅头我就凑和喝了。他几次找我要房没给他，他为了整我，让他们孩子撒一瓶尿。

乙　啊！

甲　塞好塞儿拧紧盖儿，用蜡皮封好了，一点味儿不跑，我见酒没命，又不知道是假的，加上瞎鼻子还闻不出来。

乙　全赶一块儿了。

甲　那天早晨他来了，“马处长！我又找您来了，还是想谈谈房子问题。”

乙　你怎么回答的？

甲　他那茅台没拿出来，我说：“我多次跟你说了，要研究、研究。”

乙　还要哪！

甲　他说：，“您老说研究，已经几年了，比我房子宽的人都解决了，我怎么就解决不了呢？”

乙　是啊！你没烟没酒吗！

甲　我说：“你少费话，我这处长不是为你当的，我一天忙到晚，为什么？还不是就为自己……”

乙　怎么着。

甲　“机关这些同志们。”

乙　大喘气呀！

甲　“我具体管房，不讲原则……”

乙　嗯！

甲　“…是不行的。别的我不管，我就看你的礼…”

乙　啊！

甲　“理由充分不充分，最好你拿酒……”

乙　什么？

甲　“九口人的证明来。”

乙　他什么毛病啊！

甲　“我再说一遍：你死了心，你的房子解决不了。我这一间没有，再跑也是白搭……你…你你……”

乙　你怎么了？

甲　他把那茅台拿出来了，我有点儿上头。

乙　这茅台多大劲儿呀？

甲　我说……“你这个情况，我早就知道，我已经给你想了办法，能够解决。”

乙　变了。你刚才可说你房子解决不了。

甲　我说他房子住的太少。

乙　你说我这一间没有。

甲　我说我这空房倒有。

乙　你说再跑也是白搭。

甲　我说你准备准备搬家。

乙　你让他死了心。

甲　我让他想着交房金。

乙　这茅台折腾的他胡说八道的。

甲　木工老刘走了，我拿着这瓶茅台不知怎么好了。晃晃，装的够满的；闻闻，一点味儿没跑。瞧这瓶子都精神，这要是喝一口，多过瘾哪！

乙　那是啊，阿莫尼亚味儿的。

甲 拿到家去，我爱人说："别见酒就喝喽，存不住个隔夜的屁。这瓶茅台留着，走个后门儿什么的，比介绍信还管用哪！"

乙 嘿！

甲 第二天我拿着酒上医院了。

乙 上医院干么？

甲 我有个闺女在黑龙江兵团五年了，我一直想给弄回来。

乙 那得有理由。

甲 上次托人办了一回困退没办成。

乙 怎么？

甲 那天我酒劲没过去呢！我去了，人家问我什么理由困退。我说"我一喝酒就犯目困，您给我退回来得了。"

乙 那么个困退呀！

甲 这回有茅台行了，我让张医生给我开个病退证明。

乙 干吗单找张医生？

甲 张医生也是酒迷，一看这茅台也准上头。

乙 嘿！

甲 我一看张医生在急诊值班，我先挂个急诊。

乙 什么病啊？

甲 发高烧四十二度。

乙 有那么高吗？

甲 拿体温表在温瓶口蒸的。

乙 瞧他这主意。

甲 张医生也搭上酒劲还没过去呢！"你什么病啊！"

乙　发高烧。

甲　“哎呀，四十二度你要马上打吊瓶，打点葡萄糖。”

乙　怎么办？

甲　“张医生我跟您商量一下，我不能打吊瓶，我葡萄糖过敏。”

乙　没听说过。

甲　“您给我换瓶二锅头得了。”

乙　又犯瘾了。

甲　“住医院，我更住不了，我晕院。”

乙　他这毛病都新鲜。“你打算怎么办？”

甲　“您给我开个诊断证明就行了。”

乙　“噢！你叫什么名字？”

甲　“大夫，我叫马秀芬。”

乙　“怎么叫女人的名字？”

甲　“啊…这么回事，我爱人生了仨男孩，没有女孩，再要吧！不符合计划生育，就给我改名马秀芬”

乙　象话吗！“你今年多大啦？”

甲　“廿一啦！”

乙　“廿一怎么这么老？”

甲　“是啊…我六岁就长抬头纹啦！”

乙　“结婚没有？”

甲　“没结婚，在兵团结了婚更回不来了。”

乙　那仨男孩是怎么回事？

甲　是啊，仨男孩…我舅舅给要去了一个…我这病，她不是…

因为…大夫，您开证明就完了。

乙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张医生把脸一绷："你搞的这是什么？做为机关干部带头刮这种不正之风，欺骗医院，给你女儿办假证明。我们医务工作者是尊重科学的。对这种不正之风要自觉抵制…啊…(语气改变)，当然了…那个…"

乙　怎么了。

甲　我把茅台一晃，他也上头了。

乙　明儿我也弄几个这瓶子来。

甲　"你坐下。'马秀芬同志，体弱多病，不适宜在寒带工作，他并患有慢性肺结核、肝炎、胃溃疡、风湿性心脏病，特此证明'。行不行？"

乙　这酒瓶子作用是不小。

甲　"张大夫，谢谢你！""哎，这有什么可谢的，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吗！"

乙　就这么帮助。

甲　"以后不要再带礼品，这样不好，如果下次再带礼品来……"

乙　他不收了。

甲　"直接送家去。"

乙　不是不要哇！

甲　张医生把茅台拿到家里，比我还没出息，摇了又摇，晃了又晃，用舌头舔舔："好酒，味道太浓了。"

乙　嗯！

甲　他爱人说："这瓶酒留起来吧！别随便喝了，儿子安排工作时候用得着。"

乙　也留着走后门。

甲　没过几天，这瓶酒跑文工团团长家去了。

乙　那怎么回事儿？

甲　团长跟张医生是老朋友，他们经常互通有无，他给他看病，他请他看戏，他给他开假条，他给他弄电视机，他给他开营养药，他给他儿子安排工作。

乙　这都是非法的交易。

甲　这天张医生把茅台送来，儿子的事定下来了。

乙　他儿子能当演员吗？

甲　条件差点。

乙　什么条件？

甲　斜眼儿，大舌头，流哈拉子，缺心眼眼。

乙　嗐，这是半疯啊！

甲　要不在家这么多年没安排出去呢！

乙　这样人在文工团也干不了。

甲　团长说："老大夫放心吧！你儿子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样的孩子，我希望每月都来几个。"

乙　干吗呀？

甲　这酒我就够喝的了。

乙　这都象话吗？

甲　团长手里拿着这瓶茅台，可为了难了。

乙　为难什么？

甲　托人办事不少，应该送礼，整瓶送礼吧，有点舍不得。

乙　那就别送。

甲　“不送，我那二小子参军的事儿怎么解决。”

乙　那就送。

甲　“送吧，好几年没喝茅台啦！”

乙　别送。

甲　“不送以后不好求人啦！”

乙　那就送……不送……你爱送不送吧！

甲　团长一想：我来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乙　什么办法？

甲　“把关系户都请到家里来，我炒几个菜，共饮这瓶茅台酒。”

乙　饮吧！都请谁了？

甲　为了开假条方便，请了张大夫，为将来儿子娶媳妇有房住，请了我。

乙　你俩都去了。

甲　为这茅台也得去呀！

乙　这倒好，全凑一块儿了。

甲　团长夫人作陪，几个人可就聊起来了。

乙　聊什么？

甲　以酒为题呀：“老兄，我不怕你们笑话，茅台酒我是第一次喝。听说它有五百年的历史，据说是香味扑鼻，浓郁爽口哇！”

乙　喝喝就知道了。

甲　张大夫说："当然，从医学角度来分析，茅台是酒中之王，每天饮一点，可以促进食欲，对身体大有益处。"

乙　那是含有大量尿素嘛！

甲　团长夫人说话了："来吧！边吃边谈，酒满上了，别把味儿跑了。尝一尝，我不会喝，我也闻得出来，这酒好。"

乙　怎么？

甲　这味儿钻鼻子。

乙　嗐。

甲　团长答碴儿了："当然好，你看沫子挺多。"

乙　还夸哪，有阿莫尼亚能不起沫儿。

甲　大夫说，看这酒多黄，说明不是新酒是陈酒，越发黄，越有营养。"

乙　嘿！

甲　我一闻："是够冲的，啊！嗯！好象在那儿闻见过。"

乙　那就是在厕所里闻的。

甲　团长说："得了，为了咱们的友谊，共同干这杯。"

乙　真喝了。

甲　喝是喝，全没咽下去，在嗓子眼这儿堵着哪。个个全是这模样。（学三人狼狈状）

乙　那是咽不下去。

甲　团长不知怎么回事："哎哟，这茅台太好了，都舍不得咽下去！"

乙　咽不下去呀！

甲　这时候刘木匠进来了："各位，甭舍不得，不够我厕所再灌去。"

乙　嘿！

“二楞子”打篮球

甲　我这个人最喜欢体育运动了。

乙　是啊！你都喜欢什么项目？

甲　那太多了，长跑、短跑、马拉松、推铅球、掷铁饼、扔标枪、举重、射箭、跳伞、跳高、跳远、跳河……

乙　再练练上吊、抹脖子就全面了。

甲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乙　体育项目里那有跳河啊！

甲　你这个人外行，游泳不跳河吗？

乙　那是跳水。

甲　是啊！河里也有水。

乙　嘿，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运动？

甲　最喜欢的是球类。

乙　乒乓球、羽毛球。

甲　不，我喜欢运动量大的。

乙　足球、手球。

甲　还得大。

乙　排球、棒球。

甲　还得大的。

乙　那是什么球？

甲　打篮球。

乙　打篮球运动量最大？

甲　当然了，你别看就十个人，地方也不大，可只要一打起来，就得鼻青脸肿的。

乙　啊！打人哪。

甲　我们这球队就有这种敢打敢冲的作风，所以从来就是百战百胜。

乙　也没人敢跟你们打呀。

甲　昨天，我们跟“八一”队打了一场。

乙　“八一”篮球队。

甲　“八一”小学队。

乙　打小孩啊。

甲　什么小孩？小孩经得住吗。“八一”小学校教职工联队。

乙　这还差不多，他们打得怎么样？

甲　技术不错。投篮准，速度快，配合好，战术多，前半场我们输两分。

乙　多少比多少？

甲　21比1。

乙　那是输两分吗？

甲　甭管多少分吧。总结前半场，我们有三点教训。

乙　第一点？

甲　怕字当头，怕犯规，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怕那还不输球。

乙　第二点？

甲　狠字不够。

乙　狠？

甲　稳、准、狠么！传球要稳，投球要准，打人要狠。

乙　好家伙，犯规啊！

甲　第三个教训特别要记取。

乙　什么教训？

甲　关键时刻不能手软。

乙　还是犯规。

甲　犯规是犯规，可动作灵活，让裁判看不出来。

乙　他这脑筋全用在这上了。

甲　总结了前半场教训，阵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后半场有把握，转败为胜。

乙　后半场换谁上去了。

甲　后半场主要是五虎上将。

乙　关、张、赵、马、黄。

甲　不！车、头、楞、炮、捅。

乙　这都什么呀？

甲　五个人的外号。

乙　"车"？

甲　铁甲车。又粗又壮，谁敢跟他抢球，他就敢"抗"谁。

乙　啊！这"头"呢？

甲　火车头。胳膊肘上有功夫。

乙　能拱人哪！

甲　拱是拱，他不明着拱。

乙　偷着拱更损。"楞?"

甲　就是我。他们都管我叫"二楞子"。

乙　楞头楞脑的。这"炮"呢?

甲　小钢炮儿。

乙　哪儿有工夫?

甲　拳头硬。打你一下叫你疼半天。

乙　这"捅"呢?

甲　总捅!

乙　你们这还有总统哪?

甲　啊! 甭管你是带球还是投篮，总得捅你一下子。

乙　捅人哪。这五个全不怎么样。

甲　别看这五个人，哪次比赛也没被罚下场。

乙　不够五次犯规。

甲　不! 罚下去，换个背心再上。

乙　这还找窍门呢。

甲　后半场开赛，双方换了篮。他们加上劲儿了，连打几次快攻，连切，带远投。

乙　你们呢?

甲　我们也不示弱、连捅带撞人，由于我们战术运用得当……

乙　这叫什么战术啊?

甲　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肚子的，有哎哟的。

乙　行了，这么犯规裁判都不管?

甲　谁说的，不到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尤其是第四次我多窝囊。

乙　怎么了？

甲　对方一个大个子带球上篮儿，我跳起来把球捂住了。

乙　好啊！

甲　裁判员“嘟”——争球！

乙　噢，争球。

甲　争球懂不懂？

乙　懂啊，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你们俩争，谁争到是谁的。

甲　对！对方个子大，我肯定争不过他。

乙　那怎么办？

甲　我来个他跳我不跳。

乙　你让他。

甲　我摔他。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爬虎”。

乙　这叫什么作风？

甲　裁判员拿起球来一扔，我一哈腰，扑哧！哟！

乙　对方来了个“大爬虎”。

甲　我来了个嘴啃泥。

乙　你怎么趴下了？

甲　他砸我身上啦。

乙　该！谁让你净想这坏主意啦。

甲　起来之后，裁判员还警告我，“再用这种野蛮动作判罚出场。”

乙　这应该！

甲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还是我和大个子。

乙　你还想摔人家啊？

甲　我还是不跳，哈腰我就喊：“哎哟！”裁判员一听准判他犯规。

乙　他这鬼点子可太多了。

甲　等裁判员把球往起一举，我哈腰，憋足了劲儿“哎哟！”

乙　怎么了？

甲　他砸我，裁判员说：“谁砸你！我这球还没出手呢。”

乙　噢！喊早了！

甲　就这样，我们是越打越凶，他们是越打越怕。一会工夫场上记录五十比五十。

乙　已经平了。

甲　平了不行，无论如何得赢他们。

乙　再进一个球就算赢了。

甲　可这一个球也不好进，还有一分钟就要终场，对方把守的还挺严。

乙　那怎么办？

甲　我要把全身的解数拿出来，不夺得胜利誓不罢休。

乙　是玩命哪！

甲　就在这紧张关头，对方大个子又带球上来了，我是迎面而上。他一看是我楞没敢上篮儿。

乙　都叫你摔怕了。

甲　这时候不能手软。我身子一横，拿胳膊一拱，把球抢过来……。

乙　又犯规了。

甲　动作小，速度快，裁判员看不见。

乙　怎么？

甲　大个子挡着我呢！

乙　嘿！

甲　当时我一看，这机会太难得了，球蓝儿就在眼前，跳起来就有哇。

乙　就是进球也不光荣。

甲　什么光不光荣，进球就给两分。当时我跳起来单手投篮儿，就呼“刷”一声球进去了！

乙　还挺准的。

甲　外边看球的观众这喊哪：“好！好哇！这球进的太妙啦！”

乙　嗯！

甲　锣声一响，哨！全场比赛结束，我一看记分牌52比50。

乙　你们赢两分。

甲　我们输两分。

乙　你不是最后进一球吗？

甲　是啊！我把球投人家篮里了。

乙　噢！送礼了。

球 场 丑 角

甲　我这个人就是好动不好静。

乙　是啊，有这样的人。

甲　星期日别想叫我在家闲着。

乙　噢，出去乱跑去？

甲　不是乱跑，我有目标，爱去的这几个地方，刮风下雪挡不住我。

乙　风雨无阻。

甲　就是天上下枪子儿，我带着钢盔也得去。

乙　若是不爱去的地方哪？

甲　你派直升飞机接我，我都不去！

乙　也没有这路人哪。你爱去的都是哪儿呀？

甲　工人体育场、先农坛、太阳宫、什刹海……。

乙　你这个人是球迷吧？

甲　对！特别喜欢足球，工人体育场一有比赛，那汽车多挤呀。

乙　是呀，专线快车多少辆，接送不过来。

甲　那我也得去。汽车一拉门儿，甭管我排到哪儿，也得挤上去！

乙　那也得守秩序排队上去呀。

甲　我有中锋的本领。左边一"拐"，右边一"涮"，前边一"扛"，后边一"拌"，那位一趴下，我就进大门儿了！

乙　踢球哪？

甲　我就进那汽车大门儿了。

乙　你这样人家不答应你。

甲　只要上车，你说什么，我只当没听见。

乙　好嘛，为了看球，人格都丢了。

甲　人格有什么，一看球全忘了！

乙　这叫什么行为！

甲　前一个星期，我就来了这么一手，我还没给前边那位"使拌儿"哪，他就把我揪住了："同志，你怎么不守公共秩序？咱们谈谈！"

乙　得，老实了吧？

甲　谈就谈，甭管你谈什么我都当成耳旁风。在车站上谈了有两钟头，我这耳朵听，那耳朵冒，事后才感觉到非常遗憾！

乙　遗憾自己不对了？

甲　不，那场球踢完了！

乙　噢，没看成啊！

甲　上星期不是又有一场国际球赛吗？

乙　对，听说是北京队迎战。

甲　这场球不能不看。下午三点开赛，我带好了干粮，背着个暖壶，早晨六点钟由家就出发了。

乙　你走那么早干嘛？

甲　不坐汽车了。

乙　骑自行车？

甲　没有，我是快三步，慢四步……

乙　噢，跳着舞去？

甲　不，快走三步，慢跑四步，快三步慢四步。

乙　噢，跑着去呀？

甲　好在我们家就在工人体育场附近。

乙　哪儿住呀？

甲　玉泉山！

乙　啊！好几十里地呀？

甲　要不我就那么早出来啦？

乙　为看这场球真下工夫哇！

甲　其实不显累，追一会儿自行车，再跟会儿三轮，一会儿就到了。

乙　马路上追车，那多危险哪。

甲　足球嘛，就得锻炼勇猛顽强，不怕牺牲。

乙　马路上锻炼去？

甲　我一边跑，民警直冲我嚷："同志，靠边！"

乙　叫你靠边。

甲　"靠边啊，再靠边儿球出界了！"

乙　都得从边上走。

甲　不见得，我这叫从中路进攻。

乙　"违犯交通规则受罚呀！"

甲　"没关系，不就一个'十二码'嘛！"

乙　“一会车撞上你。”

甲　“撞我?撞我他犯规了!”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上便道上走去不行啊?

甲　赶不到麻烦了，我还得吹哨去哪。

乙　你还是裁判员哪?

甲　裁判员不敢说，反正我得吹哨。

乙　你看这傲慢劲儿。

甲　跑到体育场，我上气不接下气：“同志，来个十台的票。”

乙　你干嘛还买票哇?

甲　废话，没票让进去嘛?

乙　你不是给队员吹哨去嘛?

甲　不，我给裁判员吹哨。

乙　裁判员用吹什么哨?

甲　他一出错，我就吹哨起哄!

乙　这可不对。裁判员在场上一时判断出错儿，我们可以提出意见，这样一起哄，影响队员比赛，也影响大家看球。再说，个别地方出错，也是难免的。

甲　不出错儿我也吹。

乙　那你吹什么?

甲　给咱们队员加油儿吹，扑个好球吹，救个险球吹，输了球更得吹!

乙　输球干嘛还吹呀?

甲　你不知道，使劲一吹，也许进这球不算了。

乙　这叫什么思想啊，双方比赛，是为了交流经验，取长补

短，我们观众是欣赏双方队员的球技表演，有精彩的地方热烈鼓掌，鼓励他们，不管哪一方胜利，都值得庆贺。

甲　是啊，不是我们这头儿的我也吹。

乙　也是扑个好球吹，救个……

甲　不，他们一抢球我就吹，一带球我吹，一犯规我吹，一抬脚我吹，一顶球我吹……

乙　你老吹啊？

甲　多咱他们那球丢了，我就不吹了！

乙　这叫什么作风！

甲　他们一输球我更不吹了，站起来欢呼，然后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向我们一头儿的队员脱帽致敬五分钟！

乙　这不成神经病了嘛，自己输球垂头丧气，赢了就乐得要疯，这种风格太低了，对客队一点礼貌不讲了？

甲　那我应该怎么样？

乙　赢输没关系，认真的学习双方队员的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学习他们高尚的道德、作风。

甲　上星期这场球多好哇，不少国际友人都来看了。

乙　这样场合更要注意礼貌。

甲　对，球赛开始了，咱们开球。好！小三角传的多好，谁递的，8号。今儿怎么叫13号踢前边了，还是猴张的大门。

乙　猴张是谁？

甲　守门员姓张，动作灵活，我给起个外号猴张。

乙　这象话吗。

甲　嘿，真激烈，好！（大声）

乙　你嚷什么哪？

甲　9号这倒勾多漂亮！

乙　你鼓掌就行了。

甲　哟！嘿！唉！喝！（鼓掌）哎哟！

乙　又怎么啦？

甲　拍前边看球儿的脑袋上了！

乙　嗐，道歉吧！

甲　对不起呀，你往那边靠，球踢的越激烈，我动作越多啊！

乙　别人受得了吗？

甲　把手放在大衣兜里，就省得拍人啦。嘀！好！这球不看你倒霉三年。好！递左边儿，哎！丢了吧！

乙　你这是什么毛病啊？

甲　"哧啦"！得，大衣兜撕了！

乙　谁叫你乱动来着？

甲　"啪"！

乙　怎么啦？

甲　暖壶挤碎了。一身水。

乙　拿手绢儿擦了吧。

甲　哎，还拿不动。

乙　啊？

甲　那位脚丫子！

乙　嗐！

甲　点根烟卷儿，"哧啦"！

乙　又怎么啦？

甲　给那位眼眉又点着了！

乙　你四周围的人受的了吗？

甲　行！哟！截住罗！看住那电线杆子。

乙　电线杆子？

甲　就那大高个儿。可别叫那洋张飞跑过去！

乙　洋张飞？

甲　就那大胡子！

乙　那怎么还洋张飞？

甲　他不是外国人么。

乙　他全给起外号了。

甲　你看住他（指手划脚），揪他一下！搂他！别让他……“奔儿！”

乙　怎么了？

甲　给那位眼镜捅下来啦！这回要干啊，7号一脚！“哎哟！”

乙　你怎么又嚷上了？

甲　不是我，前边那个……。

乙　他嚷什么？

甲　我替7号使劲儿，踢他腰上了！

乙　你手脚都不闲着呀？

甲　哎……（哭）这球输了！（吹哨）不算，（大声）裁判员不公平，我看你长这模样就不公平！同志们，你们看这球儿能算吗？他们“越位”了！不算（大声）！你们……哟！我周围怎么没人啦？

乙　都让你给踢跑了！

甲　完了，今天这球算完了，我还怎么回家呀。

乙　追三轮呀！

甲　没劲了，出门我一看，汽车人也多，我更生气了！

乙　那也得排队。

甲　我呀，找人少的一拉门儿“蹭”上去了。球输了！“同志买票，终点站多少球儿？”

乙　什么叫多少球儿？

甲　不是……几个球儿……二比一！

乙　这位还糊涂着哪！

甲　我一直坐出去好几站，我才稍微冷静一点。趴车窗往外一看，“唉，不行！同志，我下车！”

乙　你不是回玉泉山吗？

甲　给我拉通州来了！

结　婚　前　后

乙　你最近怎么没上班哪？

甲　是啊！我不是头婚吗。

乙　没找大夫看看？

甲　大夫管的了这事吗？

乙　有了病，就要找大夫。

甲　谁有病？

乙　你不是头晕吗？

甲　头婚那叫病吗。

乙　头晕不是病是什么？

甲　你这人怎么连头婚都不懂啊？

乙　头晕是什么？

甲　头婚，我头一次结婚。

乙　有这么说话的吗。你结婚了？

甲　可不是吗。

乙　我向你道喜！

甲　甭道了，给二十元钱吧。

乙　你穷疯了。

甲　哎！人家组织个小家庭感到是一种幸福。

乙　你呢？

甲　我组织个小家庭感到是一种痛苦。

乙　哟！是不是你们俩感情不好！

甲　不好能结婚吗！

乙　那还是感情好。

甲　感情好俩人都憋气。

乙　到底是好不好？

甲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乙　什么时候好？

甲　结婚以前，俩人谁瞧谁都顺眼，可好了！

乙　是啊！

甲　一个星期见三次面我还嫌少呢。星期日早晨六点钟会面，晚上十一点分手，还不愿意呢。

乙　好家伙，还真有的说。

甲　那天我送她回家。边走边聊，一路上谈了我的家史，我的理想，我的打算，抬头一看，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都到廊房了。

乙　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甲　就这么走，我们俩没一个喊累的。

乙　要把这精神放到工作上多好。

甲　我跟小钱认识这么长时间……

乙　你爱人叫什么？

甲　姓钱叫钱甘。

乙　这名字挺新鲜。

甲　太符合她的性格了。

乙　她是什么性格？

甲　钱甘！谁认识她谁的钱都得干喽。

乙　能花呀。甭问你已经钱干了？

甲　早干了。哪次见面也得花个三十元二十元的。

乙　买什么呀？

甲　今天上烤鸭店，明天去北京餐厅，今要个项链，明要个围巾。

乙　你不会不买吗？

甲　那哪儿行，钱不花到了感情培养不起来呀。

乙　你们这感情都是拿钱凑的？

甲　当然也不光是钱，我们俩主要性格相同爱好一致。

乙　相同在哪儿？

甲　有一次她问我，"哎！你有我这样的爱人，你满意吗？"

乙　我不满意！

甲　你干么呀！

乙　你怎么答复的？

甲　满意！不仅我满意，我家里、同志们都满意，跟你这么说吧，还没认识你呢，我就满意了。

乙　没认识怎么会满意的？

甲　从小我就想找一个爱花钱的。

乙　没听说过。我这个人很爱打扮！

甲　打扮怎的了，这是热爱生活的表现，有些人想打扮还打扮不出来呢。

乙　嗯！我这人可爱穿！

甲　爱穿好，年轻时候不穿，什么时候穿。

乙　我这人爱吃！

甲　爱吃是一种美德，吃好点落个好身体，比整天吃药强多了。

乙　我这人有病。

甲　有病好，女同志么，讲究病态美呀。

乙　我这人爱哭。

甲　我就喜欢爱哭的，省的没事闷的慌。

乙　我这人爱偷东西。

甲　我最喜欢你的就是这点。

乙　偷东西？

甲　缺什么省的花钱买了。

乙　……你呀！鬼迷心窍了。

甲　由于我的主动精神，我们俩感情越来越扎实，相处了三个星期，开始商量结婚问题。

乙　三个星期这也太快了。

甲　越快越好。

乙　怎么？

甲　好省俩钱呀。

乙　嘿！你们怎么商量的？

甲　小钱说了：“给你！这是一份备忘录，照单子上买吧，规格、颜色可别弄错了。”我一看，一百多种。

乙　买这么多东西干么？

甲　小钱说的对，人生就这一次，不能马马虎虎的。亲戚朋友来了，咱得亮的出去，我也露脸，你也光采。

乙　这结婚也不是给别人瞧的呀。

甲　是啊！结婚是一辈子大事，花几个钱也是应该的，再说那也是考验是不是真心哪。

乙　真心假心看钱花的多少哇？

甲　当然了。想当初我奶奶结婚的时候，家里陪送了三十六台。

乙　三十六台是什么？

甲　俩人抬一件东西算一台，一共三十六台。

乙　这东西不少！

甲　等我妈结婚的时候是日本占领时期，家庭生活有困难，可还对付了二十四台呢。今天到我们这一代了，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怎么也讲讲排场，弄个三五十台的。

乙　哎呀！这可够你抬的呀。

甲　我一想，借钱也得抬呀，不能一辈子落包涵，叫人瞧不起！

乙　你这思想都不对。应该考虑到节约。

甲　是啊！买的东西不多。

乙　都有什么呀？

甲　大衣柜、写字台，茶几、酒柜、梳装台，钢丝床、大沙发，折椅、转椅一样仨，电冰箱、无线电，台灯、壁灯加电扇，录音机、电唱机，二十四吋进口彩色电视机。

乙　这可不少了。

甲　挂钟、座钟、电子表，屋里摆设要精巧，纯毛毯、丝棉

被，鸭绒枕套要五对，牛皮箱、旅行包，樟木箱子、切菜刀，茶壶茶碗茶盘子，凉席、蚊帐、门帘子，保温杯、热水瓶，自行车要十三型。

乙 行了！够多的了。

甲 还得买穿的呢，皮大衣、呢大衣，旗袍裙子、布拉吉，喇叭裤、绣花衫，毛衣、毛裤、大披肩，长围巾、尼龙手套，最新式的绒线帽，高跟鞋，要白色，凉鞋、棉鞋、趿拉板儿。

乙 呵！快成百货公司了。

甲 我是连摘带借总算把东西买齐了。

乙 得花多少钱？

甲 这么说吧，我爱人体重一百一十斤，平均每斤合二百多元。

乙 不算多，买一头猪还得二百元呢。

甲 你这怎么说话哪？

乙 也没你那么算账的。

甲 结婚那天可热闹了。我办了十桌酒席。

乙 这也得花不少钱？

甲 这没花钱。

乙 怎么？

甲 我们发了请帖，凡参加婚礼的，每人出份子十元，一公尺以下儿童半价，婴儿谢绝入场。

乙 他这成电影院了。

甲 来宾到齐了，我们简单地举行了婚礼。我和我爱人忙着

招待。

乙　够热闹的！

甲　多亏我爱人，忙里忙外，说起话来甜着哪。

乙　怎么说的？

甲　“大家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感到特别的高兴，我和他能够今天结婚，还是大家帮助的结果。”

乙　大家帮什么了？

甲　每人都借了二百多元呢。

乙　是啊！

甲　同志们！因为时间太仓促，我们准备的太简单了，请大家原谅！

乙　还简单呢？

甲　请您抽烟！不抽烟吃糖吧。这里有酒琪玛、鸡蛋糕，桃酥、月饼、小面包，奶油糖、巧克力，山东特产高粱饴，香蕉、苹果、大鸭梨，葡萄、菠萝、蜜柑桔，花生米、黑瓜子，不愿喝茶有汽水，吃吧，您倒吃啊！别客气，往兜里装点！多装点！

乙　怎么这么热情。

甲　二百元钱不还了。

乙　啊！打的这主意。

甲　我们俩整整忙活了三天，客人不再来了。

乙　该清闲了。

甲　不行！要债的到了。

乙　得！怎么办？

甲　商量商量吧，小钱！

乙　嗳！我答应干么！

甲　瞧见我们这东西啦？

乙　我干吗那么不开眼呢！

甲　小钱！婚也结了，钱也干了，外债欠的不少，咱得想办法还哪。

乙　她说什么？

甲　这事甭跟我商量，你做主就行了。

乙　啊！不管了。

甲　我可真生气了，那有她这样的，钱都是为她花的。

乙　好哇！你就想找一个爱花钱的呀。

甲　爱花钱也没这么花的，买这么多衣服干么？

乙　年轻时候不穿什么时候穿？

甲　今想吃这个，明想吃那个，得多少钱？

乙　吃好点落个好身体。

甲　什么好身体病病歪歪的。

乙　那多病态美呀。

甲　哎哟！全是我说的话呀。

乙　现在你明白了。这样搞对象的没一个不后悔的。

甲　下决心彻底还债，永远接受教训，下次再结婚说什么也不……

乙　还打算结呢？

甲　不是！我永远接受这教训了。

乙　对呀！

甲　跟我爱人商量，有用的东西留下，多余的全都卖了还债。

乙　她同意吗？

甲　不同意也没办法，哎！卖就卖吧！我那旗袍一定要留下。

乙　干么？

甲　我还没穿它照过相哪！

乙　行了！先还账吧。

甲　几个大件我让给亲戚朋友了。一算账，还欠三百多元。

乙　还卖什么呀？

甲　把她多余的衣服卖喽！

乙　那她同意吗？

甲　我也不跟她商量了，早晨五点多钟她还没醒呢，我偷偷摸摸把所有衣服一卷，奔旧货商店了。

乙　走的也太早了。

甲　等一开门我就进去了，卖完了这些衣服回到家已经中午十一点了。

乙　快吃饭了。

甲　可我爱人还在被窝里躺着哪。

乙　这也太懒了，什么时候还不起床？

甲　后来她一说，我明白了。

乙　明白什么了？

甲　她起不了床了。

乙　有病了？

甲　我把她裤子也给卖了。

乙　嗐！

成 语 新 篇

甲　我们祖国的语言丰富多采。

乙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甲　特别是一个相声演员，对祖国语言要不断地研究。

乙　当然！相声是语言的艺术么，你研究的怎么样？

甲　啊！……你还看不出来么？我把肚子都研究大了。

乙　这肚子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

甲　太有关系了，我研究一点儿装里面一点儿，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乙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甲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

乙　不！你不是满腹经纶，你是一肚子大粪！

甲　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要不信，你上这摸摸。

乙　这语言还能摸出来？

甲　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乙　好！我摸摸。

甲　可别使劲儿，一使劲儿挤出来就浪费了。

乙　我轻着点摸。这是什么？

甲　一大块的？

乙　啊！

甲　这是外国语。

乙　外国语也研究?

甲　yes!

乙　就别说了。

甲　不是我说的，是你给我挤出来的。

乙　这儿是什么?

甲　这是少数民族语。

乙　这儿?

甲　这是汉语。

乙　这儿?

甲　这是方言土语。

乙　这儿?

甲　民间谚语。

乙　这儿?

甲　歇后语。

乙　这儿?

甲　成语。

乙　这儿呢?

甲　一条一条的?

乙　啊!

甲　这是排骨。

乙　嗐!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最精的是哪一种?

甲　那要算成语。我这人对成语有特殊的爱好，研究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乙　是啊，成语有什么特点？

甲　成语文字简练，语意深刻，人们都喜欢使用。如果不用成语，写出文章来没有色彩，说出话来没有味道。

乙　你举个例子。

甲　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干四化。

乙　这谁都听的懂。

甲　一句话用了两个成语。

乙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甲　把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全概括进去了。

乙　对呀！

甲　要是不会用这两句成语，用一般文字代替，说出来就罗里罗嗦了。

乙　那怎么说呀？

甲　我们大家只有有罪一块受，有福一块享。有了甜的大伙分着吃，有了苦的谁也跑不了。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德行，一个模样……

乙　行了！行了！看来该用成语。

甲　也甭说写文章，作报告，就是谈个恋爱还得说几句成语哪。

乙　搞对象用什么成语呀！

甲　我给你学学，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乙　可以。

甲　小×！

乙　……我还小×哪，都四十七啦。

甲　这不是模仿吗！“小×！今天风和日丽，约你出来散步，我心里格外高兴。”

乙　那是啊。

甲　“我们虽然初次相逢，说老实话，我对你一见钟情。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我真有点儿手足无措了。”

乙　跟真事似的。

甲　就这么两句话说出了多少成语啊！

乙　对，既文雅又含蓄。

甲　你说要不说这几句成语，说大白话，那就坏事了。

乙　怎么？

甲　有这么说的吗？“小×！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呀，我打电话把你勾出来，主要是想让你跟我蹓达蹓达。坦白地说，跟你头回见面，我心里就痒痒了，你看你长的多帅呀，头是头，脚是脚，尤其这俩大贼眼珠子，跟大灯泡似的，都给我照‘毛骨’了，你真是……那什么……咱俩登记去得了。”

乙　神经病啊！看来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甲　成语的含意，用白话表达不出来。

乙　行！看来你对成语是有点儿研究。

甲　当然了。

乙　这样吧！咱俩在这儿说说成语怎么样？

甲　噢！你也会说。

乙　这有什么。说成语虽不敢说“略胜一筹”，起码也和你“不相上下”（摇头得意）。

甲　哎呀！瞧他这样儿是“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乙　谁呀！

甲　你要能说咱俩比着说，看谁用成语用的最恰当，看谁说的最巧妙。

乙　那就开始吧！我说长安街的夜晚，“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甲　是两个成语。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乙　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甲　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乙　好！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甲　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乙　什么叫不可多看哪？

甲　那儿尽谈恋爱的。

乙　嗐！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甲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乙　怎么叫“目不斜视”？

甲　观众看节目两眼全盯在台上。

乙　要往两边看呢？

甲　那是找厕所哪！

乙　嘿！我再说咱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甲　好！咱俩可以说“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乙　啊!?

甲　这不太合适。

乙　我这个人"才华出众"。

甲　你呀?我这个人是"智慧过人"。

乙　嗯!我是"多才多艺"。

甲　我是"祖国花朵"。

乙　你呀!我"出类拔萃"。

甲　我"登峰造极"。

乙　他老比我高，我"谦虚谨慎"。

甲　我"和蔼可亲"。

乙　我比您是"望尘莫及"。

甲　我比您是"小巫见大巫"。

乙　我比您好比"九牛一毛"。

甲　我比您好比"沧海一粟"。

乙　他又谦虚上了。我长的"眉清目秀"。

甲　我长的"小巧玲珑"。

乙　你还"小巧玲珑"哪?

甲　你还"眉清目秀"哪?

乙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甲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乙　就是说我漂亮的月亮见我就躲，花儿见我都害羞。

甲　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乙　你沉的不过是泥鳅，落的是那秃尾巴雁。

甲　你避的是那残月，羞的是那狗尾巴花儿。

乙　全不怎么样。

甲　这成语说的还行吧？

乙　可以！

甲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我们的社会主义，赞颂人的美德，既生动又形象。

乙　对！“歌功颂德”“恰如其分”。

甲　那咱再接着说贬义的成语。

乙　什么叫贬义的？

甲　刚才说的都是好的，那是褒义。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乙　说坏的你说不过我。

甲　那当然了，你比我坏多了。

乙　你才坏呢！现在开始吧。

甲　你那相声说的是“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乙　你呢“甜言蜜语”“空洞无物”。

甲　你的表演“矫揉造作”，“哗众取宠”。

乙　你是“油腔滑调”，“不堪入耳”。

甲　你“口若悬河”“口蜜腹剑”。

乙　你“嘻皮笑脸”“笑里藏刀”。

甲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乙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甲　瞧你这模样“肥头大耳”“呆头呆脑”。

乙　你好！“大腹便便”“脑满肠肥”！

甲　你……你是“猴儿贫恶厌”！

乙　你是"丑态百出"！

甲　你是猴戴胡子一出没有！

乙　你是猴舔蒜罐子翻白眼了！

甲　你是猴攀杠子就那么几下。

乙　你是猴翻跟头就那么几回。

甲　你是猴拿虱子纯粹嗜掰。

乙　你是猴儿……怎么这里出来猴了。

甲　我说的这是俏皮话，歇后语了。

乙　咱不是说成语吗？

甲　对！

乙　你呀，"言不由衷"。

甲　这怎么回事？

乙　这是一句成语。

甲　我也不客气了，你"异想天开"。

乙　你"胡言乱语"。

甲　你"胡作非为"。

乙　你"自命不凡"。

甲　你"厚颜无耻"。

乙　你"臭名昭著"。

甲　你"阴险毒辣"。……

乙　你……

甲　你"无法无天"、你"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称王称霸"、"两面三刀"、"贼眉鼠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

×！

乙　你什么毛病啊！

甲　这贬义成语用的怎么样？

乙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甲　这叫“罪有应得”么。

乙　又来了！这说的全是贬义成语。

甲　用这些成语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上的不良现象，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有力的武器。

乙　对，可不能“一知半解”、“张冠李戴”。

甲　有些人用成语不太认真，不理解，拿过来就用，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乙　咱再学学胡用的。

甲　胡用的？不管用的对不对？以什么为题吧？

乙　你随便吧。

甲　这样吧，比如咱俩在这碰面了，随便聊聊。

乙　可以呀。

甲　哎！你不是……那谁吗？

乙　我是谁呀？

甲　……你贵姓来着？

乙　我姓唐啊！（注）

甲　咱再重来……

乙　想着说成语。

甲　放心吧，那句都有成语。哎！你不是“糖衣炮弹”吗？

乙　我这姓放这里头了。

甲　这是一句成语。

乙　啊！对！你就是“马马虎虎”吧？

甲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哎！“糖衣炮弹”……

乙　啊！……你就别叫了。

甲　你怎么在这“金鸡独立”哪？

乙　啊，我这不是“鹤立鸡群”吗。

甲　你可有点儿“苟延残喘”哪！

乙　是啊！我就是“垂死挣扎”。

甲　你显得有些“自作自受”了。

乙　不！我最近“损公肥私”了。

甲　到我的“四海为家”去吧。

乙　我没工夫在你那儿“游山玩水”去。

甲　你干么整天“手忙脚乱”的。

乙　我有事儿！

甲　你不就是“狗仗人势”吗！

乙　……我说不了这个。

甲　说明你的成语不多。

乙　你多你自己说吧。

甲　可以呀。

乙　我问你，你干么来了？

甲　我邀请你到我那儿“坐井观天”去。

乙　邀请我干么？

甲　因为你是我那儿的“不速之客”。

乙　这样，你先走吧。

甲　我在家等你。

乙　可以！

甲　我可"守株待兔"了。

乙　我……不去了。

甲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乙　行！你们家在哪儿住？

甲　我家住在"倾国倾城"。

乙　欤！属那个市管？

甲　属"门庭若市"。

乙　什么路？

甲　"原形毕露"。

乙　那个区？

甲　"宁死不屈"。

乙　我没地方找去。

甲　好找，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然后再"上窜下跳"。

乙　我还是那兔。

甲　这样吧，你由这儿"勇往直前"不要"瞻前顾后""隐隐约约"发现一座庙。

乙　什么庙？

甲　"莫名其妙"。

乙　我已经"莫名其妙"了。

甲　顺着庙旁小路你爬上"开门见山"，翻过山去，前边有一条河。

乙　什么河？

甲　“信口开河”。

乙　你现在就“信口开河”了。这条河我怎么过呀？

甲　河里有“代代相传”哪。

乙　这种船我头一回坐。

甲　到了“弹丸之地”你想着下船倒车。

乙　倒什么车？

甲　“闭门造车”。

乙　嘿！我在什么地方下车？

甲　你在“骑虎难下”。

乙　下车还有多远？

甲　没多远，也就“鹏程万里”吧。

乙　还不远哪，我怎么走哇？

甲　你要“不耻下问”。

乙　我还得“道听途说”。你们家在那条街上？

甲　我们那条街大家都熟悉。

乙　什么街？

甲　“老鼠过街”。

乙　哎呀！我到那儿非挨打不可。你们住什么胡同？

甲　没胡同，我们住在“万人空巷”里头。

乙　门牌多少号？

甲　门牌“不三不四”。

乙　没准谱儿，你们那儿是楼房是平房？

甲　我们住“空中楼阁”。

乙　住几层啊！

甲　“七上八下”。

乙　跑地下室去了，你们家有院墙没有？

甲　有一堵墙。

乙　什么墙？

甲　“狗急跳墙”。

乙　啊！……

甲　有急事你就跳吧，没关系。

乙　我不跳。我叫门吧。

甲　叫门你叫那边的门。

乙　那边门好哇？

甲　那是“清水衙门”。

乙　吹！有什么特点？

甲　门口“五光十色”的。

乙　门前有什么标记没有？

甲　有！四棵大树。

乙　什么树？

甲　“不学无术”。

乙　不……

甲　“蚍蜉撼树”“胸中有数”“滥竽充数”。

乙　瞧这四棵树长的！

甲　别看不起这树“四季长青”“荆棘丛生”“花儿朵朵”“果实累累”。

乙　开什么花结什么果？

甲　开的是“头昏眼花”结的是“自食其果”。

乙　留您家自己吃吧。

甲　进我们家院子时候你可要“提高警惕”！

乙　怎么啦？

甲　我们的院子“冤家路窄”，到处是“草木皆兵”。我怕您“误入歧途”。

乙　不要紧，我“小心翼翼”。

甲　进屋之前想着按铃。

乙　可以！按什么铃？

甲　“掩耳盗铃”。我只要听见铃响，“快马加鞭”给你开开“双喜临门”。

乙　我进屋吧！

甲　别忙！你不要“轻举妄动”“独断专行”。

乙　又怎么了？

甲　我们屋里是“龙潭虎穴”，到处“鸡鸣犬吠”。屋里养了几条“丧家之犬”，还有不少“打草惊蛇”。

乙　瞧这屋里养这东西！

甲　我领你先进我的卧室。

乙　您卧室什么样？

甲　前面有两扇“十年寒窗”，墙上挂有，一幅图画。

乙　什么画儿？

甲　“胸有成竹”。两边贴了一幅“门当户对”。床上铺的是“德才兼备”，被子里有一尊“马后炮”。

乙　嗐！

甲　到了我家您不要客气，您是"贵客临门"，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您"臭名远扬"。

乙　我叫你夸我了。

甲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永垂不朽"。

乙　我成死的了。

甲　在我家你可以"随心所欲"要吃什么你就"自取灭亡"吧。

乙　我不吃了！

甲　我给您沏一杯水。

乙　什么水？

甲　"拖泥带水"。

乙　这怎么喝呀。

甲　抽一根"七窍生烟"，我给您点上"赴汤蹈火"。

乙　我不抽。

甲　那您等一会儿，我给您做饭去。

乙　别了！时间太晚了。

甲　晚了怕什么，吃完饭甭走了，你就在我这"寿终正寝"了。

乙　我还是死的。你给我准备什么饭？

甲　简单一点给你煮面条吃。

乙　可以！什么面？

甲　"油头粉面"。

乙　没法吃！

甲　要不然给你烙几张"画饼充饥"。

乙　跟没吃一样！

甲　再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乙　干脆你说说什么菜吧？

甲　有四个凉菜保证对你的口味。

乙　什么呀？

甲　“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抓耳挠腮”“提心吊胆”。

乙　吃完我非中毒不可。热菜有没有？

甲　当然有！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乙　啊！

甲　煎了一条“缘木求鱼”，炖了一锅“行尸走肉”，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乙　嗐！

甲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清蒸“马失前蹄”，再给你炒一个我的拿手菜。

乙　什么菜？

甲　“孤苦伶仃”。

乙　没法吃！

甲　没法吃，我给你煮一碗粥喝。

乙　什么粥？

甲　“顺水推舟”。

乙　这倒顺溜。有酒没有？

甲　有！我存了一瓶好酒。

乙　什么酒？

甲　“天长地久”。

乙　谁陪我吃啊？

甲　对不起了，只有您一个人"狼吞虎咽"了。

乙　我咽得下去吗？

甲　要不然我陪你，咱哥俩一块"吞吞吐吐"。

乙　你家里人呢？

甲　他们都"腾云驾雾"去了。

乙　你爱人哪？

甲　她看戏去了。

乙　看什么戏？

甲　"粗中有细"。

乙　你哥哥呢？

甲　打球去了。

乙　打什么球？

甲　"梦寐以求"。

乙　你嫂子呢？

甲　看电影去了。

乙　什么片子？

甲　"捕风捉影"。

乙　孩子们呢？

甲　唱歌去了。

乙　唱什么歌？

甲　"四面楚歌"。

乙　你妹妹呢？

甲　跳舞去了。

乙　跳什么舞？

甲　“群魔乱舞”。

乙　嗐！伯母哪？

甲　我母亲？别提了，“病入膏肓”。

乙　哟！病了？什么病？

甲　“白雪皑皑”。

乙　癌症啊！什么症状？

甲　尽咳嗽，大口大口地吐“老生常谈”，痰里带着“阳春白雪”，血中长着“坚贞不屈”，背上长着“轻如鸿毛”。

乙　这病够厉害的。赶快请医生啊！

甲　请了！

乙　中医西医？

甲　请的“唇齿相依”。

乙　开的什么方子？

甲　开了个“贻笑大方”。

乙　吃的什么药？

甲　“简明扼要”。

乙　打的什么针？

甲　“弄假成真”。

乙　最后怎么样了？

甲　“停职反省”了。

乙　才醒过来。要说你家可够惨的。

甲　哎！“萧条冷落”“凄凉破败”，我闹的“举目无亲”，这真是“乐极生悲”呀！

乙　得了！别难过了。

甲　那比得了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乙　这倒是，我还有爷爷奶奶哪。

甲　那叫"福寿双全"。

乙　父亲母亲，

甲　"老当益壮"。

乙　孩子们……

甲　"生龙活虎"。

乙　我和我爱人，

甲　"一丘之貉"。

乙　啊!……

甲　反正您家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乙　嗐!我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甲　人口多好。

乙　怎么?

甲　"六畜兴旺"啊。

乙　咳!

（注）此段可按演员不同姓氏组织包袱。

舞 台 风 雷

甲 （唱）艰苦奋斗学大寨，

洪流滚滚动起来，

水笑山欢添异彩，

万紫千红百花开。

乙 你唱的这是河南梆子呀！

甲 知道这个戏叫什么名字吗？

乙 这可不知道。

甲 《洪流滚滚》。反映的是老支书高大伯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种田，艰苦奋斗的事迹。

乙 好哇！

甲 可枪毙了。

乙 谁给枪毙了？

甲 “四人帮”。

乙 为什么枪毙？

甲 不清楚。

乙 当时他没说什么理由？

甲 说了，说了半天我没明白。

乙 好嘛！糊里糊涂的就给毙了？

甲 啊，后来我们又排了一个《勇往直前》。反映老劳模为实

现农业现代化努力学习科学永不停步。

乙 这戏也好哇！

甲 枪毙了！后来我们又排了《广阔天地》。反映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

乙 主题不错。

甲 枪毙了！后来我们又排了《赤脚红心》。反映赤脚医生落实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事迹。

乙 宣传发展农村医疗事业。

甲 枪毙了！后来我们又排了……

乙 枪毙了！

甲 还没排呢，就枪毙了？

乙 早晚还得枪毙呀！他干吗那么恨河南梆子呀？

甲 也不止是河南梆子。河南曲子，好不好？

乙 好听啊！

甲 他说是"民间小调"。

乙 河南坠子呢？

甲 "地方小曲。"

乙 河南二夹弦呢？

甲 "土里土气！"

乙 河南大调曲子呢？

甲 "贫里呱叽！"

乙 他全给下结论了！

甲 也甭提艺术，就连我们省盛产的黄河大鲤鱼，不信你送

给他几条……

乙　他照样讨厌？

甲　他就给留下了！

乙　我以为他不要呢！

甲　幸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夺回了长期受他们控制的文艺阵地，我们的地方戏才得到解放。

乙　可他枪毙你们的戏，也得说出点儿道理来！

甲　他满嘴跑舌头，想说什么说什么，想不让你演，你说什么都不行！

乙　根据他的意见改！

甲　那叫“改头换面”。

乙　要不然换戏！

甲　“换汤不换药！”

乙　干脆重新写！

甲　“旧瓶装新酒！”

乙　索性别演了！

甲　“破坏文艺革命！”

乙　什么帽子大他扣什么！“四人帮”真是破坏文艺革命的刽子手！

甲　可贫下中农看了我们的《洪流滚滚》就不同了。

乙　怎么？

甲　一边看戏一边鼓掌。

乙　这是对这个戏表示欢迎。

甲　一边看戏一边落泪。

乙　那是看这个戏很受感动。

甲　一边看一边点头。

乙　那是对这个戏表示赞许。

甲　一边看一边张嘴。

乙　那是对这戏表示……困了吧？

甲　看得出神了！（学神态）

乙　这戏真吸引人哪！

甲　“跑不了哪！”

乙　喊什么呢？

甲　“好样的！这个劲儿！九十九！”

乙　这都是喊什么呢？

甲　老支书抓住了破坏农业生产的坏蛋，民兵把他绑起来，下边看戏的放心了：“跑不了哪！”

乙　“好样的”呢？

甲　老支书高大伯人老心红，好样的！

乙　“这个劲”呢！

甲　台上台下的老支书都是这个劲儿！

乙　“九十九”？

甲　再看九十九才是一百遍哪！

乙　真是百看不厌！

甲　我们决心在群众的帮助下，演好这个戏，为文艺革命作出贡献。

乙　对！

甲　后来我们带着这个戏来到了北京。

乙　干吗呀？

甲　要拍成电影。

乙　好哇！搬上银幕全国都看到了！

甲　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特别兴奋，山沟沟的剧团，能到毛主席身边，向首都人民汇报，这是党给我们的信任和荣誉呀！

乙　对，确实是一项光荣任务！

甲　到了北京，刚刚住下，叮……

乙　嗯？

甲　电话来了："是我，我们是来拍电影的，首长有啥指示哇？改成京剧？唱不了！首长很着急？咋办呢？晚上八点半先审查一次彩排？我们作准备吧！"

乙　这位首长还挺关心你们！

甲　不到一个小时，准备工作就绪，就等首长来审查了。叮……"是我，一切准备都做好了，马上就能开始！啥？首长正在吃饭？得两个小时？吃罢饭消消食，两个小时？中！"

乙　这首长嗓门挺大，嗓子眼小，吃顿饭就得四个小时！

甲　叮……"是我，首长吃罢饭了，还要打扑克，打到几点哪？黑桃尖？"

乙　这钟点怎么掌握呀！

甲　咱就多等一会儿吧！叮……"是我，首长吃罢饭了，休息完了，也玩儿够了……"

乙　要来看戏了！

甲　“他睡觉了！”

乙　白忙活了！

甲　今天不来也好，坐了一天的车，够疲劳的，演员嗓子也哑了，休息休息，明天再审查。叮……“是我，首长出了被窝了？”

乙　要来了！

甲　“喝口水又躺下了！”

乙　这首长今儿是吃多了点儿！

甲　“啥？一小时之后首长派人来审查，中！我们马上准备！”

乙　这首长一点儿准主意也没有！

甲　我看了看表，时间还早。

乙　九点多了？

甲　夜里三点半。

乙　都快天亮了！

甲　我急忙把演员叫起来，赶到剧场化妆，个个无精打采：“老张，别瞌睡呀！审查罢了就睡觉，精神一点儿！你们看我！……坏了！”把胡子粘眼眉上了。

乙　这不是折腾人吗？

甲　化好了妆，准备开演，我掀开幕布一看，一千多人的大剧场，座席上黑压压一片。

乙　全是观众。

甲　一人没有！

乙　那给谁演呢？

甲　突然场灯一亮，从外边走进几个人来。

乙　是谁呀？

甲　都不认识。

乙　你打听打听。

甲　一打听我知道了！

乙　谁呀？

甲　胡部长，乱副部长，吓副部长。

乙　哪个胡部长？

甲　就是那个胡批胡部长。

乙　乱副部长呢？

甲　乱砍。

乙　吓副部长？

甲　吓唬。

乙　好嘛，胡批乱砍带吓唬。

甲　别说，从他们的言谈话语，可以听得出来，对我们的地方戏很有研究。

乙　他们说的什么？

甲　“据说唱河南梆子最好的要算梅兰芳罗！”“不不不，您记错了，梅兰芳是唱花腔女高音的！”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好了，现在开始吧！”大幕徐徐拉开，乐队奏起了前奏曲。

乙　（奏乐）

甲　老支书高大伯肩扛锄头，手拿草帽，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上场。出来唱了四句。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战天斗地创大业，

　　革命豪情满胸怀，

　　老汉何惧年纪迈，

　　五十八岁上阵来！老伴儿！”“别唱了！”

乙　他怎么不让唱呢？

甲　“你们这个戏，省里审查过没有？”

乙　在省里我们演过一百多场。

甲　“群众有什么反映吗？”

乙　群众觉得这个戏不错，很受教育。

甲　“具体的有什么意见？”

乙　一致要求多看几次。

甲　“群众的意见你们要具体分析。我认为这个戏有严重错误。”

乙　错误在哪儿呀？

甲　“你们这四句唱词就有错误！”

乙　哪句呀？

甲　“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乙　好嘛，还没听清楚就批上了！第一句是“战天斗地创大业”。

甲　“战天斗地创大业？站天？你们站到天上哪？把我们首长放在什么位置上？”

乙　这挨得上吗？

甲　“第二句是什么词儿？”

乙　“革命豪情满胸怀”。

甲　“革命豪情满胸怀？满胸怀？反骄破满嘛！”

乙　这纯粹是胡批呀！

甲　“尤其是第三句！”

乙　“老汉何惧年纪迈”。

甲　“你们听见了吧？老汉连锅一块儿卖，还干不干？”

乙　什么呀？老汉不怕年纪大！

甲　“他怕又有什么办法？年纪大了嘛，就换年轻的。”

乙　这简直不象话！

甲　“最后一句什么词？”

乙　最后一句……他一句都没有听清楚！“五十八岁上阵来”。

甲　“五十八岁上阵来？五十六岁不许来吗？我四十多岁，来了，你把我怎么样？”

乙　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甲　“首长对你们的戏有过批示，希望你们认真去理解！你们这个戏是‘写真实’论的典型！第一点，你们刻画的老支书，既有劳动模范的影子，又有省委领导干部的形象，不难看出，这个小戏的目的，是给他们涂脂抹粉，是为走资派树碑立传！”

乙　老支书是我们塑造的艺术典型。

甲　“这我就不管罗！第二点：老支书必须换人，要换成年轻的嘛，写老的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呀？”

乙　不！老干部是革命的财富，他们有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

甲　“我们首长反经验主义正是要反他们！第三，老支书扛锄头上台，这样不好！”

乙　照你的意见，得扛机关枪上台？

甲　“扛锄头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生产！”

乙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毛主席的号召。群众就是喜欢这样的干部。

甲　“首长说，那是光拉车不看路！用生产压革命，政治运动还搞不搞？走资派还抓不抓？所以这个作品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乙　又是一顶大帽子！

甲　“还有！这个作品没有深度，缺乏广度，少了厚度，欠了高度，不够浓度，达不到六十度！”

乙　酒呀！少喝点不至于这么胡说八道的！

甲　“关键还是领会首长的三点批示。必须要改，否则，不许拍电影！”

乙　他这是胡批乱砍啦！

甲　胡部长一走，我们立即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顶！不怕吓唬！深受工农兵欢迎的电影《创业》，不是被他们扣上十大罪状吗？我们要进一步宣传演这个戏的理由！阐明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乙　你再怎么说他不通过！你怎么说呀？

甲　我就这么说：“胡部长，你们说的几条意见我们不能接受！”

乙　他说了，“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不听我们的话，要不要党的领导？”

甲　我们刻画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老支书，有什么不对？

乙　“问题是你们写的真人真事！”

甲　任何题材，都来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我们概括、创作的老支书形象，能密切联系群众，有时代精神，我们就是要歌颂。

乙　“你们歌颂的这是走资派！”

甲　什么叫走资派！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听你们任意摆布就叫走资派吗？

乙　“你们这是反党情绪！”

甲　没有这样审查节目的！

乙　“我就是这么审查节目！”

甲　没有这样扣帽子的！

乙　“我就是这样扣帽子！”

甲　没有这样不讲道理的！

乙　“我们就这样不讲道理！”

甲　没有这样不是东西的！

乙　“我们就这样不是东西！”……我干吗呀！

甲　除了这样跟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之外，我们也作些小的修改，支书换个年轻的。

乙　换了！

甲　不让拿锄头，我们就不拿！

乙　噢！

甲　没过两天，胡部长带几个人又来了："首长让我看看你们修改得怎么样？现在就开始吧！"

乙　（奏乐）

甲　年轻支书上场。

（唱）"战天斗地创大业，

　　革命豪情满胸怀。"

乙　还是原来唱的词儿！

甲　（唱）"老汉我今年十八岁……"

乙　十八岁就是老汉了？

甲　这不是显得年轻吗？

（唱）"肩扛着书本……"

乙　书本儿？

甲　（接唱）"手里拿着报纸，怀里揣着杂志，兜里装着笔记，腰里别着材料上阵来！"

乙　这是支书……？

甲　是邮递员送报来。"老伴儿！"

乙　十八岁就有老伴了？

甲　后边还有老伴的戏呢！

（唱）"你劈山就劈孔老二，

　　你播种别播把会开，

　　只要空喊闹革命，

　　你看吧，那个庄稼，哗啦哗啦，

　　唰呀唰呀，自然而然长出来！"

乙　那能长得出来吗？

甲　(唱)“老头子!”

乙　得，老伴也唱上了!

甲　(唱)“你这个办法真不坏，

你的主意俺明白：

收庄稼不用锄和镰，

用嘴啃，用牙咬，

实在不行用脚踹!”

乙　这是收庄稼吗?

甲　这是老太太摔跤呢!

乙　要扛锄头来那有这么多麻烦!

甲　“别唱了!别唱了!你们这个戏能拍成电影吗?”

乙　全让你们给破坏啦!

甲　“当然罗，改动的几个地方还是不错的罗!”

乙　就这乱七八糟的还不错呢?

甲　“乱不是坏事，我们首长说，乱得还不够，不仅戏要乱，你们省也要乱!”

乙　你们就是想把全国都搞乱!

甲　“你们这个戏的创作思想还是有问题的。作者是谁?查查他的三代!为什么不坚持‘三突出’的原则?为什么写个男主角?”

乙　“三突出”就是突出女的?

甲　我们首长就是女的!你们的支部书记一定要换成女的。马上要改，我现在就看!”

乙　看来非改不可!

甲　我急忙跑到后台跟大家商量："同志们，老支书被撤职了！他的主要错误是个男的！这胡部长让咱马上换成女支书，这戏可怎么唱？"

乙　这没法儿唱。

甲　老张说："改，他咋说咱咋改。小红，你扮演支书，有啥漏子我顶着！开幕！"

乙　（奏乐）

甲　"毛主席文艺方针让他们糟踏到什么地步！"

乙　就是呀！（奏乐）

甲　"他们把文艺战线搞得乌烟瘴气！"

乙　可不是吗！（奏乐）

甲　"这是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乙　就是这个目的！（奏乐）

甲　"把我们演员……"

乙　还上不上啦？

甲　心里憋着气呐！小红扮演支书上场。

（唱）"战天斗地创大业，

革命豪情满胸怀。

老汉我……"

乙　什么！

甲　（唱）"是他闺女十八岁……"

乙　她改得还挺快！

甲　（唱）"代替俺爹上了台！"

乙　她倒说实话了！

甲　（唱）"劈山不准扛锄头，

　　生产哪敢把工具带！

　　叫我支书怎么当，

　　来找爹娘问个明白！老伴儿！"

乙　她也有老伴儿呀？

甲　老支书气冲冲地走上来了："小红，你娘不在家，你有啥事呀？"

乙　这戏就乱透了！

甲　小红一看："爹，人家都在热火朝天闹革命，您在家里干啥？""干啥？他不让我出来！"

乙　哪儿有这台词儿呀！

甲　"这是你们逼出来的！一出好戏，让你们整得乌七八糟。你们秉承'四人帮'旨意，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扣帽子，打棍子，唯我独尊；你们结帮结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迫害同志，打击好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呀！"

乙　好嘛，改控诉会啦！

甲　胡部长底下坐不住了，跑到台上来："这叫什么戏？别唱了！别唱了！"

乙　不让唱了！

甲　"不让唱，我偏唱！"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

（唱）"咬牙切齿将你拽，

　　阵阵怒火涌心怀！

　　你们为篡党夺权造舆论，

　　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毛主席革命路线被你们破坏，

文艺战士遭祸害！

今天把你们画皮剥，

罪行一一摆出来！

你问唱的是啥戏……”

乙　什么戏呀？

甲　（唱）“降妖伏魔斗四害！”“咚！”

乙　这儿还有一锣哪？

甲　部长掉下台去了！

乙　该！

（此篇与锡钧合写）

白骨精现形记

甲　你瞧见过妖精吗？

乙　妖精？那是传说，实际上没有。

甲　有，我看见了！

乙　你还看见了，长得什么模样儿？

甲　长得人不人鬼不鬼，半个脸哭，半个脸笑，爪子伸得老长，经常横着走道儿。

乙　咦，在什么地方？

甲　很难说，她到处乱窜，头顶着红帽子，身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混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兴妖作怪，煽风点火；她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啊！

乙　噢，你说的是“四人帮”里的白骨精吧？

甲　对，就是那个女妖精！

乙　她怎么是人不人鬼不鬼哪？

甲　你说她是人是鬼？

乙　她是人哪！

甲　是人她怎么心怀鬼胎，阴谋篡党夺权，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陷害敬爱的周总理？

乙　对，这家伙不是人，纯粹是鬼！

甲　是鬼为什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胡作非为呢？

乙　是啊，她是人。

甲　是人为什么怕见阳光，总躲在阴暗角落结成“四人帮”，搞阴谋诡计呢？

乙　还是鬼！

甲　是鬼为什么长得人模狗样儿的，装作正人君子，说人话不办人事？

乙　那还是人哪……是鬼……是人……鬼！

甲　到底是人是鬼呀？

乙　她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

甲　所以人不人鬼不鬼呀！

乙　半个脸哭，半个脸笑是怎么回事？

甲　白骨精到处施展阴谋诡计，大要两面三刀，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哭起来象鳄鱼落泪，笑起来似狂犬吠日！

乙　真是狡猾阴险，她那爪子伸多长啊？

甲　白骨精野心勃勃，梦想一统天下，她想抓党权，抓政权，抓军权，抓文权，抓财权，抓工抓农，抓……

乙　别抓啦！这爪子也伸得太长了！

甲　她到处伸手哇！

乙　她怎么横着走道儿呢？

甲　白骨精目无党纪国法，倚仗着自己的权势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哇。

乙　属螃蟹的！

甲　最恶毒的是他们结成“四人帮”，疯狂反对马列主义，反

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党"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他们破坏团结，分裂党中央，为了篡党夺权，狗胆包天，篡改毛主席指示，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乙　这些家伙真是人面兽心，太坏了！

甲　他们唯恐天下不乱，还反对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叫喊"文攻武卫"，煽动打、砸、抢，分裂群众，破坏生产，看你不顺眼就上纲，瞧你别扭就扣帽子！

乙　真是"钢铁工厂"，"帽子大王"！

甲　象你这样的人，她可以叫你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

乙　那我跟她硬顶！

甲　她扣你对党怀有刻骨仇恨！

乙　我躲着她。

甲　扣你对党缺乏感情！

乙　我表面上应付她，不远不近。

甲　扣你立场不够坚定！

乙　我非得亲近她呀？

甲　亲近她扣你存心害她，是现行反革命！

乙　我……我还活得了吗？

甲　所以"四人帮"是我党一大祸害，是中华民族的大敌，四害不除，国无宁日。毛主席生前作了伟大部署，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乙　好！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大快人心。

甲　我们生产大队听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揪出了“四人帮”，人人高兴得奔走相告！

乙　个个笑逐颜开！

甲　这些天，老大爷高兴得多喝几盅，小伙子高兴得放鞭又放炮，小朋友们高兴得又是蹦又是跳，老大娘高兴得又咬牙又跺脚！

乙　怎么咬牙跺脚？

甲　（学）“她和林秃子一样坏呀！”

乙　恨透“四人帮”啦。你在哪见到白骨精了？

甲　就在我们队里！

乙　她又偷偷摸摸，窜到你们那去啦！

甲　白骨精懂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要性。她为了篡党夺权，来到我们群众中，采取种种手段，连拉带打，梦想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乙　她达不到目的。那是痴心妄想！

甲　那天我们大家正在地里干活呢，就听见呜——

乙　哟，怎么了？

甲　天上乌云翻滚，地下飞沙走石……

乙　刮大风了？

甲　白骨精来了！

乙　带着妖风就来了！

甲　她下车后，东张西望，吹鼓手前边开道，狗头军师压住阵脚，一男一女两边保镖，她在中间一步三摇！

乙　瞧这德行！

甲　后边还热闹着呢！有挟着斗篷的，打着伞的，搬着床的，担着菜的，捧着花盆的，抱着靠垫的，牵着马的，拉着狗的，赶着猴的……

乙　强迫着多少人给她干活呀！

甲　老百姓一看全愣了："妈呀，这是不是地震前兆哇！"

乙　耗子精出洞了！

甲　孩子们一看高兴了："爸爸，快给我一毛钱！"

乙　要钱干吗？

甲　"我买票看耍猴的！"

乙　嘿！

甲　我正在给车胎打气呢！回头一看白骨精这伪善的面目，我心里就骂上了！

乙　骂什么？

甲　（边作打气动作边说）"瞧你这德行，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就知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算老几呀！资产阶级，吸血鬼，典型的……梆！"

乙　嗯？

甲　车胎放炮了！白骨精高兴了："我是向你们学习来的，就别放鞭炮欢迎了！"

乙　真恬不知耻！

甲　白骨精迫不及待地要召开社员大会，她要亲自演说。

乙　她怎么说的？

甲　"社员同志们……"

乙　怎么这味呀？

甲　白骨精可不就这味吗！“我看你们来了，我给你们送批林批孔材料来了！”

乙　毛主席多次批评你到处送材料！

甲　“是啊！我爬山涉水，千里迢迢，表达我对你们的关怀嘛！”

乙　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党中央的关怀，有正式文件，用不着你送材料！

甲　“是啊！我给你们送的‘三箭齐发’的材料，没有三枝箭，就达不到‘三箭齐发’的目的嘛！”

乙　“三箭齐发”是你们塞的私货！

甲　“是啊，不是，同志们！你们是不理解呀，还是坐下来好好学习我送的材料吧。可得要学习呀！一个人不学习怎么行哪！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爱学习。我每天坚持读五小时马列的书，七个小时毛主席的书。同志们哪！我通读了四卷，我可以背诵列宁的《资本论》，马克思的《列宁全集》……”

乙　别胡说八道了！

甲　“同志们，上面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政治局里很多人就反对我！”

乙　看出你是阴谋家、野心家！

甲　“反对我也不怕，他们整了我几个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使我最恼火的是，他们攻击我有野心。这是冤枉我，我不就一颗贼心吗！”

乙　是啊，你是贼心不死呀！

甲　“他们造谣说，我想夺权。我可以发誓，我根本不想夺权！”

乙　你想干什么？

甲　“我就是憋着篡党！”

乙　这不一样吗？

甲　“他们还说我公开地反对党中央。这是无中生有！我反对中央，从来没敢公开呀！”

乙　行了！几句话已经暴露出你们“四人帮”是彻头彻尾的野心家、阴谋家！

甲　“同志们，我是向你们……我是学习……哎……别说了。”

乙　怎么不说了？

甲　底下全走光了！

乙　没人听她这一套！

甲　是啊！白骨精一走，贫下中农聚到一块儿就议论开了：“老哥！这白骨精干吗来了？”

乙　“那还用问，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哪！”

甲　“她‘三箭齐发’是想打倒一大批不合他们心意的干部！”

乙　“她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谁信他们这套！”

甲　可大队里的阶级敌人和白骨精里应外合，有个没改造好的地主婆叫陈张氏，跳出来说：“这首长说话咱听着对心思，‘三箭齐发’，万箭齐发才好呢！”

乙　住口！

甲　老支书当场严厉地批判了她：“陈张氏，你高兴得太早了，你想借这股妖风掀起恶浪来？办不到！什么香，什么臭，

我们分得出来；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我们看得清楚；白骨精搞的是什么阴谋诡计，我们早就心里有数！”

乙　剥下他们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画皮，戳穿她那篡党夺权的野心！

甲　白骨精休息了一会儿，又窜到猪圈来了。

乙　是啊！

甲　“你们支部书记批判了陈张氏哪！他这是把矛头对准我呀！是和我有刻骨仇恨嘛！你们睁眼看看我是谁？”

乙　你是白骨精！

甲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我为革命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批斗那个，偷文件，抢材料，吹冷风，造混乱，我容易吗?!”

乙　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甲　“你们睁开眼看看我是谁？我是文艺革命的旗手！”

乙　呸！你是政治扒手！

甲　“从三十年代我就投身革命，我就争演进步的黄色电影。”

乙　你为独夫民贼蒋介石祝寿演过反动透顶的电影！

甲　“今天的革命样板戏，哪个不是我搞的呀？”

乙　你那是连抢带扒，还想贪天之功，办不到！

甲　“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填补了文艺革命的空白！”

乙　你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到处拆台！

甲　“想起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我没赶上……井冈山会师，长征路上，直到遵义会议……我都没参加……”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以前在解放区我参加过劳动，进城时还有五个老茧，现在还硬着呢，不信你们摸摸……”

乙　哪儿呢？

甲　“噢，这是指甲盖，可我也是资格很老的呀！”

乙　对呀，要不你怎么是老反革命呢！

甲　“睁眼看看我是谁！我是大左派……我是……我是……我都不知道我是谁啦！”

乙　你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阴谋家、野心家，反动派！

甲　“你们敢反对我，老娘要骂人，我撤他的职！我宣布，陈张氏当大队支部书记。”

乙　陈张氏当支部书记？

甲　“名字不好听，我给她改了，叫陈宗青！”

乙　这个名字好哇，你是块臭肉，她是个苍蝇，没事就“踪”着你！

甲　“我不管是什么，合我的意就行！”

乙　她不是党员！

甲　“什么党员不党员，一个基层支书，非党员也凑合啦！”

乙　啊！起码得是党员！

甲　“我可以介绍她入党，同意的举手！这个老头见我就点头哈腰的，怎么不举手哇？”

乙　怎么回事？

甲　“噢，戴帽儿的反革命哇！”

乙　嗨！看她选中的这个人吧！

甲　老支书难压心头怒火，当场跟她顶起来：“你还懂共产党

的章程吗？你为了篡党夺权，分裂中央，培植亲信，结党营私，网罗坏人，打击革命干部，你就是地地道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乙　顶得好！

甲　“你告老娘的状去嘛！老娘不怕。我……”（挤眼）

乙　你这干吗呢？

甲　挤眼泪呢！

乙　挤出来也是假的！

甲　她这一哭不要紧，旁边跳出一个小丑来：“哎哎……你把我们首长挤到猪圈里去了。告诉你们，你们的后台，一个个都得搞下去，我们首长整了他们大批的黑材料！不！整的红材料！不是……他们没材料……没材料我们也整材料！”

乙　好嘛！自己就把画皮揭开了！

甲　白骨精，从猪圈爬出来，又窜到场上来了。

乙　真是到处乱窜！

甲　“社员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是来跟你们划等号来了！”

乙　她一向打着革命的旗号。

甲　“我跟你们剥玉米吧……可我怕光……跟你们扬场吧，可我怕风；跟你们脱粒吧……可我怕声；跟你们装包……可我怕累；这样吧，挑一样我力所能及的。”

乙　干什么？

甲　“凑人打扑克吧！”

乙　玩上啦！

甲　“来！咱们这就打，先二后不二，抠底钻桌子，我先抓牌了！”

乙　这就什么都不怕了！

甲　“同志们！我非常担心，将来谁接中央这个班呢？真是现在这个安排，我还真不甘心哪！我看女人就比男人强！”

乙　她做梦都想抢班夺权！

甲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显赫一时的伟大女性啊！我记得有吕后。”

乙　她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野心家。

甲　“她是不是女的呀？”

乙　是女的。

甲　“有西太后。”

乙　是女的。

甲　“有赛金花。”

乙　是女的。

甲　“有宋江。”

乙　是女的……不是，宋江是个男的。

甲　“是啊，男的也是我们女人生的嘛！”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历史上这些女豪杰，有文有武，有的当了皇帝，有的当了皇太后。你们说我象皇帝哪，还是象太后呢？”

乙　你是太厚！

甲　“我是什么太后呢？”

乙　你是脸皮太厚！

甲　“吕后、武则天，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我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啊！则天全权办理国事，人称‘大圣皇帝’，根据我的所作所为，早晚也是四个字！”

乙　大圣皇帝？

甲　“应该枪毙。”

乙　你那叫罪有应得！

甲　“那个吕后哪！我更是佩服了，她可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可比她差多了，我呀……我还是……哎呀坏了！”

乙　怎么啦？

甲　“这牌，全让我抓来啦！”

乙　你尽想着篡权呢！

甲　“好了，咱们一块去照相，照一个劳动的场面。”

乙　又干吗呀？

甲　“让他们看看，今日则天武后，文武双全，既能掌权，又能种田。”

乙　还树碑立传呢！

甲　“咱们给大田锄草。小刘！多拍几张，还是老规矩，把我放在中间。快！我可坚持不了多会儿。哎呀！我这草怎么锄不下来呀！”

乙　锄头不快吧？

甲　哪儿呀，她拿的是扁担！

（此篇与杨锡钧、李文华合写）

《老　站　长》

甲　同志，我找一个人。

乙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啊？

甲　我说的是我们家乡话。

乙　你家乡是哪儿的？

甲　河北上海。

乙　河北上海？

甲　河北省上游公社海子大队，河北上海。

乙　这谁听得懂啊。你上这儿找谁呀？

甲　找我们站长。

乙　站长？

甲　我们站长不简单，最近华主席接见过，邓副主席和他握过手。

乙　呵！一定是一位模范人物。

甲　当然了。

乙　站长叫什么名字？

甲　提起他的名字，你也有过耳闻。

乙　叫什么？

甲　臭老九。

乙　臭老九哇。

甲　这是“四人帮”给我们站长起的名字。

乙　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诬蔑。

甲　更可恶的是他们还给站长勾了副脸。

乙　勾副什么脸？

甲　说我们站长是一知半解的大草包。

乙　诬蔑知识分子不学无术。

甲　说我们站长是粪坑里的皮球。

乙　这怎么讲？

甲　说他臭还一肚子气。

乙　当然要生气！

甲　说我们站长是苍蝇的世界观。

乙　这怎么讲？

甲　哪臭往哪叮。说我们站长是属王八的。

乙　又怎么讲？

甲　一会不敲打就要伸脖子。

乙　不象话。

甲　说我们站长……

乙　别说了？一句好话没有。

甲　我看“四人帮”是屎克螂打喷嚏——

乙　怎么讲？

甲　满嘴喷粪。

乙　对！

甲　蝎了虎子打喷嚏——

乙　又怎么讲？

甲　满嘴里喷尿。

乙　可不是吗！

甲　眼镜蛇打喷嚏——

乙　怎么讲？

甲　满嘴喷毒。

乙　可不是吗！

甲　敌敌畏打喷嚏——

乙　怎么讲？

甲　他……他就是毒哇！

乙　都没法说他们了。

甲　我这是为我们站长打抱不平。

乙　你们站长就是知识分子？

甲　对！高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对国家农业发展做过贡献。

乙　那怎么是站长？

甲　廿年如一日，就在我们公社办点，帮我们办起了科学研究站，担任了我们的站长。

乙　噢！你们站长是研究什么的？

甲　虫子。

乙　虫子？

甲　你没种过田，你就没体会，农作物害虫不下几十万种，破坏农业可厉害了。

乙　是农业发展的大敌。

甲　就说常见的蚜虫吧，一来就是一大片，吃起庄稼来咔吱

吱咔吱吱没个完，比你饭量还大呢。

乙　你别拿我比呀！害虫多了就打药。

甲　害虫抗药性能越来越强，药量少没有用。

乙　多打呀！

甲　打多了粮食有毒，人吃了受害。

乙　那怎么办？

甲　我们站长带我们几个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十几年摸索了以虫治虫的办法。

乙　啊，让益虫消灭害虫？

甲　对！

乙　这办法好哇。

甲　这是我们站长最早发现的。近几年他又和花大姐交上了朋友。

乙　花大姐？

甲　虫子。

乙　也是虫子？

甲　学名叫瓢虫，老百姓叫花大姐。小家伙个不大，翅膀上有七个花点，专门吃蚜虫。那花大姐看见蚜虫就象你看见肉饼似的。

乙　你老拿我比喻干吗！

甲　这花大姐要是大量繁殖成功，那农作物可除了大害了。

乙　这项科研是关系到农业发展的大问题。

甲　站长风里来雨里去，地头观察、实验室里分析，决心把自己精力全部放在这项研究上，为我们国家发展农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

乙　这样的专家工农群众是非常欢迎的。

甲　（哭）

乙　怎么说着说着哭上了？

甲　我不是哭。

乙　还不是哭哪？

甲　我是恨！

乙　恨什么？

甲　可恨万恶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破坏我们的科学研究事业，说什么没有科研照样长庄稼。

乙　胡说八道！

甲　最后在我们站长身上下了毒手啦。

乙　怎么了？

甲　把我们站长逼成女的了。

乙　啊！站长不是男的吗？

甲　是啊！男的也得生孩子。

乙　没听说过！“四人帮”破坏科学事业，打击科技队伍，陷害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肯定的。怎么把站长逼成女的呢？

甲　这么回事。我们站长发表了一篇关于瓢虫研究的论文，“四人帮”知道了立即派了两个黑秀才写评论。

乙　黑秀才是谁？

甲　都姓帮，一个帮手、一个帮凶。

乙　都是帮派体系的成员。

甲　他们说科研成果是“四人帮”路线的胜利。

乙　归功他们了？

甲　论文发表证明臭知识分子没有用处。

乙　没用？论文发表证明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甲　不！他们硬说站长是没有文化的普通社员，是个女的。

乙　这是弄虚作假。

甲　把我们站长弄成女的了。

乙　那又怎么生孩子了呢？

甲　站长的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国外派来了一位生物学家叫艾伦斯，要跟站长会见进行学术交流。

乙　那就得去呀！

甲　去不了，他不是女的。

乙　那就换个女专家去！

甲　我们站里全是男的。

乙　那就随便找个女同志。

甲　一问三不知也麻烦。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那个帮凶跟人家解释："艾伦斯先生，我们站长目前不能和您会见。"

乙　为什么？

甲　"因为他正生孩子。"

乙　嘿！

甲　艾伦斯没见到站长不死心，过了一个多月，又来了，再次要求会见。

乙　还是不能见那！

甲 那帮凶又出来解释，“艾伦斯先生，站长目前仍不能和你会见。”

乙 又为什么？

甲 “他又生一个。”

乙 又生一个？

甲 艾伦斯还是不走，要求见见研究站其他成员。

乙 “艾伦斯先生，其他成员也不好见。”

甲 怎么？

乙 “他们都在生孩子。”

甲 这成产科医院了。

乙 这“四人帮”什么丑事都办的出来。

甲 我们站长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乙 对！早看出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甲 （哭）

乙 怎么又哭上了？

甲 我不是哭，我是恨！

乙 又恨什么？

甲 “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逐步升级，对我们站长步步紧逼。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下放了科学院，拆散了我们的研究站，一批批专家全都改行转业了。

乙 那你们站长呢？

甲 别提了，逼的没办法上了调了。

乙 啊？上吊了！

甲　可不是吗？

乙　这样死的太冤了。

甲　谁死了？

乙　他不是上吊了吗？

甲　是啊！上边来个人把他调了。

乙　……调工作了？

甲　就是有意把我们研究搞垮。

乙　给他调哪儿去了？

甲　调到山沟大学。

乙　山沟大学？

甲　就在深山沟里头！

乙　那搞什么专业？

甲　放火专业。

乙　没听说过，专门研究放火。

甲　这个地方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来这先得学会放火烧荒，好开垦种地呀。

乙　呵！那就是放弃专业，专门劳动？

甲　我们站长不怕劳动，他是庄稼人出身，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抽空逮虫子，煤油灯底下继续研究。

乙　创造条件，坚持科研。

甲　手里攥着花大姐，心里想着三年之后，力争实验结束，把花大姐繁殖成功，可以大面积应用。

乙　订出了三年的规划？

甲　越想心里越痛快，越看花大姐越喜欢，喜欢的他都爱不

张手。

乙　不！那叫爱不释手。

甲　爱不张手！

乙　怎么不张手？

甲　一张手就飞了。

乙　嘿！

甲　没过几个月，白手起家土法上马，实验室盖成了，标本室建好了，花大姐的宿舍也有了。

乙　花大姐还有宿舍？瓶子里养不就行了吗？

甲　养几个？三年规划，大面积应用，一屋子花大姐还不够呢！

乙　这就为推广做准备了！

甲　我们站长用自己的生活费买了蜂蜜，挨着个的喂，天冷了捂着点，天热了开开窗，你看吧，绿豆大的花大姐，一个一个长的跟篮球似的。

乙　有那么大个吗？

甲　显微镜底下。

乙　放大了。这花大姐养的够肥的。

甲　我们站长累的够瘦的。

乙　总算有了成果呀。

甲　（哭）

乙　你怎么又哭上了？

甲　我不是哭，我这是恨。

乙　恨什么？

甲　我们站长没白天带黑夜，辛辛苦苦为农业发展做贡献。
乙　对呀！
甲　可他们瞪着眼睛说假话。
乙　说什么？
甲　说我们站长这叫走白专道路，迷恋个人小天地，想成名成家，挖社会主义墙脚。
乙　扣帽子一摞一摞的。
甲　先对站长组织围攻，批判了半个多月，然后……
乙　然后怎么样？
甲　然后给枪毙了！
乙　枪毙了？
甲　啊，死了！
乙　犯什么罪就枪毙？
甲　就是啊，站长不服，枪毙以后又跟他们讲上理了。
乙　什么枪毙了？
甲　三年规划。
乙　三……三年规划给枪毙了？
甲　啊！
乙　你不说死了吗？
甲　是啊，花大姐死了。
乙　嘿！吓我一跳。我以为站长死了呢。
甲　哪能啊！我们站长不听邪，越批越干，面对面和他们辩论。有“四人帮”捣乱，促使他干劲更大，决心更强，不到一年半，花大姐繁殖成功，廿万字科学论文也写出来

了。

乙　太好了，这“四人帮”无话可说了。

甲　但是……（哭）

乙　怎么又哭了？

甲
乙　我不是哭，我这是恨。

乙　又怎么了？

甲　这一天帮凶带着一批人马找我们站长来了。

乙　干什么呀？

甲　说根据“首长”的意图，要拍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

乙　纪录老站长这项科学成就，这可是好事。

甲　好什么呀？把我们站长糟蹋苦了。

乙　怎么？

甲　我给你学他们这个片子是怎么拍的，帮凶是怎么导演的。

乙　可以，你给学学。

甲　不过你得给我帮帮忙啊。

乙　我帮什么忙啊？

甲　你就好比我们站长。

乙　啊，我准备上镜头？行，我看看他们是怎么折腾老站长的。

甲　哎，我说你是干……你打算……你……咬人不？

乙　我咬人干嘛？

甲　不是，你是谁呀？

乙　我是科研站的站长。

甲　你就是那个站长？我们正逮你啊！

乙　逮我？

甲　逮着你给你拍电影。你准备准备做个检讨。

乙　检讨什么？我们的科研成果……

甲　你废什么话？

乙　这是我们的体会……

甲　狂什么你？

乙　我怎么狂了？

甲　你不要血口喷人！

乙　你这是……

甲　坦白从宽！

乙　我招你了？

甲　这是拍电影，该你说你再说，不该你说不许乱讲！

乙　你倒说清楚了。

甲　你先摆上个姿势。

乙　摆什么姿势？

甲　你要表现出既高兴又难过、既谦虚又傲慢、既想哭又想笑……

乙　我来不了这姿势。

甲　你随便摆个姿势，可以……你笑一点不行吗？怎么老是那么不乐意似的，……行了……就这样，不要动，下面我念解说词，念到你那你就讲句话。（念）同志们，你们知道蚜虫吗？蚜虫是我国农作物中的一大灾害，在我国称为毁灭性灾害。多少年来，我国生物学家正在研究生物防治，所谓生物防治，就是以虫治虫，我……你这是

晃悠么？

乙　是啊，我这儿都站不住了。

甲　这里拍电影，你老晃悠算怎么的？你快摆好了吧！（念）同志们，你们现在在影片中看到的，它就是蚜虫。

乙　我……就……我是蚜虫？

甲　蚜虫毁灭农作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彻底根治蚜虫的办法，已经找到了。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消灭蚜虫的……花大姐。

乙　我又成花大姐了？

甲　同志们，研究花大姐是哪一位科学家呢？现在在影片中作一介绍，这位就是二十万字科学论文的作者，人工喂养花大姐的饲养者、研究以虫治虫的首创者。这位科学家，聪明伶俐，天真活泼，今年十一岁，小名叫二傻子！

乙　我说你介绍的这是谁呀？

甲　这就是影片的主人公——小科学家。

乙　小科学家？我这老站长呢？

甲　老的靠边站，让给年轻的。

乙　这事迹可都是老站长的。

甲　是呀，借过来使使。

乙　没听说过，合着电影里没有老站长的事？

甲　马上老站长就上镜头，你摆上姿势吧。（念）同志们，现在向大家作一介绍，这位就是——

乙　老站长，

甲　农业专家、技术上的权威，十几年来他可以称的上是，

乙　兢兢业业。

甲　混吃等死！

乙　啊？

甲　他打着搞科学研究的幌子，干着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浪费国家大量资财，破坏我国经济基础，毒害我国青年一代，压制革命新生力量。

乙　这都是哪的事？

甲　同志们，老站长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乙　我这是认识了？

甲　他正在做自我批评。

乙　他真会胡编。

甲　他没脸见人，扭过头去。

乙　这都是真的吗？

甲　主动找我做了检讨。

乙　简直是……

甲　同志们，他决心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他难过的低下头，他痛哭流涕，哇哇大哭，他哗哗的直流眼泪。……

乙　我哪有眼泪呀？

甲　这不是吗！（往乙脸上抹）

乙　现往上抹呀？

怕 老 病

甲　我跟你打听个人。

乙　打听谁呀？

甲　这人长的狗神狗气的，平时爱犯狗性，人们称他是狗头军师。

乙　我知道了，你说这是“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吧？

甲　对！张春桥这家伙你熟吗？

乙　不熟！

甲　有关他的情况你可以问我。张春桥什么历史，什么家底，张春桥老婆是什么东西，张春桥什么习惯，什么动作，张春桥爱犯什么病，我都知道。

乙　你研究的还挺透的。你说张春桥爱犯什么病？

甲　他呀！爱犯的是条件反射性的官能症。

乙　这病我还头一回听说，犯了病什么样？

甲　一犯病就打喷嚏。阿嚏！

乙　呵！这病可新鲜。

甲　因为“四人帮”抛出一个反革命政治纲领。

乙　对！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老干部。

甲　他们对这老干部怕得要命，恨得要死。

乙　老干部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嘛！

甲　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听见这些老字，恨的咬牙切齿。

乙　嗯！

甲　尤其是张春桥更怕老。凡是听见带老字的就能勾出他的病来。

乙　带个老字就能勾出病来？

甲　对！你就是老张、老李、老头、老太太他都要犯病。

乙　这怕老怕到这种程度。

甲　有一次我在上海百货一店体验生活，看到了张春桥犯病。

乙　他是怎么犯的病，你给学学。

甲　我现在开始学了。“你们上海百货商店是我们上海市的门面，一定要把工作搞好。”

乙　首长！我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吧。

甲　你是什么人？

乙　我是商店负责人。

甲　嗯！

乙　我可是这个店的老人啦。

甲　阿嚏！

乙　这就犯病了。“首长，咱这百货一店可不是新开的，是接受过去的老底子。”

甲　阿嚏！

乙　所以咱这店，接受了不少的老店员。

甲　阿嚏！

乙　首长！您总打喷嚏，一定是感冒了，吃点药吧。

甲　吃药不管用。

乙　唉，这种药好，是老虎牌的。

甲　阿嚏！你把这牌子改了。你不知道我听见这老字……阿嚏！

乙　嘿！自己说也犯病。首长！咱这店最近吸收了一批新店员，可是普遍不安心商业工作。现在看来骨干还是那些老的……

甲　阿嚏！

乙　新的不如老的……

甲　阿嚏！

乙　老的胜过新的……

甲　阿嚏！

乙　新的要学老的……

甲　阿嚏！

乙　老的得带新的，新老交替……

甲　行了行了！你怎么老是这句话？不是新的，就是老的……阿嚏！

乙　他也给忘了！

甲　你以后说话要注意，把那个老字给我改掉。

乙　改掉？怎么改？

甲　该说老字，你就改成黑字。

乙　改黑字？

甲　对！黑就是老，老就是黑。

乙　那怎么说呀？

甲　怎么不好说呀？

乙　我们常说老店员。

甲　你说黑店员。

乙　老干部？

甲　黑干部。

乙　老中青？

甲　黑中青。

乙　老气横秋？

甲　黑气横秋。

乙　我妈的母亲我叫姥姥。

甲　你叫黑黑。

乙　黑黑，这是人话吗！我说不了。

甲　你看你们这个商店变成什么样子啦？啊！我抓了几年，越抓越糟。

乙　那可不是！

甲　现在商店缺乏生气。新的商品也进不来，还是摆那些……黑商品哪。

乙　黑商品！

甲　不就是那些黑古董么？

乙　噢！黑古董就是老古董……

甲　阿嚏！用得着你解释吗！你们看看商品陈列的杂乱无章，那有一点突出政治的气氛，这是怎么摆的？

乙　你自己看吧。

甲　我看得见吗，我这不是戴着眼镜呢么？

乙　对了！你是近视眼。

甲　谁是近视眼？

乙　那你戴眼镜干么？

甲　我上了年纪了，我这是……黑花眼。

乙　黑花眼哪！

甲　你们要突出政治，要把精神面貌改变过来，要大搞政治运动，要批林批孔。批林彪、批孔……孔黑二。再不改变面貌你们就是黑大难单位，问题一多，可就黑鼻子啦。

乙　什么叫黑鼻子？

甲　这是山东话就是老鼻……阿嚏！

乙　他又给忘了。

甲　行了！不提这些了。今天来你们这里想了解一下，你们商业战线对我要当总理有什么看法吗？

乙　你想当总理，我们没什么看法。因为你是……黑资格呀！

甲　啊！……对！我是黑资格。

乙　你不仅黑资格，还有黑经验。加上你那黑婆，你们是一对黑，心黑手黑处处都黑呀！

甲　你这是怎么说话哪？

乙　首长！我不就是为了躲开那个……

甲　阿……

乙　黑字吗。我要不是为了躲那个……

甲　阿……

乙　黑字。我早就说出那个……

甲　阿……

乙　黑字来了。对不对我的……

甲　阿……

乙　黑首长？

甲　你还说老字吧。

乙　怎么了？

甲　我都快憋死了。

看　电　影

甲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乙　举国上下，纵情欢呼，放声歌唱。

甲　（唱）正月里闹元宵……

乙　金匾绣开了，金匾……

甲　花篮里花儿香，听……

乙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

甲　太阳一出来……

乙　满山……

甲　一道道那个水来哟……

乙　一道道山……

甲　数九那个寒天……

乙　下大雪，天气……

甲　黑咕隆冬的天上……

乙　出呀出星星……

甲　北风那个吹……

乙　雪花那个飘……

甲　向前进……

乙　向前进，战士……

甲　我们大家来欢……

乙　欢迎人民解放军……

甲　雄鸡……

乙　雄鸡高呀……

甲　呛呛且呛且……

乙　全来了。

甲　行！这些歌曲你都会唱啊！

乙　当然了，每当唱起这些歌，就想起革命的前辈们，在艰苦的岁月里与敌人浴血奋战，跟随毛主席打天下。我们今天要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劲儿。

甲　对！可是"四人帮"梦想篡党夺权，他们千方百计陷害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对革命的传统恨得要命，怕得要死。

乙　他们妄图扼杀革命的传统。

甲　多少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鼓舞千百万人斗志的戏剧，深受群众喜爱的电影，他们不准上演，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乙　他们就是让年轻一代不懂得什么是革命。

甲　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们查封。

乙　什么理由？

甲　劳民伤财，人海战术。

乙　江青就会扣帽子。

甲　舞剧《小刀会》他们禁演。

乙　为什么？

甲　冲击革命样板戏。

乙　挨不上啊。

甲　话剧《万水千山》他们不许上，

乙　为什么？

甲　不符合"三突出"的原则。

乙　按他们的框框套。

甲　电影《青春之歌》不准演。

乙　什么理由？

甲　谈情说爱资产阶级情调。

甲　《长征组歌》必须改写。

乙　为什么？

甲　这里头没我。

乙　长征时候你正在上海鬼混呢？

甲　特别是《洪湖赤卫队》更不许演。

乙　又为什么？

甲　一看这戏我就哆嗦。

乙　那是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这个戏。

甲　我不知道。

乙　敬爱的周总理对这个戏给予热情的关怀。

甲　我不过问。

乙　董必武同志为这戏写过赞美的诗篇。

甲　我不清楚。

乙　多少位中央首长给了热情的支持。

甲　我不爱看。

乙　这有好莱坞的《出水芙蓉》。

甲　我……在哪儿演哪？

乙　那儿也不演。爱憎多分明啊！

甲　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洪湖赤卫队》深为喜爱。

乙　确实是好戏。

甲　人民把韩英的英雄行为，当成鞭策自己的动力。

乙　学习英雄人物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甲　我就特别爱这个戏，一天工作完了，心情格外舒畅。骑着车回家，嘴里自然就哼上了"洪湖水啊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啊……"到家进门还得出来。

乙　怎么了。

甲　走错了门啦。

乙　连家都忘了。当你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

甲　我就想起了韩英，"看见洪湖水，韩英我无比坚强；听见洪湖浪韩英我浑身都是力量。"

乙　当你闹思想问题的时候……

甲　我想想过去"寒冬腊月北风起，富人欢笑穷人愁。"

乙　对！当你忘了过去的时候……

甲　我就想想"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

乙　谁让你翻身得解放的？

甲　"自从来了共产党，洪湖人民见了太阳。生我是娘，教我是党。"

乙　对！看看今天。

甲　"一年更比一年强。"

乙　对！那你为什么忘本呢？

甲　……谁忘本了。

乙　《洪湖赤卫队》深深刻在人民的心中。
甲　可为什么"四人帮"对这戏拚命的封锁，就是不让演。
乙　他们是作贼心虚。
甲　你想这个电影要放给江青看。
乙　那可以想象，她会暴跳如雷，什么帽子都能给你扣上。
甲　这样吧，咱俩来表演一下江青看《洪湖赤卫队》，瞧瞧她是怎么穷凶极恶的。
乙　噢！你说咱俩在这表演一下。
甲　怎么样？
乙　可以呀。
甲　我是个革命群众。
乙　我呢？
甲　你就是江青。
乙　我……不是。
甲　临时的，扮演江青。
乙　那你得跟观众交代清楚，别误会了！
甲　误会不了，你是光头。
乙　是啊！他摘了头套跟我一模样。"我来了！"
甲　你忙什么呀？
乙　我还来早了。
甲　你先要打扮一下。
乙　怎么打扮？
甲　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
乙　对！假革命么。

甲　你再用大纱巾把头捂上，省得露出你那叛徒的嘴脸。

乙　再捂也捂不住。

甲　头上戴上草帽，背上背着礼帽，手里拿着毡帽。

乙　那么多帽子干吗？

甲　瞧谁别扭好扣哇。

乙　嘿！

甲　你再穿上连衣裙，登上半高跟白皮鞋，手里拎着一面黑一面红的皮包。

乙　再打扮也是贼眉鼠眼的模样。"我来了！"

甲　你忙什么？

乙　我又忙了。

甲　我还得做做准备。

乙　你准备什么？

甲　江青这人不好侍候，稍不遂她的心就破口大骂呀。

乙　那你怎么准备？

甲　屋子里打扫的干干净净，洒上香水，点上蚊香，调好温度，关好门窗。

乙　臭毛病太多了，"我来了！"

甲　别忙啊。

乙　还来不来了。

甲　门口还得布置一下。

乙　门口布置什么？

甲　周围布好警戒，门前持枪战士保卫，场内派一个班先用扫雷器探探。

乙　这家伙最怕死。"我来了！"

甲　我在门口接你再来。

乙　行！我该来了吧。"我来了……"我来四回了。

甲　你来了，请坐吧。

乙　唉哟！怎么硌的疼。

甲　沙发还嫌硌。

乙　"噢！我坐茶几上了！"

甲　你倒瞧准了哇。

乙　"嗯！做为领导人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特殊化，摆这么多桔子糖果干什么，我不吃……"

甲　不吃！

乙　"包起来给我带走。"

甲　嘿！

乙　"今天放什么片子？"

甲　《洪湖赤卫队》。

乙　哪国的？

甲　中国的。

乙　"没意思，这样吧：掐头去尾，不看当中。"

甲　那就没什么了。

乙　"我就讨厌这样的题材又是用生产压革命啊！"

甲　什么呀，这是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湘鄂西根据地洪湖一带，党领导下的一支赤卫队与白匪军土豪恶霸，展开革命斗争的故事。

乙　“噢！民主革命，一号人物是谁？”

甲　主要写的是韩英同志。

乙　“韩英！打算影射谁呀？”

甲　谁也不影射。

乙　“象我不象？”

甲　象你干么呀。

乙　“行了，开始吧，闭灯！光线要柔一点，声音要小一点，不许要噪音。浑蛋！多刺耳……哎哟！开灯！”

甲　干么？

乙　“牙喷出去了。”

甲　谁叫你骂人来着。

乙　“这腰扎皮带的是谁呀？”

甲　她就是洪湖乡党委书记韩英同志。

乙　“怎么不穿国服啊！”

甲　那儿的事啊？

乙　“这拿大刀片的是谁？”

甲　赤卫队长刘闯。

乙　“瞪我干么，咬牙切齿的跟我有什么仇恨？”

甲　胡找碴儿。

乙　“拿红缨枪的是谁呀？”

甲　她叫秋菊。

乙　“秋桔比春桔籽多吗？”

甲　桔子啊。

乙　“噢！这小伙子形象多漂亮啊。”

甲　他叫王金标。

乙　“好。”

甲　叛徒。

乙　“嗯！查证核实了吗？不要搞逼供信，就是叛徒也要具体分析，那不是不得已吗。”

甲　就别美化了。

乙　“你们这个戏我看好……好不到那儿去，得改……”

甲　怎么改？

乙　“名字要改，主题要改，人物要改，音乐台词要改，其它的就甭大改了。”

甲　那没什么了。

乙　“你们觉悟太低了，洪湖一带是贺龙活动的地方，跟着贺龙闹革命，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为他树碑立传吗？他是什么人？”

甲　毛主席说贺龙是好同志。

乙　“我不同意！”

甲　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战，是老一辈的革命家。

乙　“民主派。”

甲　他为革命出生入死。

乙　“吃老本儿。”

甲　他受到人民的爱戴。

乙　“个人崇拜。”

甲　你不要把话说的太绝。

乙　“我要绝。”

甲 你不要那么狠。

乙 “我要狠。”

甲 你不要那么凶。

乙 “我要凶。”

甲 你不要把话说的太死。

乙 “我要死，我不死。这韩英和秋菊唱什么呢？”

甲 这是赤卫队安全转移到了洪湖，韩英他们为队员采摘莲藕，面对美丽的洪湖，唱起了家乡曲：“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啊是家乡……”

乙 “别唱了，在残酷的斗争面前还有心唱歌，没心没肺。”

甲 这是抒革命之情。

乙 “民间小调，靡靡之音，为什么不唱样板戏？”

甲 那时候有吗？

乙 “这怎么又唱上了？”

甲 这是韩英在牢房……。怀念同志向往着战斗，她慷慨激昂的又唱起来了：

“任凭敌人逞疯狂，夕阳西下不久长，任你是火海刀山难动我韩英半点心肠。”

乙 “嗯！”

甲 这一段表现了韩英在敌人刺刀下，杀头好比风吹帽的英雄气概。

乙 “唱的倒挺好，还是得想办法出来，要跟他们斗，没勇气，没智谋，要是我早出来了。”

甲 怎么出来？

乙 “写个悔过书嘛。”

甲 从狗洞里爬出来呀。

乙 “我不就这样吗？”

甲 谁跟你一样。

乙 “那老太太是谁？”

甲 韩英的娘，敌人企图利用母女之情软化韩英，使她变节，韩英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坚贞不屈，临危不惧：“娘呀……儿死……”

乙 “儿女情长。”

甲 “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高坡上。”

乙 “火葬不行吗。”

甲 “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乙 “冲那边不一样。”

甲 “让儿看白匪消灭光，儿要看天下的劳苦人民得解放。”

乙 “还真象我。”

甲 别往脸上贴金了。

乙 “行了！这个电影不能演，人物不理想，主题不鲜明，手法不新颖，音乐不好听，是个大毒草！”

甲 你不要想扣什么就扣什么帽子。

乙 “我说毒草就是毒草，我不看，我怕中毒。”

甲 好莱坞的电影你怎么不怕毒？

乙 “我那是以毒攻毒。”

甲 我们认为这片子可以演。

乙 “不行！”

甲　群众要求演。

乙　“不行！”

甲　我们经过研究……

乙　“不行！”

甲　我们……

乙　“不行！”

甲　为什么不行！

乙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要想演就得改。”

甲　怎么改？

乙　“把贺龙改蓝苹。”

甲　改成你呀。

乙　“这样一改，我就把这戏搞活了。”

甲　那这主题？

乙　“鲜明多了。”

甲　人物呢？

乙　“就理想了。”

甲　音乐？

乙　“多好听啊。”

甲　写作手法？

乙　“太巧妙了。”

甲　大毒草？

乙　“样板戏了。”

甲　又归她了。

乙　“不过戏里要突出我的形象。”

甲　你的形象戏里有。

乙　“韩英啊？”

甲　不是韩英。

乙　“秋菊？”

甲　也不是秋菊。

乙　“韩英娘？”

甲　这都不是。

乙　“我那形象在那儿？”

甲　那不！芦苇荡里，一句台词没有。

乙　战士啊。

甲　“不！处死了的那王金标。”

乙　叛徒啊！

父 与 子

甲　你的相声说的好。

乙　我说的不如你。

甲　别客气，你有艺术才能。

乙　什么才能？

甲　你有幽默的神经。

乙　谈不上。

甲　你是天才的化身。

乙　过了。

甲　你是“天才论”的吹鼓手。

乙　你是林贼的孝子贤孙。

甲　怎么这么说话！

乙　谁叫你说我是“天才论”的吹鼓手啦！我是吹鼓手吗？

甲　对，你现在不吹了。

乙　我还是吹过。

甲　林贼举起“天命论”的破旗，大造舆论，把自己比做天马、超人，说什么我这个脑袋长的好，和别人的不一样。

乙　什么地方不一样？

甲　他这脑袋……是肉的。

乙　多新鲜哪。

甲　长的样子确实与众不同。

乙　什么地方不同？

甲　他那脑袋长的圆了瓜儿，长了咕耐，方了巴拉，总之尖嘴猴腮，贼眉鼠眼，耳听八方，反动嗅觉灵敏，口蜜腹剑，阴阳怪气儿。

乙　就这种天才啊。

甲　他说的好，这有什么办法，爹妈给的吗。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我这样一个。象我这样的天才真是千金难买，世界难寻，实在难得，臭不可闻。

乙　我看他是遗臭万年哪。

甲　林贼不仅把自己打扮成天才，还要大树特树叶群为天才人物。

乙　就他那臭老婆。

甲　对！林贼给叶群写了一个条幅，挂在卧室，上写天马行空，独往不来。

乙　独往独来。

甲　不来。

乙　不来有讲吗？

甲　都摔死了就来不了啦。

乙　嘿！

甲　还写天马行空，猛志常哉！

乙　猛志常在。

甲　常哉！

乙　怎么讲？

甲　自取灭亡，呜呼哀哉呀。

乙　对呀！

甲　还写什么天马横空，都无牙。

乙　知无涯。

甲　都无牙！

乙　怎么讲？

甲　摔的粉身碎骨，都没牙啦。

乙　没牙啦，这天马也不管用啦。这就是阴谋家的应有下场。

甲　林贼不仅把叶群打扮成天才，还吹捧他的贼子是个天才，全才，奇才，超人之才。

乙　对！梦想子承父业，建立林家父子的世袭王朝，他爸爸当皇上，他妈当娘娘，他呢当个皇太子……

甲　作梦哪！说别人我不知道，提起贼子林立果我最了解他。

乙　你们是好朋友？

甲　不！我在中学时期，跟他是同学。那时候全校师生没一个不知他是一个地道的……

乙　天才！

甲　蠢才！

乙　蠢才?!

甲　先说他的家庭教育：林贼给他规定每天在家要读书。

乙　家教挺严，读什么书？

甲　三四五。

乙　三四五是什么？

甲　三字经、四书和五经。

乙　封建老一套。

甲　早晨起床先背："幼儿学，壮而行，光于前，裕于后。""人之初，性本善……幼不学，老何为……"

乙　嘿！就是出人头地，享受荣华富贵这一套。

甲　背完了就去写。林贼挺高兴看着看着，生气了，走过来，拍！打了一个嘴巴："混蛋！为什么写字不带手套？"

乙　手套？

甲　从小养成这种坏习惯，将来长大成人写匿名信，指纹不全露出来了吗？

乙　培养他当特务。

甲　不仅如此，每天林贼还传授他如何闭目养神，教他做人的诀窍，处世的高招，养身的秘密，被窝里拉屎的姿式。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教他中庸之道，要他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遇事不加可否，不负责任，得罪人的事别干，不讲假话不办，耍阴谋施诡计，见人三分笑，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乙　全是他爸爸这套。

甲　来到学校念了三年书，他爸爸这套"天才经"全表现出来了。

乙　是啊！

甲　开学那天我们都到了学校，突然一辆小汽车开进操场，下来了林立果，四外一看："喂！同学！我是林立果，我的

教室在哪边?”

乙　多神气呀。

甲　那同学还挺热情:“你们高一(3)班往西拐就到了。”

乙　走吧!

甲　他生气了,“混蛋!往西拐就到了用你说吗!看你这样子是一种情绪,不愿意告诉我。”

乙　告诉你了往西拐。

甲　“是啊!往西拐,我知道那边是西呀!”

乙　东西南北都不认识啊,这叫什么全才啊。

甲　进了教室,班主任每人发了一张学生登记表,林立果看了看,带上手套拿起笔来。

乙　真养成习惯了。

甲　刷刷刷一会儿就写完了。

乙　还真快。

甲　可就个别地方没填清楚。

乙　姓名。

甲　林立果。

乙　年龄。

甲　十八岁。

乙　民族。

甲　汉族。

乙　政治面目。

甲　没长麻子。

乙　……没长麻子。家长姓名。

甲　林彪。

乙　家长职业。

甲　皇上……没当成呢！

乙　家庭出身。

甲　不清楚。

乙　本人成分。

甲　不知道。

乙　父亲年龄。

甲　二十三岁。

乙　出生年月。

甲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老师看了以后，过来一问才知道。

乙　怎么回事？

甲　叶群爱玩猫，六月十七日那猫下崽了，叶群高兴极了，那天大摆酒宴庆贺。

乙　是啊！

甲　林立果是混蛋，以为给他爸爸过生日哪！

乙　嘿！

甲　当天放学回去向他爸爸一报告，他爸爸……

乙　还不生气。

甲　笑了。

乙　还笑哪！

甲　说了一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区区小事何足挂

齿。”

乙　这怎么讲？

甲　意思是我是君子，心胸宽广，什么猫狗的咱不在乎，我要计较这个不成小人了吗！

乙　嘿！

甲　要说林立果在学校功课是数第一的。

乙　是啊？

甲　从后边数。

乙　倒数第一呀。

甲　他不是迟到就是早退，要不索性不来。

乙　这那是读书，是混日子哪！

甲　他说的好："我爸爸不读书、不看报，文件都得秘书念，他照样当大官，掌大权。"

乙　他也想步他爸爸的后尘。

甲　有一次高一（3）班去农村参加麦收劳动三天。

乙　这是生产与劳动相结合。

甲　林立果请假，"因发高烧40度不能参加。"

乙　这是借口不去。

甲　不！体温表老师看了确实40度。

乙　怎么那么高哪？

甲　他在胳肢窝那儿蹭的。

乙　嘿！这么点儿孩子就弄虚做假。

甲　林立果玩了三天，把请假事向他爸爸一说，林贼暗中窃悦。

乙　还喜悦哪。

甲　子曰："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道义也。"

乙　他是拚命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甲　"我虎儿真有领袖之材，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会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啊。"

乙　简直反动透顶！

甲　第二次劳动课，林立果当然还是请假。

乙　还得蹭体温表？

甲　不，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弄虚做假一套。

乙　他用什么理由请假？

甲　因有政治任务不能前往劳动。

乙　什么政治任务？

甲　陪他爸爸打麻将去。

乙　这叫政治任务。

甲　林彪一听这次请假理由，更是哈哈大笑，顺手把陈伯达抄的一首诗转送给林立果。

乙　什么诗？

甲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乙　陈伯达和林彪利用这首诗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吹捧林彪是天才。

甲　林彪转给林立果又是一重意思。

乙　什么意思？

甲　赞扬贼子有创造性的说谎天才，比我林彪高出一招，好

好干，将来天下归他了。

乙 原来是这样啊！

甲 第三次劳动课，学生们要进工厂。

乙 甭问他还得请假。

甲 嗯！

乙 这回理由是："叶群办满月不能前来。"

甲 你猜不着，他没请假，去了一个月。

乙 还真去一个月。

甲 就是迟到了二十七天。

乙 好嘛！才干三天。

甲 有一天没露面。

乙 才干两天。

甲 有一天在路上。

乙 才干一天。

甲 那天是星期日。

乙 还是一天没干。

甲 别看一天没干，谈起心得体会，口似悬河，滔滔不绝。

乙 跟他爸爸一样。

甲 "这次来到工厂参加劳动使我深受教育，我想从七个方面谈谈我的认识……"

乙 还真不少。

甲 "第一方面，我爸爸说的好，我们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

乙 你是什么脑筋？

甲 “我们是复辟的脑筋……不是，我们想篡权……统治天下，……两面三刀……阴阳脸，笑一笑……灵感、火花……万岁……那个……万万岁！”

乙 又万岁不离口哇！

甲 “第二方面……”

乙 第一方面就完了。

甲 “我们过去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通过……今天我变了……”

乙 变什么啦？

甲 “变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乙 调过来了。

甲 “第三方面……第四……总之我的体会很多，最现实的一点收获就是大家再干也追不上我爸爸！”

乙 太狂妄了。

甲 他爸爸知道之后，命令黑秀才给加加工，印发全国全军，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教材。

乙 恬不知耻。

甲 林立果高中呆了三年，马列主义一窍不通，数理化一点不懂，可对他爸爸那一套反革命伎俩他学用兼优。

乙 地道的小法西斯分子，他爸爸梦想复辟。

甲 他积极配合东窜西跳造舆论。

乙 他爸爸结党营私。

甲 他积极配合，秘密训练特务。

乙 他爸爸抢班夺权。

甲　他积极配合，打入军队。

乙　他爸爸阴谋下毒手。

甲　他积极配合决一死战。

乙　他爸爸摔死了。

甲　他积极配合……也摔死了。

乙　该！

治 病 救 人

甲 你得的什么病啊？

乙 我什么病也没得呀！

甲 别客气，我们是流动医院，送医送药来了。

乙 这么说你是医生？

甲 太对了。

乙 那你给我看看，我偏头疼。

甲 这我治不了。

乙 我血压有点高。

甲 这我不会治。

乙 这样吧，你给开几片阿司匹灵。

甲 什么叫阿司匹灵？

乙 哟！你这叫什么医生啊，连阿司匹灵都不认识。

甲 多发病，常见病，我不治。常用药我没有。我是专门研究疑难病症的。

乙 不好治的病。

甲 对！我最近发现一种病，传染性很大，漫延的比较快，严重的腐蚀革命队伍的肌体，如不早期发现防治，这个病对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有极大的危害。

乙 什么病这么厉害？

甲　通常我们叫他“风”病。

乙　噢！抽羊角疯？

甲　不，“风”病。

乙　疯子，疯疯巅巅？

甲　“风”病。

乙　麻风病？

甲　“风”病。

乙　怎么个风病？

甲　一刮风就犯病，“风”病。

乙　哪有这种病啊？

甲　有！毛主席早为这种病人做过定论：今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明天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

乙　这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呀?!

甲　对！这就是我要治的病。

乙　这种病发作后是个什么症状呢？

甲　得了这种病必然导致要去搞阴谋，耍花招；告黑状，小报告；找靠山，认干老，拍马屁，抱粗腿，阿谀奉承，点头哈腰；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煽动派性，鬼迷心窍；见权就夺，见利就上，见钱眼开，见荣誉就捞；见便宜就捡，见漏子就躲，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看风使舵，两面三刀；假话连篇，大话成套，信口开河，惑众造谣；软的欺负硬的怕，风吹草动，东摆西摇；挂着羊头卖狗肉，群众面前称圣人，浑身长刺，头上长角，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懂里面，不知好歹，不管不顾，

不伦不类，大言不惭，不知害臊；不老实，不讲理，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劝，不服管，不认输，不要脸，不说谎话不张嘴，不耍阴谋心里难受。

乙　哎！这种人是不可救药！

甲　不！对这种病人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进行抢救，以体现“治病救人”的精神。

乙　对！看他自己的态度。

甲　今天来到这里，一方面要宣传防治；另外，万一有这样的病人顺便也给治疗一下。

乙　你上别处找去吧！这里没有这样病人。

甲　你可不要麻痹，放松警惕。

乙　不是麻痹，得这种病，灵魂肮脏，包还包不住呢，他能站起来承认有这病呀？

甲　噢，你那意思是他不说你就不好办。

乙　对了！

甲　不要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有这病。

乙　是啊！那你看看吧，这么多人谁有这病？

甲　看出来了，有一个人。

乙　谁呀？

甲　你！

乙　我？我没病。

甲　越这样越不好，讳疾忌医，对个人不利，对国家有害。不要顾一时的面子，酿成更大的祸害。

乙　是啊，这我懂。你说我有这病你得有根据吧？

甲　那当然，你五官上就有病态，和健康人不一样。

乙　哪不一样？我这眼睛？

甲　长一对势利眼。

乙　势……

甲　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吹胡子瞪眼，有没有？

乙　啊……

甲　“局长！我代表全局干部群众向你到来表示欢迎！您能主持咱局的工作那真是别开生面，您为人正派，平易近人，作风潇洒，落落大方。局长，有个事我得汇报一下，咱局组织处长您可要警惕。这样，为了不影响您休息，我先走了。哈哈……”

乙　这好，轴承脖子弹簧腰！

甲　“你是干什么的?!噢！办事员啊。行！回头再说，没看我这忙着呢！走吧！”

乙　我对群众就这态度。势利眼。那我这耳朵呢？

甲　顺风耳。什么风向一听就听出来。好打顺风旗呀！“哎呀！东边风刮起来了，强劲的东风，我要趁东风哩！嗯？不对，西边有点风也许还是倒西边好。”

乙　你瞧我这耳朵长的。我这鼻子？

甲　嗅觉异常灵敏，善闻各种政治气候。（嗅）“嗯！对我有利。”（嗅）“不对！”（嗅）“行！”（嗅）“还可以！”

乙　我成猫了。我这嘴哪有病？

甲　坏就坏在嘴上。假话连篇，吹牛造谣。“局长！我把组织处长那材料送来了，您抽空看看，这是我昨天外调来

的，对他可千万不能手软哪！”（笑）

乙　我这种人也太缺德了！我这五官没个好地方啦！

甲　何止五官，五脏也有毛病。

乙　我的五脏你都看出来了？

甲　你看你这心，人家正常人长在正中。

乙　心口窝儿嘛！我呢？

甲　压盲肠底下了。

乙　我这心都长歪了。胃怎么样？

甲　人家正常人胃这么大。

乙　我这胃呢？

甲　上称一称有五斤半。

乙　牛肚子?!

甲　你是当上组长想科长，当上科长想处长。

乙　我这胃口也太大了。我这五脏都有病？

甲　人家正常人心脏跳动出这种声音：“咚腾，腾腾，腾腾。”

乙　我呢？

甲　“刮风刮风，不管西东，哪边有利，就往哪冲。”

乙　知道我是心脏跳动，不知道我揣着录音机哪！

甲　不过从你周身检查，你这脸长的还算可以。

乙　肉皮嫩！

甲　阴阳脸，脸皮倒挺厚实。

乙　厚脸皮呀？不怎么样。

甲　怎么办吧？你打算治啊还是就这样混了。

乙　别混，干脆您给我治，彻底去根才好。

甲　那行！要求你端正态度与我们合作。

乙　行！

甲　你先上厕所。

乙　啊？干嘛？

甲　给你验验大便！

乙　这病验大便干嘛？

甲　不验大便就不能了解你的病史。

乙　合着病史就是病人拉屎。这样，你变个别的方法验吧！

甲　当着同志们不好意思?!吐一口吐沫吧！

乙　(吐)这倒好，两头全能验。

甲　哎呀！

乙　怎么了？

甲　你这病不轻啊！

乙　轻也能吓重了。

甲　不用显微镜就看出来了，你这里是病毒感染，细菌猖獗呀。

乙　是啊，我这是什么细菌？

甲　帮菌！

乙　帮菌？

甲　"四人帮"造反做官的菌。

乙　病毒哪？

甲　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病毒啊！

乙　是够厉害的。

甲　张嘴我瞧瞧吧！

乙　干嘛？

甲　我看在里边搭窝没有？

乙　没有！一个人得了这种病是够痛心的，这笔帐要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您赶紧给我治吧！

甲　对！我先给你开几副中药吃吃。

乙　可以，我对中药还适应。

甲　不过这药可难吃一点。

乙　那怕什么。想喝甜水也治不了病啊！用什么吧？

甲　活蝎子一对。

乙　活的？

甲　对！活蝎子一对，活蜈蚣两条，蝎拉虎子三个，马蜂四窝。

乙　我的妈呀，你打算把我毒死?!

甲　你这种病必须以毒攻毒。

乙　行！就这么吃。

甲　还有。

乙　还有什么？

甲　黄莲斤半，苦瓜七两，苦胆一对，苦菜花十朵。

乙　又来苦的了。

甲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吃的时候不要加糖，吃出甜头来药力就失效了。

乙　我听你的，就这么吃。

甲　还有巴豆一升，馊饭半瓢，烂虾米一碗，用脏水冲服。

乙　我说，吃这玩意儿拉稀呀！

甲　我知道，就是为了让你上边吐下边泄，好清除你的流毒。

乙　行，就这么办。

甲　还有。

乙　还有哪?!

甲　臭虫十个，屎克郎三支，臭大姐二对，拌臭豆腐吞服。

乙　细嚼烂咽也没法吃。

甲　这样才能治你那青红不分、香臭不辨的病。

乙　噢！各位我回家吃药去了。

甲　切记：必须遵医嘱，要自觉，不许偷吃镇静剂、安眠药。

乙　你放心，绝对不吃。

甲　更不能吃破罐破摔散，麻木不仁膏，自绝人民丹，负隅顽抗片，别惦记着抹点幻想水，吃个定心丸。

乙　这药我哪儿买去呀?!行了，我回家吃药去了。

甲　知道在哪儿抓药吗?

乙　药铺，同仁堂。

甲　那里的药不好，我劝你还是到群言堂。

乙　行了！我走了。

甲　回来！

乙　嗯?!

甲　服下这些药后马上来复查，如有明显效果——态度有所端正，我继续给你诊治。

乙　还得吃哪?

甲　不！送你去疗养一下，辅助治疗。

乙　那可以，到哪疗养?

甲　三伏天去海南岛。
乙　啊！那地方可热。
甲　便于日光疗法，晒晒你的霉气。
乙　要赶上雨季可尽下暴雨。
甲　便于雨水疗法，冲冲你周身的泥垢。
乙　然后呢？
甲　给你转院。
乙　又转哪儿去？
甲　七八月去台风中心。
乙　我赶台风去了。
甲　这叫台风疗法。拔掉你的风向标，叫你一边倒。然后再给你转院。
乙　又转哪去？
甲　三九天去东北黑龙江。
乙　又跑冷地方去了。
甲　这叫冰冻疗法，防止你再头脑发热。
乙　再热不起来了。
甲　疗养过程中，我给你扎扎银针。
乙　这没什么。
甲　三尺七寸。
乙　啊？！
甲　这样才能刺到你的丹田，扎到你的痛处。
乙　那也用不了那么长啊！
甲　用！你身上那皮就有半尺多厚。

乙　行！对我这病有好处。反正我这二百来斤交给你了！

甲　我们还要对你大喝一声："嘿！"

乙　干嘛你吓我一跳？

甲　为的叫你出一身冷汗。

乙　您看，我这病缺德治疗方法都新鲜。

甲　过来。(拉乙)

乙　这干嘛？

甲　叫你悬崖勒马，只能拉你不能推你。

乙　是啊！你一推我掉下去了。

甲　(打)哎！

乙　怎么打人啦？

甲　这叫击一猛掌，让你清醒过来。

乙　你再使点劲我晕过去了。

甲　(按)走！

乙　哎哟！干嘛你？

甲　让你站稳立场，别再左摇右摆。

乙　您哪位给我家送个信儿，就说我在这治病哪！

甲　行了，就这样吧！

乙　谢谢您，我走了。

甲　回来！

乙　还得回来不是。

甲　治疗这种病，不仅要有耐心，而且要仔细，要对病人负责，不给留一点后患。

乙　那还怎么办？

甲　在这给你做做手术。

乙　开刀？割哪儿啊？！

甲　从头到脚来个大开膛，把你五脏六腑翻个个儿，然后换下来你那软骨头，抽出你那懒筋，取下你那块反骨。

乙　这我就成钢筋铁骨了。

甲　总之，给你来个大检修，该换的换，该补的补，洗洗表盘再擦擦油泥就成新的了。

乙　你再把表把紧紧，修理破表哪！

甲　这才叫脱胎换骨手术，能够使你重新做人哪！

乙　对！谢谢你了！

甲　回来！

乙　还回来？

甲　嘱咐你几句话，手术后有点后遗症，可别紧张。

乙　什么后遗症？

甲　痊愈后双腿紧并。

乙　为什么？

甲　别忘了夹着尾巴做人哪！

哭不由衷

甲　人的兴趣有多种多样。

乙　从兴趣中可以大致看出这人的性格。

甲　是吗？有人爱看书。

乙　这人比较好静。

甲　有人爱看球。

乙　这人一定好动。

甲　有人爱看棋。

乙　这人爱动脑筋。

甲　有人爱看哭。

乙　这人一定……这人是精神病。有爱看哭的吗？

甲　我就是喜欢看哭的。哪有哭的我就去，不信你哭一回试试。

乙　我干么呀，这哭有什么可看的。

甲　嘿！你别看不起哭，种类繁多，风格不同，形式多样，有好有坏。

乙　不就是咧开嘴就哭吗。

甲　不然！有的哭使人心酸，有的哭给人反感，有的哭的那么高兴，有的哭的那么甜！

乙　我没这体会，什么哭使人心酸？

甲　比如说吧，咱俩是最要好的朋友。

乙　对呀。

甲　亲密无间胜过兄弟。

乙　感情好。

甲　彼此知心互相关怀爱护。

乙　多亲哪。

甲　可你突然死了。

乙　我……我死了。

甲　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难过的无法控制，我急忙赶到火化场，想最后见你一面，哭起来谁在旁边谁心酸。

乙　这么大的感染力，你给学学。

甲　你死了啊！（伸手）

乙　（伸手欲握手）

甲　你跟我握手干么？

乙　我瞧你伸过来了，不过去显得不礼貌。

甲　没听说过。我伸过手去摸摸你，表达我对你的哀思。

乙　这么个意思，可别摸这儿。（指腋下）

甲　这怎么了。

乙　这有痒痒筋儿。

甲　死了你还有感觉哪！"到这儿啦。完了！已经凉了……"

乙　早就凉了。

甲　老×。

乙　哎！

甲　你怎么回事？

乙　谁叫你叫我来着。

甲　我叫你也不许答应。老×！你去世的太早了，你最要好的朋友都没能见你一面哪！

乙　这也没办法。

甲　多少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我得到过你不少的帮助，是我过份的使你劳累才重病缠身，我现在非常后悔，我对你照顾关心不够，这要是一场梦该多好哇。

乙　那敢情。

甲　我不是埋怨你，你太不懂的爱护自己了，有些事情可以叫别人帮助干干吗，你总是那么要强，有了病叫你住院你不肯，叫你疗养你不去，有好药你不吃，有好针你不叫打，奶粉放的长了毛，四个苹果烂了仨。

乙　嗐！

甲　安息吧，老×，再见了！

乙　（哭）

甲　你干么？

乙　连我都心酸了，确实感动人。

甲　还有一种哭的那么高兴。

乙　这哭怎么还能高兴？

甲　比如说吧。

乙　又得举例子。

甲　咱俩是最要好的朋友，亲密无间胜过兄弟，彼此知心互相爱护……

乙　我说你还打算让我死一回怎么着？

甲　不！这次是哭的高兴。

乙　噢！

甲　咱俩一分手二十年不见了。

乙　这时间够长的。

甲　这次你突然到北京了，我来火车站接你，老战友重逢，回想起往事，激动的我热泪盈眶。

乙　你给学学。

甲　到这啦！完了！已经凉了！

乙　啊！我还死了。

甲　谁说你死了。

乙　那你怎么说到这了。

甲　火车进站到这了。

乙　那你怎么说完了。

甲　我那纸烟抽完了。

乙　已经凉了。

甲　零下十几度天不凉吗？

乙　我下火车了。

甲　（凝视乙）

乙　你什么毛病啊。

甲　又想认又不敢认，你是老×吧！

乙　是我呀。

甲　终于又见面了，老了……（哭）

乙　哎哨。

甲　高兴的不知怎么好了！

乙　是哭的让人高兴。

甲　还有一种哭，哭的那么甜，那么美，那么动听，老听都不过瘾。

乙　这是什么哭？

甲　舞台上。

乙　你给学学。

甲　比如豫剧《朝阳沟》里银环下山，哭的多好哇。（唱）"走一步，看一眼，看也看不够，挪一步，一滴泪，气塞咽喉。"

乙　这是哭腔。

甲　台下那位"好！嗯！再哭一段多好哇。"

乙　还想听。

甲　生活中甭管怎么哭，也没有美感。

乙　是吗。

甲　谁家死人啦，家属一哭，过来一位"嗯！好！再死一个才好呢！"

乙　没听说过。

甲　还有一种哭，给人一种反感，庸俗低级假惺惺的。

乙　这是什么哭？

甲　干哭。

乙　干哭？

甲　干打雷不下雨，哭的挺劲，一滴眼泪没有。

乙　那还哭什么劲儿。

甲　不哭达不到笼络人的目的。

乙　要不就真哭。

甲　真哭又没那种感情。

乙　哪有这种人呀。

甲　有！江青就是这种人，为了篡党当女皇，吹牛撒谎全用上了，最拿手的就是流几滴鳄鱼的眼泪。

乙　想拿这个笼络人心哪！

甲　可是我们生活中也有个别人受了这种影响。

乙　也爱哭。

甲　凡是这种人他哭也哭不到点子上，该哭的地方他哭不出来，不该哭的他哭起来了。

乙　有这样人？

甲　我们单位有一个，政治上没主见，那边风硬往那边倒，有权的能叫爹，没权的是三孙子。

乙　这是“四人帮”的流毒哇。你给学学怎么样。

甲　我学可以，你帮帮腔，不然他冲谁哭哇。

乙　行！

甲　先学军管的时候。“×组长”。

乙　我跑这过官瘾来了，什么事啊。

甲　（哭）

乙　这就哭上了，还挺痛心。别哭了，越劝越厉害。我说，你跑这吊嗐来了。你哭什么呀？

甲　我太高兴了。

乙　高兴了你笑别哭哇。

甲　我这是激动的。

乙　什么事这么激动？

甲　我一向对解放军同志有感情。

乙　这致于这模样吗?

甲　您知道我们想军管，盼军管，盼了多长时间，盼的我心欲碎，眼熬红啊，我作梦都碰见过您啊。

乙　过去咱俩不认识。

甲　是啊！不管认不认识，我也想您，咱这局这么多年就是缺少一位部队来的好领导。

乙　原来有局长。

甲　有是有了，我这老实跟您说，还没我这二下子呢。

乙　有你这两下子就坏了。

甲　原来那局长不行，差太远了，在我心目中一点威信没有。

乙　你不是到处赞扬过他吗。

甲　是啊，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他不有权吗！

乙　呔！有权就赞扬。

甲　这次您能亲自主持我局的工作，不用问一定面貌大改观，处处得先进。

乙　就我一人不行，还靠大家把工作做好。

甲　（哭）这话多使我感动啊！这咱一看就看得出来，您看您多精神，多潇洒大方，英姿焕发，才二十多岁……

乙　我四十多了。

甲　怎么样！差不了多少吧。您的普通话说得多好，嗓音跟金钟似的，上次您那报告多精采，……对我教育太大了。

乙　我今天刚上班还没作过报告哪，你就受教育了？

甲　是啊！呆长了您就知道，我这人接受教育比较主动。

乙　哪学来的。

甲　组长！我今天到您这来是表示我一片拥军的心意，以后有事您就找我，咱们住的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嘛。

乙　你住在隔壁？

甲　啊，离这汽车才五站路。

乙　那怎么叫邻居？

甲　我说我住的那儿也有邻居。

乙　谁问你了。

甲　组长！我太欢迎您了。（大哭）欢迎您……

乙　嗳，你欢迎我干么大哭哇。

甲　我这也是表心意呀。

乙　都假出来了，我已经靠边站了。

甲　什么？

乙　靠边站了。

甲　知道你就不是好折腾。

乙　嗯！变了。

甲　你看你这部队干部那有一点儿革命军人的气味。架子烘烘，说话阴阳怪气，两眼朝天，还有一点群众观点吗？不犯错误那才怪呢。

乙　嘿！训上了。

甲　我这人不会来那套虚假，有什么说什么，不客气讲你一下车看你那神气，就知你兔子尾巴长不了。

乙　你看出来了，怎么不早说呀。

甲　啊！你不当权哪吗。

乙　还是有权就是好干部。

甲　（哭）同志们！我揭发，我揭发×××拉拢腐蚀干部、打击革命群众、破坏军民团结的罪行。

乙　吹！这问题还够严重的。

甲　同志们，这个×××是什么人？我们要提高警惕，在我们这工作没多久，一位好同志被他拉下水了。

乙　谁呀？

甲　就是我。同志们：我要控诉，请客送礼大搞不正之风，当然有我。可是没他，我送给谁啊！常言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有责任。常言说，打蛇先打头，他是主谋。常言说跑不了你蹦不了他，都有错误。常言说……

乙　你哪儿那么多常言说啊！

甲　同志们，我要端正态度，认识错误，和坏人划清界线坚决斗争（大哭）坚决斗争……。

乙　先别斗了，我在你们这靠边站，可又结合到部里去了。

甲　啊！又升了？

乙　可不是吗。

甲　我就知道您得高升嘛。

乙　又转了。

甲　（哭）

乙　这你哭什么？

甲　我为你高兴啊！你受这么多委屈，我替你哭会吧。

乙　他这哭什么理由都有。

甲　不客气的说，您的观点、立场、思想、感情、作风无可非议，对您的揭发那都是反军乱军不实之词，有些人是别有用心。

乙　你哪？

甲　我又受蒙蔽了，我反戈一击！……

乙　又击谁呀？

甲　我揭发我舅舅。

乙　你舅舅。

甲　是他支使我、纵容我胡说八道，打击陷害领导。

乙　你舅舅在哪儿？

甲　早就死了。

乙　啊！死了怎么支使你？

甲　不是这个。

乙　还有舅舅。

甲　一共仨全出卖光了。

乙　这叫什么行为，出卖亲戚朋友，出卖同志，为了个人私利什么都卖。

甲　×部长！

乙　唉！我可不是部长。

甲　你不是上部里去了吗？

乙　是啊！在部里写检查呢。

乙　啊。

甲　那……离我远点儿。

乙　可领导又决定不用写了。

甲　我想也不能那样。

乙　群众里有人说我好。

甲　对！我和群众在一起。

乙　可也有人认为我有问题。

甲　对！我觉得有道理。

乙　有人赞成我。

甲　我也赞成你。

乙　有人反对我。

甲　我也反对你。

乙　我同意。

甲　我站这边。

乙　我不同意。

甲　我站这边。

乙　我拥护，我反对，我支持我……

甲　……我成搬不倒儿了。

新《桃花源记》

乙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赞颂祖国大跃进的诗篇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甲 贤弟吓！愚兄有一事不明，要在贤弟台前领教，恳兄不吝赐教与我。

乙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呀？啊，不必客气，有话当面请讲，何言领教……我也受传染了不是。你问什么就说吧。

甲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愚兄意欲前往。

乙 啊，你想上桃花源。

甲 然也。

乙 还然也？赶巧了，我可以陪你去。

甲 一同前往，真乃三生有幸。（作半跪提鞋状）

乙 起来，起来，

甲 我鞋掉了。

乙 我还以为他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甲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乙 所长？

甲 出土文物。

乙 研究对象？

甲 然也。

乙　别然也了。听你说话不象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呀。

甲　吾乃东晋人氏，一千五百年前，曾任参军，当过县令。

乙　当过县太爷。

甲　只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曾编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

乙　你是谁呀？

甲　姓陶名潜，字渊明，人称五柳先生。

乙　你是陶渊明？

甲　不敢，不敢。

乙　写诗的？

甲　见笑，见笑。

乙　陶老先生？

甲　不要下跪。

乙　谁给你跪下了？你陶渊明上这来干什么来了？

甲　只皆因在考古所一呆多年，今日趁主人不在，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乙　随随便便就来了。

甲　喜闻"四人帮"被打倒，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吾虽非今人，也感欣喜万分，倘"四人帮"在位，就是有此出游之机，我也不敢出门。

乙　怎么了？

甲　怕他们扣我"臭老九"。

乙　连他也恨"四人帮"。你打算看什么呀？

甲　相隔一千多年，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

日桃源，以饱眼福。

乙　那好，请上车吧！

甲　端端正正象间房，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乙　那是汽车——也难怪，一千多年前也没这东西，你坐上它，送你去桃花源。

甲　妙妙妙呀妙妙妙，吾乘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讲理，让我围它绕三遭。

乙　怎么啦？

甲　没找着车门。

乙　不知怎么上去。来，我开门，请吧。

甲　有劳，有劳。

乙　上吧！

甲　多谢，多谢。

乙　别客气，上吧！

甲　岂敢，岂敢。

乙　上吧！

甲　失礼……

乙　你还有完不？上车吧。

甲　今日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突突突突往前跑，真比当年坐轿快。

乙　多新鲜哪。桃花源到了，我陪您上山。

甲　老夫平生喜登山，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完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

乙　看不过来了。你看那是桃花溪……

甲　桃花流水似当年。

乙　那是方竹亭……

甲　万杆翠竹指云天。

乙　那是桃花观……

甲　白墙绿瓦依然在。

乙　这儿是佳致碑。

甲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乙　你搬它干什么？你看，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甲　啊，记忆犹新。

乙　出了洞，就是你当年写的那个“世外桃源”……

甲　吾当年所描写之桃花源，实乃虚幻之境。虽不满现实，然人单力薄，无能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扫除了世上豺狼，使幻想变为现实，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想我等未能为推动社会贡献微薄之力，深感惭愧焉、惭愧啊……（抹泪状）

乙　怎么掉泪啦？

甲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乙　你不怕死？

甲　我不怕死。

乙　真么？

甲　我死一千多年了。

乙　嗐！来，咱们再看看桃源新貌。

甲　呜呀！

乙　怎么了？

甲　前面是山。

乙　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甲　昔日秃岭荒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朝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

乙　这是桃源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成果。

甲　吠！

乙　桃源人为改变家乡面貌，他们奋战了多少个冬春。就拿县委书记来说……

甲　且慢！何谓书记？

乙　书记就是领导。

甲　县委书记如何？

乙　他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地……

甲　且慢，我愿为书记献诗一首。

乙　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甲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象官，常与百姓同甘苦，今日世道大改观。

乙　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干，妇女们也立下汗马功劳，就拿三八崖工连来说，她们日夜开山，不怕苦，不怕累，轻

伤不下火线……

甲　且慢，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乙　念念吧。

甲　昔日妇女羞答答，今日妇女泼辣辣，走起路来喀喳喳，吓得我是妈呀呀。

乙　陶渊明这诗有时也不怎么样。英雄事迹多着哪，桃源人两个月治好了十八岁汉山，降服了九龙山，改造了万头山，总之……

甲　噫兮，噫兮，

乙　这是什么鸟儿叫唤？总之，桃源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长在，粮林双丰收。

甲　呜呀！

乙　怎么了？

甲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莫非是万里长城？

乙　万里长城在北方。

甲　何时搬到此地？

乙　昨天……什么呀？那是治山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这种路全县三千公里呀。

甲　且慢，何谓“公里”？

乙　公里他也不懂，一公里等于两华里，三千公里就是六千华里，坐上汽车，开六十码。

甲　且慢，何谓“六十码”？

乙　六十码是时速。

甲　且慢，何谓“时速”？

乙　时速就是一小时的速度。

甲　且慢，何谓“一小时”？

乙　一小时就是四刻钟。

甲　且慢，

甲乙　何谓“四刻钟”？

乙　他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坐上汽车走这公路两天两夜走不到头。

甲　呜呀！

乙　又怎么啦？

甲　山下一个大棋盘，一格一格真美观，好象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乱动弹。

乙　那是桃源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甲　那一格一格的，

乙　五亩一丘的方田。

甲　上铺绿毯，

乙　早稻秧苗。

甲　棋子动弹，

乙　那是拖拉机。

甲　拖拉机？一天下几个“蛋”？

乙　也就——没听说过。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个个公社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器。那来回转的就是脱粒机。

甲　嘟嘟响的？

乙　抽水机。

甲　洒水花的？

乙　降雨机。

甲　一排排的？

乙　社员新村。

甲　光闪闪的？

乙　发电站。

甲　两层楼？

乙　万头猪场。

甲　一尺长的？

乙　小猪娃。

甲　三尺来的？

乙　大半猪。

甲　五尺长的？

乙　母猪。

甲　七尺长的？

乙　种猪。

甲　二十六丈？

乙　有这么长的?!

甲　拦河大坝。

乙　这个他看清楚了。

甲　今日桃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寿年丰呀！

乙　社会主义就是好哇！

甲　鸣呀！

乙　又怎么啦？

甲　前面一根根、一排排，高大之松树无叶无枝，上冒青烟。

乙　咳，那是烟囱，一排排是厂房。在党中央、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桃源社办企业犹如雨后春笋，烂漫山花，开遍桃源大地。你看，纺织厂、水泥厂、磷肥厂、氮肥厂、机修厂、农具厂、机械厂，这些厂的建立促进了农业生产，加快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甲　呜呀！

乙　别呜呀了，你看什么都新鲜。走，咱们到贫下中农家作客。

甲　贤弟头前带路。

乙　先给你沏一杯我们桃源的云雾山茶。

甲　贤弟，手持何物？

乙　暖水瓶。

甲　此物真稀奇，短嘴尖肚皮，头戴平顶帽，摘帽冒热气。

乙　热水瓶也来首诗！

甲　待我仔细观来——咬人。

乙　那是烫着了。来，主人盛情招待，尝一尝我们山乡的特产。

甲　主人盛情，设全羊大餐款待，我受之有愧。

乙　哪儿来的全羊？

甲　席中一钵，三尺之长，四尺之高，岂非羊乎？

乙　羊乎？那是鸡，羊有尖嘴的？

甲　尖嘴羊。

乙　什么呀？那是世界有名的桃源鸡，最大的有十四、五斤呀！

甲　偌大之鸡，想必肉嫩味美？

乙　来只鸡腿尝尝。

甲　不敢。

乙　怎么？

甲　怕它踹我。

乙　熟的还能动？桃源人在党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方针指引下，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比你当年所写的世外桃源不知要强多少倍呀！

甲　贤弟，看时辰，酉时已过，室内并无蜡烛，为何明如白昼？

乙　你是说已到夜晚，为什么还这么亮？

甲　然也。

乙　有电灯呀。

甲　电灯？

乙　桃源人自从根治白洋河以后，大搞梯级开发，水利发电。现在是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万盏明灯照山乡呀！

甲　……

乙　研究什么呢？

甲　灯泡不大，能装几斤电？

乙　没听说过，这你都不懂。你看，那里几万人在奋战，赶修一个大水库。

甲　如此之大水裤子，谁穿？

乙　什么水裤子？水库，蓄水的。桃源县大小水库四百余座。有了它旱涝保收，而且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甲　贤弟前方可是七仙女下凡？

乙　他这眼里真够热闹的。

甲　那半山之中，一群女将，手持雷公钻，腰扎白玉带，是

作何玩要？

乙 玩要？半山腰打眼放炮。

甲 并无天梯，如何攀登？

乙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甲 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

乙 这叫什么比喻？

甲 那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乙 那是展开劳动竞赛。

甲 耍石球？

乙 打硪的。

甲 唱曲？

乙 硪歌。

甲 跳舞？

乙 挑担。

甲 举石墩？

乙 抬石头。

甲 滋滋叫？

乙 这……

甲 伙房正在杀猪。

乙 他全凑一块了。

甲 贤弟，今日重游桃花源，饱了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赠诗一首，以记今日之游。

乙 好哇，怎么写的？

甲 昔日曾写桃花源，与世隔绝井中天。

良田美池皆幻想，怡然自乐尽云烟。
今日有幸游故地，幻想一一都实现。
治山治水气魄大，改田造林干劲添。
万头猪场多雄伟，柏油马路长无边。
山乡明灯光闪闪，铁牛机械唱得欢。
祖国山河添异彩，今日桃源换新天。
有朝一日能再生，插队落户来桃源。

乙 决心真大。

甲 贤弟，愚兄要告辞。

乙 要走。

甲 此次多蒙贤弟照料，不胜感激！

乙 那是应该的。

甲 本当重礼答谢，怎奈兜里没钱。

乙 我们不要。

甲 倘日后有空，抽暇来寒舍一坐。

乙 有空一定去。

甲 请勿失约。

乙 说去准去。

甲 一言为定。

乙 肯定去，你家在哪儿住？

甲 由此往西二号坟地。

乙 ……不去了。

（此篇系与王兆元同志合写）

画　像

甲　您能看得出来我是干什么的吗？

乙　我可看不出来。

甲　我是个画家。

乙　你呀！

甲　你看我这眼睛还看不出来？

乙　画家眼睛有什么特点？

甲　你仔细看啦。

乙　看不出来什么！

甲　我这两眼睛一边一个。

乙　废话！长一块儿成偏口鱼啦。

甲　我是说我的眼光敏锐。

乙　就您这对儿眼睛还敏锐啦？

甲　告诉您，我受过专科学校的教育，我是我们学校的高材生。

乙　你是哪学校毕业？

甲　就那个最高的美术学府。

乙　哪儿呀？

甲　北京化工学院。

乙　嗐！化工学院？

甲　啊！画画的得练功吗？

乙　噢！画画儿的练功就上化工学院，相声练功得上相工学院！

甲　那什么学院？

乙　美术学院。

甲　是啊！原来我上美术学院，后来老师说我成绩突出，转送我化工学院继续深造。

乙　没听说过。你的画怎么样？

甲　也就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乙　这么一说，你有了一定的成就啦？

甲　可不敢那么说，反正全国著名的几位画家，像潘天寿、傅抱石、王式廓、华君武等人，我比起他们来，可以说是等价交换。

乙　什么叫等价交换啦？

甲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所长。

乙　噢，你说华君武有什么特长？

甲　他是漫画家，他的画讽刺幽默，战斗性强。肯尼迪出浴图，就那么几笔，肯尼迪那伪善面目就出来了。

乙　对！这潘天寿啦？

甲　他画的花鸟比活的花鸟还可爱。

乙　傅抱石？

甲　他的山水画最有特色。他和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气魄多大！

乙　王式廓怎么样？

甲　他画人物肖像拿手，形象生动感人。

乙　你怎么样？

甲　我也是画人物像的，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最大的特点……

乙　是什么？

甲　画谁不像谁。

乙　嗐！你不会画。

甲　你这人太实在！这是一句客气话。真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化工学院的！

乙　你就别提这个了。你都画过什么画？

甲　像那个名驰中外的《开国大典》，知道吧？

乙　啊！知道。那是你画的？

甲　人家画的。

乙　你提人家干嘛？问你画的什么？

甲　我这儿正画一位劳动模范。

乙　哪位？

甲　张富贵。

乙　噢！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东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人最大的特点是当了二十多年的模范，一直带头参加劳动，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

甲　你对他很熟悉？

乙　报纸上介绍过。

甲　在你的印象里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乙　那还用问！膀宽腰圆，粗眉大眼，圆脸膛，大高个，走

起路来嗖嗖带风，咳嗽都嗵叭乱响。

甲　你说这是李逵吧？

乙　对！跟李逵差不多。

甲　像话吗？

乙　那你说什么样？

甲　普通农民形象，经常穿件白布衫，黑裤子，两道浓眉，一张笑脸，手里不是拿锄，就是拿镐。

乙　张富贵不是干部吗？还拿锄、镐干什么？

甲　干部参加劳动，张富贵一贯做得很好。他不但和社员一起干活，还抢重活干，赶早干，挤空干，包活干。社员都叫他“闲不住”。

乙　那你这张画得把他闲不住的特点画出来。

甲　唉！我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啦。

乙　怎么回事？

甲　我当天去没见着面。

乙　那是没在家。

甲　上山干活儿去了。

乙　那找他们队部。

甲　队部大门锁着哪！上边有个纸条：“办公时间晚上九点至十点。”

乙　那你就等着吧。

甲　晚上九点真回来了。我跟他说准备呆一个星期，给他画个像。他冲我一乐。

乙　同意了。

甲　别画了。

乙　怎么别画了？

甲　“我没干出什么成绩来，参加劳动，这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本色。”

乙　他那是谦虚。

甲　我说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画个像，我一定要画。

乙　他说什么？

甲　“那行，你得跟我上山先干几天活去，现在地里活多呀。”

乙　对！张富贵同志闲不住嘛，坐屋里画一个星期像，他哪儿有工夫啊？

甲　我一想先干干活儿也好，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乙　唉，这对你画画儿很有好处。

甲　对！跟他一块儿去，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乙　你可别跟他比着干，你受不了。

甲　嗐！怎么也坚持啦。第二天鸡一打鸣我就起来了。这叫笨鸟先飞，等张富贵上山我这就完啦。

乙　对！

甲　到山上一看，有个黑影锄上地了。

乙　是张富贵吧？

甲　我问：“唉！你是不是张富贵同志？”“噢！不是我呀。”

乙　不……

甲　“那么你是谁？”“我是他。”

乙　这怎么说话呀？

甲　张富贵跟我开玩笑啦。

乙　嘿！

甲　我起的早，他比我还早。

乙　就赶快干吧！

甲　对，跟着他干。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乙　他扛锄。

甲　我也扛锄。

乙　他上山。

甲　我上山。

乙　他锄地。

甲　我锄地。

乙　他拔草。

甲　我拔草。

乙　他推车。

甲　我……坐车

乙　你怎么坐车了？

甲　我实在受不了啦。

乙　没告诉你不行吗！

甲　到了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做完活儿，我不知道。他回家，我直唉哟！

乙　你唉哟什么呀？

甲　我腰酸腿疼啊。

乙　没锻炼过嘛！

甲　休息一天，到第三天缓过来，我一想，锻炼也锻炼啦，和张富贵也一块劳动过啦，开始画吧。

乙　这就画啦？

甲　张富贵这天早上没出去，我请他坐下来，我坐他对面，打开画箱，拿出画笔……

乙　你就开始画吧。

甲　还是画不成。

乙　为什么？

甲　他"闲不住"哇！刚铺上画纸，削铅笔这工夫，"同志，你先削着，我到地里望望去。"

乙　他干什么去了？

甲　地里转个圈，看看活儿安排得怎么样？

乙　真能抓时间。

甲　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乙　这回可以画了。

甲　还是画不成，我这手直哆嗦。

乙　那是紧张的。

甲　稍微定定神。

乙　定吧！

甲　"同志，你先定着，我场上瞧瞧。"

乙　又干什么去了？

甲　场上垛麦子去了。

乙　嘿！一会儿都闲不住。

甲　又一个多钟头。

乙　这可以画了吧？

甲　还是画不成。我得观察他一会儿，抓住他的特点吧？

甲　“同志，你先抓着，我队里瞧瞧。”

乙　没听说过。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甲　我抓瞎吧！后来我使了个稳军计，让他一步也走不了。

乙　什么办法？

甲　他一坐那儿，我一边画一边不住嘴儿跟他聊天。

乙　这是好办法。可聊什么呀？

甲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主要是为了画画儿。

乙　那就聊吧。

甲　“张富贵同志，我还忘了问您啦，您贵姓？”

乙　有这么问的吗？

甲　“……您这大队生产搞的多好哇……也喂奶羊啦……头抬一抬……像您这儿的小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乙　你这都是中国话吗？你还是另找个题目聊吧。

甲　我一想，跟他聊画画儿：“张富贵同志，您看行不行？”“行，没什么问题，你甭管了。”“我怕完不成任务哇。”“你走后，我再干会儿就补过来了。”“您看底下是不是粗了！”“粗好！粪肥上的足。”“不是！我看着好像矮点儿。”“这庄稼长不高。”“这样可不太均匀。”“刚种都这样，一间苗就齐了。”“嗐！我说的是我这张画。”“是啊，你这话我句句都懂。”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乙　是啊！你关心的是画画儿，他关心的农业生产。

甲　甭管怎么样，就这样一边画一边聊，轮廓算勾出来了。

乙　那就好办了。

甲　不好办！怎么看怎么不像。

乙　为什么？

甲　我把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乙　你这叫什么画画儿的！

甲　不能怨我。

乙　怨谁？

甲　怨张富贵闲不住。

乙　他不是坐下来让你画了吗？

甲　是啊！坐这儿那眼珠老转。

乙　那是想事哪。

甲　我拿着画笔追他这眼珠……唉！……蹭！……画出来了。

乙　那还行啊！重新画吧。

甲　画不了啦。

乙　张富贵同志又走了。

甲　倒是没走，可越画越不敢下笔。

乙　可惜你这画家！怎么画人，连我都知道一点，画脑袋是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甲　横三什么意思？

乙　画人的规矩呀！脑袋横着分三半，上面是额头，中间画鼻子、眼，下面画嘴。

甲　竖五啦？

乙　竖着分五半，五个眼那么宽。

甲　立七？

乙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那么长。

甲 噢！坐五？

乙 坐着画五个脑袋那么长。

甲 蹲三半？

乙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那么长。

甲 要是趴着啦？

乙 那……谁没事趴着画像啊。

甲 你说这是画人的一般规矩。画张富贵可不那么容易。

乙 为什么？

甲 画英雄就要把人物的英雄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

乙 那有什么困难？

甲 张富贵这脸膛就不好画。

乙 怎么呢？

甲 张富贵从小受苦，十三岁起，给地主放牛种地，吃不饱穿不暖。一九四〇年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浑身是劲儿，一心要以劳动报答党的恩情，拚命干活儿。他虽然饱经风霜，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你说这副脸膛怎么画，上什么颜色？

乙 那还上什么颜色？肉皮就是黄的。

甲 你去看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膛。

乙 那就再上点黑。

甲 但又透着红。

乙 那就再抹点红。

甲 红里还衬着紫。

乙　再涂点紫。

甲　我是画张富贵呀，还是画窦尔敦啦？

乙　是不好画。

甲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那脸膛跟铁铸的一样。你当画你哪，人家铁铸的。

乙　我呢？

甲　面捏的。

乙　面人啊！你甭拿我跟英雄比。

甲　你说我怎么画？

乙　那你就先画容易的地方，画眼睛。

甲　眼睛更不好画了。古人曾经说过……

乙　古人？

甲　晋朝大画家顾恺之就认为：传神写照，妙在阿睹。

乙　什么意思？

甲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人物才能传神。

乙　噢！这么重要。

甲　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乙　嚯！

甲　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也就是说，眼睛在鼻子上边。

乙　废话！

甲　从这句名言里可以看出眼睛之重要，何况张富贵这双眼睛又和别人不一样。

乙　他这眼睛又有什么特殊的？

甲　张富贵同志能看到：干部参加劳动，才能深入群众，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你看看人家这眼睛看得多高！我怎么画？

乙　他看得高，那你就画他那眼珠儿朝上。

甲　朝上？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到：干部和社员一起劳动，才能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和社员打成一片，才不会蜕化变质，才能真正的和群众亲如手足，团结无间。眼睛光朝上行吗？

乙　不行！那就画眼珠儿朝下。

甲　朝下？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到：干部不单纯为劳动而劳动，而要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作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朝下行吗？

乙　那得朝前啦。

甲　又朝前了？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到：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劳动人民不劳动就是忘本，就要变质。张富贵同志能经常回头看看过去如何受苦，眼珠光朝前行吗？

乙　那画眼珠朝后。

甲　你怎么净胡出主意哪？

乙　张富贵这双眼睛这么难画，你就先不画眼睛，画手。

甲　画手！更不好画了。

乙　你怎么哪都不好画呀？

甲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

手。

乙　他全有根据。

甲　再说，张富贵这双手又和一般人的手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

甲　他是一双勤劳的手，什么都能干，耕、种、锄、耪、收打、扬场、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挑水浇地、修枝、挑渠、追肥、拔草、抬土、送粪、选种、扶耧，样样精通。

乙　这两只手什么全行。

甲　不仅是全行，而且力量大，他们村棒小伙子俩也顶不上他一个。

乙　那要我这样的？

甲　一串儿都不行。

乙　到我这论串儿啦？

甲　挖土方，别人一天挖三方。

乙　张富贵呢？

甲　一天七方。

乙　多一半还多。

甲　翻地，别人一天二分半。

乙　他呢？

甲　七分。割草，别人一天三百斤。

乙　他呢？

甲　一千多斤。别人推车送粪一天十一趟。

乙　他呢？

甲　四十三趟。

乙　嚯！

甲　别人锄地一亩八。

乙　他？

甲　四亩九。别人干活儿两只手。

乙　他？

甲　也两只手。

乙　我当他这也多呢。

甲　虽然都是两只手，可效率就不一样。你说他这双手怎么画？

乙　你呀！是不好画的都别画，除去脸膛、眼睛、手之外，画别的。

甲　张富贵哪一部分都有着丰富内容，不好表现。

乙　不！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甲　五十一岁。

乙　他一定有抬头纹吧？

甲　不但有，而且很多。

乙　对呀！画抬头纹能有什么内容。

甲　表现他足智多谋。

乙　那你画他的鼻子。

甲　政治嗅觉灵敏。

乙　那你画他的嘴。

甲　多干活儿少说话。

乙　那你画他的耳朵。

甲　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乙　那……这脑袋上没什么了。

甲　根本没法画。

乙　你画他肩膀。

甲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千斤重担。

乙　那你画他腰。

甲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乙　那你画他腿。

甲　坚决走集体化道路。

乙　你画他脚。

甲　站稳立场。

乙　哎！你画他的鞋。

甲　那天他光着脚呢！

乙　嘿！

友 谊 颂

甲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乙 可不是么，最近你到哪儿去了？

甲 我出国了。

乙 噢，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甲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乙 听不懂没关系，有翻译呀。

甲 噢，一个演员旁边站一个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乙 那多好哇。

甲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乙 威诺比根呃柯劳司套克①。

甲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乙 柯劳司套克耶色伏克阿特音恰纳②。

甲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乙 伊泰斯来夫力安密勒腾特③。

甲 这个形式是纳鞋不使锥子——真(针)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乙 这……

甲 翻哪！

乙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哪?!

甲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

乙　那你怎么出国了？

甲　我有另外的任务。

乙　干嘛去了？

甲　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我被派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乙　噢，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甲　对，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乙　那不是非洲吗？

甲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哪！

乙　有多远哪？

甲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二十多公里。

乙　二十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甲　通州干嘛呀？

乙　你不是说二十多公里吗？

甲　是啊，二十“多”公里呀。

乙　多多少？

甲　多一万多公里！

乙　嗐！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甲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乙　噢。

甲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

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一千八百零八，这才到坦桑尼亚。

乙　这可够远的。

甲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乙　说得对呀！

甲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十四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乙　看什么哪？

甲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乙　还真富有诗意。

甲　这时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啦！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她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乙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甲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祝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乙　太好了！

甲　我们的援外战士听到了这个广播，激动地涌上了甲板，一个个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乙　前方有什么？

甲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利布尼，卡利布尼④！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这是斯瓦希利语：欢迎啊，欢迎！

乙　噢，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甲　对，我们援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乙　对。

甲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

乙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甲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乙　是啊。

甲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呀，怎么这么热呀？

乙　嗯？不能吧，那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三、四十度。

甲　三、四十度可热。

乙　五、六十度？

甲　热！

乙　八、九十度？

甲　热！

乙　别热了，再热就开锅了！

甲　这比开锅还热哪！

乙　怎么那么热呀？

甲　我靠着烟囱呢！

乙　我说的呢！

甲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住地。

乙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

甲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乙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甲　我们自己开伙，不在饭店吃饭。

乙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甲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乙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呀！

甲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乙　噢，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甲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

乙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甲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住地呀。

乙　那大屋顶的房间哪？

甲 帐蓬一支，上边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乙 那松软的地毯？

甲 就是一片草地。

乙 周围是大花园？

甲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乙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甲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各种蔬菜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乙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甲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乙 噢，你们自己还种菜哪！

甲 我们在住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奇那，拉菲克，瓦奇那⑤！

乙 瓦奇那什么意思？

甲 中国人。

乙 拉菲克呢？

甲 朋友。

乙 噢，中国朋友。

甲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呀。

乙 那当然啦。

甲 我说，谢谢，中国是拉菲克，……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

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赞三国人民……一块拉菲克！

乙　嗐！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甲　看来语言不通，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乙　对！

甲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乙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甲　库发尼亚卡齐⑥。

乙　学习哪？

甲　学习叫：库基凤杂。

乙　向坦、赞朋友学习？

甲　库基凤杂夸马拉菲克⑦。

乙　向朋友问好？

甲　库基凤杂夸马拉菲克。

乙　向朋友致敬？

甲　库基凤杂夸马拉菲克。

乙　向朋友致谢？

甲　库基凤杂夸马拉菲克。

乙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甲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殖的革

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乙　值得学习。

甲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乙　值得学习。

甲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乙　值得学习。

甲　所以要库基凤杂夸马拉菲克。

乙　看来您学的还不错啊！

甲　是啊！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和非洲朋友是朝夕相处。

乙　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甲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把草割，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乙　都是一块？

甲　嗳！通过这个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乙　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甲　有一次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起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没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冒着倾缸大雨坚持战斗……

乙　你等等吧，那叫倾盆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甲　我这缸比盆大啊。

乙　好嘛，没有这么说的。

甲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和我们一块勘测的非洲朋

友马尔丁拿着雨衣跑过来了，“哎，拉菲克给你穿上吧！”我说：“不不，要不，交尼你穿吧！要不，老赵你穿吧！要不，木辛加你穿吧，要不……咱们谁都甭穿啦！”

乙　怎么啦？

甲　已经湿透了！

乙　是呀，看来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甲　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乙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甲　朋友们说：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塘，带着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

乙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甲　朋友们还说：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乙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甲　为了多快多省地修建这条铁路，朋友们和我们一块与山斗！

乙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甲　一块与水斗！

乙　顶风雨，战恶浪。

甲　一块与人斗！

乙　戳穿敌人的阴谋诡计。

甲　一块与牛斗！

乙　要把牛斗得……唉，斗牛干嘛呀？

甲　你知道是什么牛啊？

乙　什么牛？

甲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的一种野牛！

乙　野牛？什么样？

甲　这种牛，个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

乙　是啊！

甲　甭说别的，牛眼睛……

乙　多大个？

甲　（比划）这么大个。牛蹄子……

乙　多大个？

甲　这么大个。牛脑袋……

乙　多大个？

甲　这么大个。牛脾气……

乙　多大个？

甲　牛脾气有论个的吗？反正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乙　怎么这里什么动物都有哇？

甲　那一带叫天然动物园嘛。

乙　那可得注点意！

甲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见“哞”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乙　哎呀，糟了！

甲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辛加到

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它，有我呢！”

乙　你怎么办？

甲　我藏起来。

乙　啊，藏起来呀。

甲　我藏到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乙　把野牛打死了?!

甲　我吓唬吓唬它。

乙　不真打呀？

甲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它。

乙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甲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乙　你赶紧躲开吧！

甲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乙　快回去叫人吧！

甲　时间来不及了。

乙　那你就拚吧！

甲　那不是蛮干吗。

乙　那可怎么办哪？

甲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得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调回头来，噌！就冲他窜过去了。

乙　噢！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甲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乙　怎么回事？

甲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他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乙　真感动人哪！

甲　就是啊，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握住了他的手，我说："朋友，你可真……有两下子呀！"

乙　什么呀？

甲　一激动，我把学的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乙　应该感谢人家呀！

甲　对，我说："拉菲克，阿桑台撒那⑧！"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朋友，谢谢你呀！

乙　这就对了。

甲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奇那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作，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作的呀！"

乙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甲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急病人，走到半路上，水箱没水啦！

乙　哟，那怎么办哪？

甲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乙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桑台，撒那！"

甲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没膝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乙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桑台，撒那！”

甲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轧死了阿公亚大叔的一只鸡。

乙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桑台，撒那！”

甲　什么呀？

乙　朋友，谢谢你呀！

甲　我轧死了老乡一只鸡。

乙　啊，拉菲克，阿桑台……噢，不对了。

甲　你说我该怎么办？

乙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甲　是啊！阿公亚大叔说：你们轧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乙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

甲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呀！

乙　他为什么不赔？

甲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乙　为什么打人？

甲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乙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甲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乙　真是蛮不讲理。

甲　阿公亚大叔眼含着热泪握住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哪，特地从五十里外赶了来，送来了两棵香蕉树苗。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民，让它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象企力马扎罗山峰一样永世长存！

乙　语重心长啊！

甲　一位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一贯的支持和帮助。"

乙　这话说得对呀！

甲　这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乙　上面写的什么字？

甲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结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乙　好！

甲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你看，欢送的非洲朋友热情地高呼："夸嗨利尼！夸嗨利尼⑨！"

乙　"夸嗨利尼"是什么意思？

甲　再见，再见。

乙　（比划）这个动作呢？

甲　男的"再见。"

乙　这个动作呢？

甲　女的"再见。"

乙　噢！

甲　我们在汽车上也高呼："夸嗨利尼！"

乙　"夸嗨利尼！"

甲　"夸嗨利尼！"

乙　"夸嗨利尼！"

甲　……

乙　怎么没声了？

甲　汽车拐弯了。

（根据铁道部第三铁路设计院业余文艺宣传队原作改编）

注：①英　　语　WE NOW BEGIN A CROSS—TALK（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的译音。

②英　　语　CROSS—TALK IS A FOLK ART IN CHINA（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的译音。

③英　　语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形式活泼，战斗性强）的译音。

④斯瓦希利语　KARIBUNI　（欢迎）的译音。

⑤斯瓦希利语　RAFIKI WACHINA　（中国朋友）的译音。

⑥斯瓦希利语　KUFANYA KAZI　（工作）的译音。

⑦斯瓦希利语　KUJI FUNZA KWA MARAFIKI（向朋友学习）的译音。

⑧斯瓦希利语　RAFIKI, AHSANTE（朋友，谢谢你）的译音。

⑨斯瓦希利语　KWA KHERINI（再见）的译音。

海　燕

甲　（唱渔歌）呜喂……呜喂……呜 哟 哟 罗 嘿！呜喂……呜喂……呜哟哟罗嘿！哟罗嘿呀！

乙　（接唱）哟罗嘿呀！哟罗嘿呀！哟罗哟罗哟罗嘿罗嘿呀！

甲　（接唱）快下网，把鱼围，

　　　　虾儿壮，鱼儿肥，

　　　　咱为革命打鱼虾，

　　　　战天斗海心里美……心里美呀！

乙　你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啊！

甲　哟！你还真有点渔民的生活。

乙　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的。

甲　这么说，你驶过船？

乙　驶过！

甲　你也摇过橹？

乙　摇过。

甲　你也出过海？

乙　出过。

甲　你也翻过船？

乙　翻过……没翻过！

甲　我说的是带帆的船！

乙　帆船也驶过。

甲　全驶过！那好哇，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

乙　你在哪个船哪？

甲　我就在……妇女船。

乙　妇女船?!

甲　这么回事，我们大队党支部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组成了一对儿妇女船，从此打破了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来。

乙　是啊，你怎么上妇女船啦？

甲　她们请我当顾问。

乙　噢！这么说你有点海上经验。

甲　不行，比起女船长我还差得远。

乙　女船长是谁？

甲　二十岁的一位姑娘。

乙　她叫什么名字？

甲　她的名字叫海燕儿。

乙　海燕这名字好哇！

甲　这是贫下中渔给起的名字，说她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象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

乙　战天斗海，意志坚强。

甲　海燕高中毕业后就回村参加劳动生产，她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

乙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

甲　海燕敢想敢干，作风泼辣，跟小伙子似的，七、八十斤

的东西夹起来就走，一、二百斤扛起来就跑，一千多斤一抬手就起来。

乙 啊?!一抬手就起来?

甲 啊，她指挥吊车哪。

乙 嘿!

甲 海燕在村里可是个忙人，外村人不了解情况还真找不着她。

乙 我到家里去找。

甲 家里找，找不到。

乙 队里去找。

甲 找不到。

乙 船上去找。

甲 船上也找不着。

乙 我到哪儿找她去?

甲 就一个地方能找着。

乙 什么地方?

甲 电线杆子上头。

乙 啊?!爬电线杆子干嘛?

甲 为了适应海上作业，锻炼臂力，她经常在电线杆子上爬上爬下。

乙 真有毅力!

甲 海燕儿从学校毕业回来，串连了十几个姑娘，提出了上船的要求，这件事轰动全村了啊!

乙 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啊!

甲　这个说："他嫂子，海燕闺女要上船啦！""好啊，妇女能顶半边天嘛！""大兄弟，海燕闺女可够楞的！""什么叫楞啊？渔家儿女就得有这股子冲劲儿！""兰子！快点长，过几年跟你海燕姐一块上船。""你小子可得争口气啊！闺女都上船啦，再不进步我可饶不了你！"

乙　嘿！都支持海燕上船。

甲　也有不支持的。

乙　谁呀？

甲　胡奶奶。

乙　胡奶奶是谁？

甲　就是糊里糊涂那奶奶。

乙　她为什么不支持？

甲　胡奶奶起初有点担心。她说："燕子！别跟你哥哥比，他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人家说女的比不了男的。"

乙　为什么？

甲　"条件不同啊！"

乙　有什么不同？

甲　"燕子，我是怕你顶不住哇！再说，现在妇女翻身，男女平等啦，多好哇！你们各方面都比我强多了。你小闺女家的一天到晚在外边学习呀，开会呀，奶奶我过去就围着锅台转。你还能念书，念到高中毕业，奶奶我一字不识；你大小还当个干部，连男的你也能领导，奶奶我'领导'谁呀？也就'领导'那锅、碗、瓢、勺、炕笤帚。"

乙　嗐！就别提这个啦！

甲 “孩子，你上船，可一晕船怎么得了哇！”

乙 她担心妇女顶不住。

甲 海燕说：“胡奶奶，您甭担心说什么女的比不了男的，那是旧社会，可今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女农艺师、女工人、女飞行员和驾驶员，她们都和男同志一起并肩战斗，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咱村妇女劳力解放出来，也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哪。”

乙 要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甲 我也趁这机会说了几句：“奶奶，您比不了人家海燕！海燕生长在社会主义时代，您是生在万恶的旧社会；海燕受党的教育培养，过去您受尽了封建统治和压迫；海燕想的是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您想的是妇女比不了男的；海燕为革命可以爬电线杆子，您爬上去我瞧瞧！”

乙 没有你这么说话的！

甲 我是开个玩笑。胡奶奶一听也乐了：“去！去！我活八十多岁了，没见过你这样的孩子。人家燕子说的条条是道儿，你是尽开玩笑，看起来这小子就是没有俺闺女强。”

乙 哎！您不是说女的比不了男的吗？

甲 “啊！……是我说了女的比不了男的。”

乙 哪儿比不了？

甲 “……就那饭量比不了。”

乙 这胡奶奶也够风趣的。

甲 海燕她们登上了渔轮，她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先是

又说又笑。

乙　高兴的。

甲　一会儿，又唱又叫。

乙　高兴的。

甲　接着，又蹦又跳。

乙　高兴的。

甲　最后，又吐又闹。

乙　高兴……吐啦！

甲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她们头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乙　非晕船不可。那就快进舱休息吧。

甲　那能休息！根据党支部的要求，我们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当时我下命令："海燕！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大车、二车！进舱擦洗机件；水手长！你去加油；信号员！进伙房蒸锅馒头；其他人随我来！抛锚、起锚，一个人最少提拉三十下！"

乙　加强基本训练。

甲　一声命令，大伙都动起来了。就听海燕在说："姑娘们！战斗开始啦，让我们迎接这次考验。"我说："对呀，同志们，不要怕吐，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哇！"

乙　怎么啦？

甲　我吐在那儿啦！虽然晕船，姑娘们一个个坚守岗位，继续操作。

乙　够坚强的！

甲 一会儿工夫，一个个向我报告："报告！我在继续观察。""报告！加油完毕。""报告！机器正常运转。""报告！甭吃馒头，咱改吃蒸饼得了！"

乙 嗯？不是吃馒头吗？

甲 是啊，馒头揉好了，一个浪打过来，身子一斜，噗噗！全按扁了。

乙 瞧，在船上走路、吃饭，都得从头学起呀！

甲 这时候，我又把下网钟声打响了，海燕头一个跑下来，几个闺女也都爬上了甲板。

乙 不行，风大，晕船，站不住哇！

甲 她们用绳子捆在腰上，拴在甲板的栏杆上，摔倒了再爬起来。

乙 还真有办法。

甲 经过一年多的锻炼，海燕成长了，当上了第一任女船长，海上的狂风恶浪她也能应付了。

乙 好！海燕已经能够单独在海上作业啦！

甲 是啊！从一九七二年起，开始闯渤海捕对虾了！

乙 闯渤海！这我可听人说过，渤海湾的浪最难对付。

甲 海燕说得好："姐妹团结战斗，狂风恶浪低头，勇于革命实践，掌握海上自由。"

乙 对，实践出真知啊！

甲 大车、二车说得好："渤海湾上风浪险，顶风劈浪闯难关，满怀豪情船头站，妇女能顶半边天。"

乙 决心真大。

甲　水手长说得好："有灯塔夜幕中导航，北斗星照亮方向，我愿献出革命青春，日夜战斗在海上。"

乙　心红志壮。

甲　我也说了几句。

乙　你说的什么？

甲　不怕海浪高万丈，立场坚定斗志强，毛泽东思想哺育咱，我也要做个铁姑娘！

乙　你呀？！

甲　我也要学习铁姑娘。

乙　这倒对！

甲　十月一号那天，海燕她们的船准时向渤海湾进发。我跑到指挥部，拿起报话器随时和海燕联系："海燕！海燕！我是海鸥！"

乙　呼叫呢！

甲　"请你答话：方位多少？水流如何？好。什么？预计要有阵风，多少级？八、十、五！"

乙　八十五级？

甲　从八级到十级，降到五级。

乙　吓我一跳。赶快收网避风吧！

甲　海燕不肯。她说："风头风尾鱼虾集群，不能错过机会，再说船上已经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乙　那就作业吧。

甲　可是顷刻之间天海倾斜，怒涛翻滚，大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扑来，浪涛卷过桅杆，齐腰大水滚过甲板。

乙　够厉害的。

甲　就瞧海燕的船缆绳断了……

乙　啊！

甲　又接上了。哎！前舱进水啦！

乙　嗯！

甲　已经堵上啦！机器发生了故障……

乙　哟！

甲　及时排除了。这船沉下去了……

乙　啊！？

甲　又浮出来了。

乙　这多惊险哪！

甲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搏斗，海面上风平浪静。"海燕！海燕！祝贺你们战胜风暴，胜利到达二四三区中心渔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乙　开始投网。

甲　投不了啦！兄弟船队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了。

乙　那要影响作业啦！

甲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船队作业，我们要主动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乙　哪能见虾不打呀！

甲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全是为国家。

乙　那生产要受影响。

甲　海燕想：宁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

乙　好！风格够高的。

甲　“海燕！海燕！全体贫下中渔支持你们主动让出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风格，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乙　太好啦！

甲　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妇女船满载鱼虾胜利返航，支书和贫下中渔来到码头上欢迎。码头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锣鼓声把贫下中渔的喜悦心情全表达出来了。

乙　真够热闹的。锣鼓声怎么表达的？

甲　大锣一瞧这鱼呀！（学大锣声）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乙　小锣呢？

甲　（学小锣声）抬、抬、抬，快抬！快抬！

乙　大鼓呢？

甲　（学大鼓声）高兴！高兴！

乙　小喇叭呢？

甲　（学小喇叭声）呜儿哇啦……（唱山东柳琴）海燕啊！姑娘人小志气大，闯渤海，捕对虾，乐得奶奶也把闺女夸，把闺女夸……

乙　嘿！

登山英雄赞

甲　你瞧我是干哪一行的？

乙　你是说相声的呗。

甲　错了，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乙　健将？

甲　啊。（伸胳膊）你看看，你害怕不害怕？

乙　嗯！我是有点害怕。

甲　你害怕什么？

乙　我怕它折了。就你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哪！好好保存吧，折了没地方配去。

甲　你小看人，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

乙　你是什么？登山！（非常惊讶）

甲　干么！你要咬我，这人神经不健全啦！

乙　告诉你！登山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就拿这次咱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来说，那是多么英雄的行为。

甲　是呀，我就是登这个山去了。

乙　你登珠穆朗玛峰了？

甲　从小就喜欢这项运动。在这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以前，我登过列宁山；登列宁山以前，我登过贡嘎山；登贡嘎山

以前，我登过慕士塔格山；七岁的时候，还登过黄金墨玉山。

乙　黄金墨玉？在哪儿？

甲　我们家对门。

乙　海拔？——

甲　有十几吨。

乙　我问有多高。

甲　没量过。这不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登的嘛！后来就没有人再上去过。

乙　怎么没人上去了呢？

甲　掌柜的不让了。“这孩子到别处玩去，这煤末子是摇煤球儿的。”

乙　咳！煤堆呀。那不叫登山，那叫淘气。

甲　后来长大了，就真的登山了。

乙　那你给谈谈这回上珠穆朗玛峰的情形。

甲　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进西藏，经拉萨到日喀则，然后到珠穆朗玛山峰脚下，抬头一望，就看到它那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顶峰。

乙　抬头就可以看见，不算高。

甲　不高？你爬爬试试。

乙　我上不去。

甲　这是世界上第一高峰，再没有比它高的了。它等于两个太白山，三个峨嵋山，四个华山，六个泰山，七个庐山，四千五百六十七个黄金墨玉山。

乙 别提你那黄金墨玉山啦。

甲 由于它是这样的高，因而流传了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

乙 都有什么传说？

甲 最为流行的一种是：喜马拉雅山有五个高峰，传说这是五姐妹。珠穆朗玛是三姐，在五姐妹中她最漂亮。

乙 怎么漂亮？

甲 细高条儿，腰身苗条，四肢修长，相貌挺秀，性格温柔。由于这样，有人景慕，有人敬仰，有人喜欢，有人害怕。

乙 怎么还害怕呀？

甲 不会登山，真摔你呀！

乙 噢！这三姐还会摔跤哪？

甲 咳！因为这山是冰雪之山，不好爬，所以把他们摔了。

乙 噢，这么个意思。

甲 我们登山队就在三姐的身旁支起了帐篷，建起了营房。别看这是冰雪高原没有人烟的地方，有了我们二百多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多才多艺的登山队员，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银白世界上的小城镇，我们的帐篷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紫的紫，五光十色，灿烂夺目。在营房的进口的地方，搭了彩牌楼，上面贴着斗大字的一副对联。

乙 上联？

甲 “英雄气盖山河”。

乙 下联？

甲　“敢笑诸峰不高”。

乙　横批？

甲　（学京戏）“三姐开门来。”

乙　你要唱《武家坡》啊？

甲　请三姐把山门打开，我们就要上山。

乙　噢，气魄真大。

甲　我们到了那里之后，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准备活动。

乙　准备什么？

甲　观测气象，勘察地理，打点行装，训练体力，另外……有吃有喝。

乙　怎么还有吃有喝？

甲　祖国人民知道我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从全国各地运来了最好的食品，香肠、酱肉、罐头、挂面、青菜、牛奶、鸡蛋、点心。

乙　什么都有。

甲　就是缺我最喜欢吃的。

乙　什么？

甲　臭豆腐。

乙　这没法运。

甲　到了中午，邮递员同志给我们送来了各地方的报纸和杂志。

乙　还不忘学习。

甲　文化生活嘛！还从四面八方给我们寄来大批的慰问信，我每次看完一封慰问信总是感动得多吃两碗饭。

乙　哎呀！以后再有慰问信你叫别人看吧。

甲　怎么了？

乙　看多了非得胃病不可呀！

甲　我是说看完信给我增加一种力量，等于多吃两碗饭。

乙　这么个意思啊。

甲　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帐篷里点起了汽灯，大家坐在一起开联欢会。山南海北，哪里的人都有，节目丰富多彩，藏族同志尤其能歌善舞。（跳西藏舞）

乙　舞蹈优美。

甲　（唱歌）

乙　歌声嘹亮。

甲　我在这联欢会上是最活跃的一个，说相声、数快板又唱戏。

乙　真是多面手。

甲　所以大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乙　管你叫什么？

甲　喜马拉雅山上的小松鼠。

乙　嗯！我看你象长白山下的秃尾巴猴儿。

甲　别开玩笑。经过了短时期的休息，个个队员精神抖擞，身体更加强壮，就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乙　啊。

甲　（用手比）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比作直径约四尺状）

乙　这也是胳膊？

甲　我们那汽油桶。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三月二十四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向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然后史占春队长下达了命令："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乙　都带些什么东西？

甲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乙　这么多东西。

甲　还有哪。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饴"。

乙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那叫仪器吗！

甲　除了仪器，吃的也得带。水果糖解渴，干燥饭解饿，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

乙　这么多东西带得了吗？

甲　我们有分工，运输队、气象组、医疗组、炊事组，各负专责。

乙　那他们也够辛苦的。

甲　责任不同，目标一个，互相支援，登上珠穆朗玛峰，为祖国增光。

乙　对。

甲　出发那天，我可比他们每人还多带一样东西。

乙　什么呀？

甲　一把扇子。

乙　噢！山上热？

甲　冷！零下四十多度。

乙　那你带扇子干么呀？

甲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啊。

乙　你是随军相声演员。

甲　对！我在行军路上一边走一边给他们说快板："同志们，你们看，前边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盖着雪，雪连着天，这里从古无人烟。没有路，还挺滑，越往上走越困难。我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这里来抽一根烟。谁抽？谁抽？"（掏乙的兜）

乙　你掏我的兜干么呀？

甲　我掏错了。"谁抽？谁抽？"

乙　就你一人忙活。

甲　谁说的，我们那张大夫更忙。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听听这个人的心脏，试试那个人的脉搏。我实在不忍这位二十岁不到的女同志前前后后这么忙。

乙　那你给帮帮忙。

甲　是啊。"张大夫，前边这几个人听心脏我负责了。"

乙　你会吗？

甲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吗！带上听诊器，"蹦、蹦"，正常！

乙　行啊！

甲　“前边那几位队员，你们停一下，我……×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先听你。”我带上听诊器一听……哎！你怎么一下都不蹦啊？

乙　啊?!

甲　我按他脖子上啦！

乙　嗐！你别捣乱了。

甲　我干点别的事吧。

乙　又干什么去了？

甲　为了使大家不感觉疲劳，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一边走一边作诗。一人一句，四句凑一块是一首。”

乙　以什么为题？

甲　见景生情，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乙　这倒有意思。

甲　我们史占春队长平时也爱说爱笑，他头一个响应：“我先来一句：‘中国健儿来登山’，”

乙　第二个人的？

甲　“决心爬上九重天，”

乙　好！第三个人的？

甲　“个个队员加油干，”我来第四句：“待会儿请你吃夜餐。”

乙　嗐！你这叫什么词儿？

甲　我们已经行军一天了，天快黑了，按照计划就要扎营休息，大家不得吃点东西睡觉吗？

乙　对！有道理。

甲　走着走着小张说话了："我来一句：'山风吹来刺骨寒'，"

乙　形容天冷。第二个人的？

甲　"白吃冰棍不要钱，"

乙　山上还有卖冰棍儿的哪？

甲　那是冰雪之山，整个是个大冰棍。

乙　这……啃不动。第三个人呢？

甲　"现在零下四十度，"

乙　形容天冷。第四个呢？

甲　我说的。

乙　又是你说？

甲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乙　这象话嘛。应该说冻得浑身直打战。

甲　不，虽然零下四十度，可是由于我们都用了最大的劲儿往上爬，所以出汗了。

乙　那应该说累得。

甲　那可不能说，谁要一说累了，好几个人上来帮助你背东西。

乙　这真是共产主义风格。

甲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六千多米的地方，来到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大门。队长下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赶忙架锅给我们煮挂面吃。这会儿老刘跑过来了："同志们，我该说一句了吧？"

乙　老刘也要做诗？

甲 “高山饭店把客留，”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说留下我们这些人在他这儿吃饭。

乙 是啊！除去这儿也没处吃去。第二个人？

甲 “煮饭做菜蒸馒头，”

乙 什么都有。第三个人？

甲 “手艺高来味道美，”

乙 第四个人？

甲 我说的：“煮锅挂面俩钟头。”

乙 你怎么讽刺人家？说一锅挂面煮俩钟头。

甲 你八个钟头也煮不熟。

乙 怎么？

甲 你不懂高山气候，高山缺氧，气压低，三十几度就开锅，可是煮不熟。

乙 这山上净是新鲜事！

甲 再往上走，新鲜事更多了。

乙 是啊？

甲 再往前走，就是有名的北坳。这里是珠穆朗玛山中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是登山的第一道大难关，惊险无比。

乙 怎样惊险？

甲 你走在那里，要是脚底一滑，就会滚到几十丈深的岩底；你一不小心，又会掉进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里；你要

是碰到一阵高空旋风，可能把你刮得无影无踪；你要是碰上冰崩，鸡蛋大一块也会要命，你要是……

乙　怎么都叫我碰上了？

甲　这是比方这么说。所以英国探险队在回忆录里曾经写道："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乙　那咱们登山队是怎么过去的？

甲　先派了一个侦察组给大队侦察路线。

乙　侦察组里都有谁？

甲　副队长许兢领队，一共是七名优秀运动员。

乙　报上说是六个呀？

甲　七个！把我忘算了。

乙　这里又有你呀！

甲　没有说相声的，不是更困难了嘛！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坳进发。

乙　什么是"超级"大风？

甲　气象学上最大是十二级，可是它比十二级还大几倍。

乙　那得多大呀？

甲　反正这么所小楼，一阵风来，楼瞧不见了。

乙　哪去了？

甲　刮跑了。

乙　那你们怎么办呢？

甲　我们依靠特制的爬山鞋，一步一步向前爬着走。当时天气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浑身麻木嘴唇发紫，风吹得我们两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乙　冻糊涂啦，什么叫两眼流鼻涕呀？

甲　应该怎么说？

乙　鼻子里流眼泪……我这也错了。

甲　反正鼻涕眼泪一起流，就这样和冰雪搏斗了十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道路。

乙　这可真不简单。

甲　后来，我们许副队长又领着一批队员，在这里最难上的地方，修了一条几十米的云梯。

乙　登山队还带修路？

甲　有什么奇怪，将来我们还要修上山顶呢，欢迎中外人士前来游览。

乙　啊！登上北坳，该离珠穆朗玛峰不远了。

甲　还有一千多米，不到两千米。

乙　再有两天就上去了。

甲　两天？你想得太简单了。你知道又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挡我们前进。

乙　还有比北坳更困难的吗？

甲　有哇。爬到八千四百米的地方，我们又不得不停下来。

乙　怎么了？

甲　再往上，在八千六百米上下的地方有一个高坡，几乎是直上直下，没法攀登，英国探险家说它是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乙　第二台阶？

甲　他们下过结论，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再不必浪费

时间去爬它了。”

乙　噢，这是英国人说的。

甲　“不必去爬它了”？史占春队长一想，我们是干什么来了？

乙　是啊！什么困难也没有吓倒过中国人民啊！

甲　我当时也这么想，不就是一个陡峭的岩壁吗？我说：“史队长！你上去吧。”

乙　啊！人家上去，你呢？

甲　我帐篷里睡觉。

乙　这象话吗，人家上山，你睡觉？

甲　你不知道，史队长带领另外一个同志上山去察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人留下来养足精神，准备夺取主峰。

乙　噢！

甲　我在这儿待了一天一夜，可我们史占春队长他们还没有回来。

乙　那是出什么事啦？

甲　后来才知道，他们爬到那高坡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九点钟了。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为了要探明登上主峰的道路，就不顾生命的危险，在这八千六百米的高度住了一夜。

乙　那地方也有营地？

甲　没有。

乙　那他们住哪儿啦？

甲　刨个雪坑，两个人挤着坐了一夜。

乙　这可真够艰苦的。

甲　要知道，这天晚上，照样刮大风，他们连睡袋也没带；这时候，他们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这还不算，他们的氧气也不多了，为了防备万一，这一夜连一口氧气也没有用。按照医生规定：人到了七千八百米以上就要用氧气，航空生理学把八千米以上的高空称作"死亡地带"。

乙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甲　第二天，他们找好了上主峰的路线才回来。

乙　史队长他们回来了。

甲　我们忙上啦。加紧准备，夺取主峰。五月十七号，我们又从五千一百米的大本营出发。正在要出发的时候，从北京拍来了一封电报，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这对我们是最大的鼓励。副队长许兢率领十三名队员经过七天的行军，把突击主峰的营地建在八千五百米的高处。

乙　啊！这给突击主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甲　五月二十四号，珠穆朗玛峰上阳光灿烂，上午九点半钟，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贡布和我开始突击主峰。

乙　这里可没你。

甲　有我。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才上升了七十米，来到第二台阶。这第二台阶不过三十多米高，可整花了五个多小时。

乙　怎么啦？

甲　不好走啊。这最后的三米，尤其难上。直上直下，一个立坡。刘连满同志前面开路，爬了四回，摔下来四回。最后，还是他想出办法，他让别人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

后，大家再把他拉上去。

乙 在那么高的地方，空气稀薄，氧气不足，再驮人，可真够呛！

甲 等他上来，体力已经非常衰弱，迈了十步，摔了七个跟头。

乙 那就净剩摔跟头了。

甲 在这里，我们举行了党的小组会。王富洲说啦："登上顶峰是党交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前进。"（学方言）

乙 他是河南人。

甲 屈银华说："再有困难也要上山！"（学方言）

乙 四川人。

甲 刘连满同志都那样了，他还是坚决表示："不能走，爬也要爬上去。"贡布同志也搭腔了："聂八儿 日 再，碰聂妹结K斯集主贵。"（学藏语）

乙 什么话？

甲 这是藏语。

乙 我听不懂。

甲 甭说你不懂，我说这几句连西藏人都不懂。

乙 那还说什么劲儿。

甲 他说："一定登上顶峰为祖国增光！"都表示态度了。

乙 你呢？

甲 我说："你们……那什么……给我留盒罐头！"

乙 嗐！还惦记吃哪！

甲 不是，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写上装在盒里，

然后放在顶峰上。

乙　噢！留作纪念。

甲　对！党小组会当时考虑到刘连满同志的身体，决定把他留下。可是，他在大家走了以后，把他的氧气瓶关紧，一口也没用，自己昏昏沉沉冒着生命的危险熬过了一夜，把氧气省给上山的人回来用。

乙　哎呀！这真是舍己为人！

甲　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乙　我可差点。

甲　差点？差多了！甭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你还舍不得给人哪。

乙　你说的我也太小气了。

甲　我们在前进中也没有被困难吓倒。我们到了还剩下五十二米高度的时候，氧气也都用完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决不后退！终于，在五月二十五号早晨四点二十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乙　好！

甲　为中国体育史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乙　好！

甲　把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上，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乙　好！……你怎么不说话了？

甲　我等记者照相哪。

乙　嗐！

游击小英雄

甲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唱）“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对乙）站住！干什么的？

乙　我来演出的！

甲　从哪儿来？

乙　从团里来！

甲　到哪儿去？

乙　到剧场去！

甲　有路条吗？

乙　路条，没有！

甲　来人哪……

乙　别喊了！你这是干吗哪？

甲　我正在回忆我们当年儿童团时候的战斗生活哪！

乙　啊！我说怎么还查路条呢！

甲　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冀东一带，抗日烽火熊熊燃烧，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把鬼子兵打得丧魂落魄，焦头烂额。

乙　日本侵略者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甲　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敌人进行广泛的袭击，我们村党支部

决定把儿童团组织起来。

乙 对！这也是一支抗战的有生力量。

甲 消息一传开，全村的孩子都跑来报名。

乙 都要求参加儿童团！

甲 这个说："老村长，我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拿起枪来杀鬼子，为咱天下穷人报仇！"

乙 好样的！

甲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扛起红缨枪同伯伯叔叔一道打鬼子，保卫家乡！"

乙 决心不小。

甲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我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

乙 唉！

甲 我一看伙伴们都去报名了，我也跟着去了。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老村长，我和我弟弟一块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们吧！"……我们保证……那个……哎！

乙 怎么了？

甲 我弟弟没批准！

乙 为什么没批准？

甲 说他年岁小点。

乙 今年十几啦？

甲 四岁了。

乙 那也太小啦！

甲　所以没批准。儿童团组织起来之后，老村长指定小牛担任我们儿童团的团长。一听说小牛，我高兴得直蹦高。

乙　怎么？

甲　小牛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执行起任务来有股子牛劲，都说他是我们村里的一头小黄牛，他过去给地主放牛，加上他又是个属牛的。

乙　嘿！全牛到一块儿啦！

甲　小牛个头不高，长得挺虎实，一双大眼忽闪忽闪的，看样子也就四十多岁！

乙　啊!？四十多岁当儿童团长？

甲　怎么啦？

乙　年岁太大啦！

甲　差不多！

乙　差多啦！

甲　我问你，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年了？

乙　三十年了！

甲　对！三十年后的今天才四十多岁还大吗？

乙　噢！现在四十多岁呀？

甲　啊！那时候也就十三、四岁。

乙　那可不算大。

甲　别看年岁不大，志气可不小。他看到父老乡亲无辜的被残暴的敌人杀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我要和爸爸妈妈一样勇敢杀敌！"

乙　甭问，小牛的爹妈也参加革命了！

甲 当然了，小牛爹是老游击队长，小牛娘是妇救会主任，小牛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小牛奶奶是老支前模范，小牛妹妹是他妹妹。

乙 可不是他妹妹嘛！小牛一家是一个革命的家庭。

甲 村党支部很关心我们儿童团。老村长王大爷一有空就找小牛，给我们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讲老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介绍老区儿童团的事迹。

乙 有这样的好村长，小牛当然成长得就更快了。

甲 小牛不仅有好村长的领导，还有我们这些好伙伴的帮助呢！

乙 小牛的好伙伴都有谁呀？

甲 有爆破能手小力春，支前模范小张燕，诱敌出洞的小虎子，巧锄汉奸的小铁蛋，还有多次立功的小交通，挑水送饭的大铁桶！

乙 哎，那铁桶怎么也成了好伙伴啦？

甲 小牛多次带着它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一次，战斗刚结束，我们儿童团就挑水送饭上去了。

乙 这铁桶发挥了作用。

甲 我们还在战地组织了个联欢会！

乙 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甲 大家表决心呼口号，然后演出一些小节目，说相声、数快板、扭秧歌，铁蛋吹口琴，我来二胡独奏。

乙 你们还带着乐器哪？

甲 没带乐器。

乙　那怎么吹口琴？

甲　吹土造口琴！

乙　怎么个土造口琴？

甲　就是在口里含片芹菜叶一吹——口芹（琴）。

乙　那个口芹啊！那你这二胡呢？

甲　一手拿一把壶一撞——二壶（胡）。

乙　嘿！两把壶哇！

甲　哎，带响的全能用上。最后该小牛唱歌了："铁蛋，把铁桶给我拿过来！"

乙　拿铁桶干吗？

甲　"我用它伴奏啊！"

乙　铁桶伴奏？

甲　啊！小牛一敲铁桶——还真唱上了。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小铁桶，当当当！又当乐器又当枪。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夜里打，白天藏，闹得鬼子两头忙。游击战，放光芒，咱们越打越坚强。"当……

乙　嘿！铁桶真当成乐器了。

甲　不仅这样，小牛还用铁桶造过地雷哪！

乙　怎么回事？

甲　在铁桶底下做个夹层，里边装上炸药，用硫酸来自动引爆，一逛荡就炸。大伙起名叫逛荡雷。

乙　敌人看不出来吗？

甲　小牛有办法，桶里装上白酒，鬼子闻见酒味就容易上钩

哇。

乙　这办法不错。

甲　准备好之后，老村长让我跟小牛把它送到鬼子炮楼里去。

乙　你们可要小心哪！

甲　我们俩稳稳当当搭着逛荡雷，出村走了没多远，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小牛说：“进城卖酒去！”“卖酒？！搭过来，过来！快点！”“快不了，一逛荡就炸了。”

乙　啊！怎么说出来了。

甲　心里这么说的。二鬼子瞧见酒就没命了：“你他妈的！卖酒缴税了吗？皇军有命令，不缴税的一律扣下，去吧，呆会取桶来，走！”

乙　抢东西都抢惯了。

甲　他这一轰，我们当时高兴得直哭。

乙　什么叫高兴得直哭哇？

甲　鬼子上钩了能不高兴吗。

乙　那怎么还直哭？

甲　假装舍不得酒……（作佯哭状）

乙　嘿！

甲　这帮鬼子自己把逛荡雷就抱到炮楼里去了。这些家伙上来就抢，你舀一碗他灌一瓶，眼看酒就快没有了，一个鬼子把桶抱起来了：“行了，剩这点我包了。”“别介，多少我再来点。”“不给你……”晄当！

乙　响了！

甲　逛荡雷嘛。

乙　对！一逛荡就炸。

甲　这一炸，炮楼也倒了，据点也给他拔了，这群敌人也完蛋了。我跟小牛扛起扁担唱着歌就回家了："小铁桶，显神威，鬼子吃了逛荡雷，就听咣当一声响，丢了那小命你怨谁？你怨谁？该！该！该！"

乙　嘿！小牛还真有两下子。

甲　不仅这样，我们小牛还带着铁桶配合八路军打过胜仗，立过战功哪！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有一次，一小队鬼子兵进村来"扫荡"，小牛一看这是锻炼我们的好机会："老村长，把对付鬼子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乙　交给你们！你们儿童团多少人？

甲　我们一共三十多人。

乙　面对敌人，那你们不害怕吗？

甲　要战斗就会有牺牲，要向革命前辈们学习！

乙　决心不小，你们打算怎么干？

甲　我们按毛主席书里说的干，欺骗、迷惑敌人。

乙　好！说说你们的打算。

甲　我们想……(耳语)

乙　"铁桶里放鞭炮，用火一点，借铁桶声音一听，跟机关枪响一个样，千万注意保密……"我怎么给说出来啦！

甲　经过小牛再三请战，王大爷同意了，八路军游击队背后

掩护，来一个巧斗顽敌！

乙　好！

甲　小牛马上布置任务：“前边几个人扬土！”

乙　干吗？

甲　让敌人看不清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乙　对！

甲　后边一些人捏着脖子喊上啦……

乙　捏脖子干什么？

甲　别让敌人听出来全是小孩啊！“冲呀！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哇！”达达达……

乙　真象机关枪。

甲　鬼子兵一听可吓坏了，“唰！”全卧倒了：“翻译翻译！哇啦哇啦的什么的干活？”这时候小牛喊上啦：“一连攻击敌人左翼，二连攻击敌人右翼，三连包抄敌人后路，别让鬼子跑了哇！冲呀！杀呀！”达达达……

乙　敌人更摸不着头脑啦。

甲　翻译官赶紧跑来：“报告太君，八路军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撤退回家。”

乙　我当什么办法呢！

甲　回去之后向他中队长一报告，中队长吉田火了：“你们上了八路的当，八路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哇！……”

乙　他还真有体会。

甲　“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去‘扫荡’。”

乙　这回你们怎么对付？

甲　小牛带领我们转移了，剩下四个大铁桶，挂在树上，当当还响呢！

乙　这敌人更晕了！

甲　这群鬼子进了村，一个小鬼子马上跑来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四挺机关枪。”

乙　“在什么地方？”

甲　“在树上挂着哪。”敌人小队长一听明白啦：“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摘下来！”小鬼子刚走到树底下，叮！当！地雷又爆炸了。

乙　炸得好！

甲　鬼子死的死逃的逃，剩下几个回去一报告，吉田气急败坏，他要第二天亲自出马，带领一个中队鬼子兵再次进村“扫荡”。

乙　这回来的还不少！

甲　来的越多越好，到了该消灭这股敌人的时候了。

乙　对。

甲　小牛得到了消息马上报告给王大爷。上级认为战机成熟，头天晚上八路军开进了村子，埋伏好了，配备了轻重机枪，就等敌人上钩了。

乙　敌人来了没有？

甲　来了，天还没亮就来了。要说这帮敌人够胆子大的。

乙　怎么？

甲　哪有机关枪响他往哪冲。

乙　他还以为是铁桶呢。

甲　一个小鬼子一冲，发现上当了，马上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什么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冲！"

乙　上钩了。

甲　我们大部队一看时机已到，一声令下："打！"所有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得鬼子人仰马翻。吉田都蒙了："八路军铁桶的厉害！"

乙　还铁桶哪！

甲　这家伙想仓皇逃命，要骑马往城里跑，跨上马"啪！啪！啪！"连抽三鞭子，这马纹丝没动。

乙　怎么不动啊？

甲　低头一瞧，骑石碑上啦。

乙　嘿！

甲　小牛一个箭步冲上去："缴枪不杀！"吉田一看，还想负隅顽抗；八路军战士从后面上来一脚把吉田踢趴在地上，小牛他们一拥而上按住吉田……

甲　敌人是不打不倒。

乙　这时吉田才说："枪的不缴——也得缴哇！"

乙　捉活的啦！

甲　小牛说："看见了吧，我们儿童团也不是好惹的，靠洋枪洋炮挽救不了你们侵略者彻底失败的下场！"

乙　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

甲　“走！你挑这铁桶跟我们走！”

乙　走吧！

甲　吉田说什么也不敢挑儿童团那铁桶。

乙　为什么？

甲　他怕里边有逛荡雷。

乙　是啊！

英 雄 小 八 路

甲　福建前线动人的英雄人物可太多啦。

乙　是啊，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介绍。

甲　报纸上那是一小部分，假若你能亲身到前线去一趟，你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英雄模范，一不注意会被英雄模范碰肿了脑袋。

乙　有那么多英雄事迹！

甲　假若把现在这些英雄模范事迹编成书的话……

乙　能编多少本？

甲　那不能论本。

乙　论什么呀？

甲　十二本算一打……

乙　能编多少打？

甲　也不能论打。

乙　不论打论什么呀？

甲　十二打算一摞……

乙　能编多少摞？

甲　也不能论摞。

乙　论什么？

甲　一百摞算一批……

乙　能编多少批？

甲乙　也不能论批。

乙　我一猜就是这句嘛。干脆你就论批吧。

甲　要论批，能编个三百批、二百批的。

乙　那么多！要是编成相声呢？

甲　编成相声你一个人说……

乙　能说多少年？

甲　能说一百年、二百年的。

乙　我这一辈子说不完啦！

甲　你这辈子说不完，下辈子再说呀。

乙　我哪儿说去呀？

甲　你没法说让你的后代再接着说呀。

乙　噢，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

甲　对啦。

乙　您今天准备介绍哪些英雄事迹呀？

甲　我准备介绍一下空军。

乙　好哇。

甲　人民空军真勇敢，驾驶神鹰飞上天，敌机要是碰上他，要想逃跑难上难。

乙　对，那您就说说这空军的英雄事迹。

甲　……要不……我给你介绍海军得啦。

乙　不是空军吗？怎么又改海军了？

甲　海军的英雄事迹也很多呀，那真是：鱼雷快艇似火箭，日夜巡查海防线，神出鬼没真灵巧，专打美制大军舰。

乙　噢，击沉敌舰的海军，好，您说说吧。

甲　要不我给你介绍炮兵得啦。

乙　怎么又炮兵了？

甲　神勇炮手打得稳，惩罚敌人猛又狠，只要命令一声下，颗颗炮弹落金门。

乙　炮打金门岛，好，你就介绍炮兵吧。

甲　要不……

乙　你甭介绍了，你到底打算介绍什么呀？

甲　因为我知道的太多，在肚子里都叉住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乙　不就是海陆空三军的事吗？

甲　不，在那里的人民群众当中也出现了很多英雄。

乙　是吗？

甲　象什么民兵英雄十八好汉、二十三勇士、十姐妹、英雄小八路等等，都值得介绍的。

乙　对，你介绍他们的事迹也行。

甲　我先给你介绍英雄小八路吧。

乙　好哇，你说吧。

甲　要不……

乙　你还改呀？

甲　不改了，就给你介绍英雄小八路。

乙　什么叫英雄小八路呀？

甲　就是八个少年组成的一个战斗队，因为他们能够英勇地完成支援前线的任务，因此前线解放军送给他们一个光

荣称号，叫英雄小八路。

乙　他们就八个人哪？

甲　不止八个人，他们一共六十多人哪。其中最出色的是八个人。

乙　噢，他们是哪儿的呀？

甲　是厦门何厝乡第四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因为战斗，这个学校迁到了后方，可是这八位小英雄坚决要留在前线。

乙　那谁照顾他们呀？

甲　不用任何人照顾。

乙　他们住哪呀？

甲　住的地方太好啦，既是安全，又是保险，既是清静，又是美观，既是后方，又是前沿，既不挨地，又不靠天。

乙　他们驾云哪，不挨地不靠天是什么地方呀？

甲　山半腰的洞里。

乙　那他们吃饭怎么办哪？

甲　自己做。

乙　喝水呢？

甲　自己挑。

乙　衣服脏了？

甲　自己洗。

乙　衣服破了？

甲　自己缝。

乙　这么一说他们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呀。

甲　跟部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年岁小点。

乙　多大岁数？

甲　岁数最大的是他们连长。

乙　三十几？

甲　哪个小学生三十多岁呀？

乙　多大呀？

甲　十六岁。

乙　十六岁就当连长？

甲　啊，你呢？十六岁还弹球哪。

乙　你甭提我。

甲　你别看他年岁小，还很沉着老练，指挥战斗勇敢果断。

乙　最小的多大了？

甲　十二岁，叫何大年，都叫他小八。

乙　十二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呀？

甲　能干什么？他的英雄事迹和解放军战士同样光辉。

乙　噢，跟战士一样！

甲　照实说就是战士。

乙　那他们算炮兵战士还算步兵战士呀？

甲　他们是什锦战士。

乙　什锦战士？

甲　啊，什锦。

乙　这什锦跟蜜饯有什么关系呀？

甲　都是甜的。

乙　噢，糖呀，什么叫什锦战士呀？

甲　分不出他们究竟是哪一个兵种。

乙　根据他们工作范围不就分出来了吗？

甲　那你给分分！

乙　行，你说他们都干什么吧。

甲　缝缝连连、洗洗涮涮、站岗放哨、擦擦炮弹、修筑工事、挑水送饭、送茶点烟、接电话线，你说算什么战士？

乙　我也不知道，就算是什锦战士吧。

甲　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支特殊的兵种，别动部队。

乙　那您介绍一下他们的英雄事迹吧。

甲　小八路刚一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工作可干，大家只有拿出自己攒的钱买点糖果纸烟来慰问解放军战士，可是战士们都很客气，谁也不吃。

乙　不吃？我在那儿就行了。

甲　你能想办法让他们吃？

乙　他们不吃，我吃。

甲　你呀！后来小鬼们想出主意来啦，把烟卷都点上了说："叔叔，你们再不抽可就浪费啦！"结果大家全抽了。

乙　那糖哪？

甲　他们把糖纸都剥去了，偷着拿着说："唉，叔叔，你的舌头怎么了？"解放军刚一张嘴说："没怎……"他们赶紧给扔嘴里去了。

乙　就跟投篮球一样啊。这是谁出的主意啊？

甲　小八。

乙　真聪明。

甲　那天小连长说："解放军叔叔们整天修工事，很辛苦啦，咱们去帮助洗衣服吧。"

乙　那就洗去吧。

甲　不那么简单，吃块糖还那么费劲哪！上次去了，都说不脏，谁也不肯让洗。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小八说："连长，我先去侦察一下他们有多少脏衣服，回来再拿主意。"

乙　小八去侦察。

甲　他机警啊，到那里装模作样地说："叔叔你们好！小八路连派我向大家慰问来了，我给叔叔们唱个歌吧。"

乙　怎么唱的？

甲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你这衣服需要洗，快去打补丁！嘿嘿嘿，你们往那边瞧。"（白）大家一转身（接唱）"我全明白了，你们的衣服都得洗，一个也跑不了！"

乙　嘿，他全唱出来了。

甲　回来一报告，小连长说："全体出发，到那里要听我命令。"这位小连长真有办法，他不跟战士们直接要，怕战士们还是不肯让洗。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他找连长去了："连长叔叔，请你下命令，让他们把脏衣服脱下来我们给洗洗。"连长说："指挥战斗我有权力下命令，叫他们脱衣服我没权力。"小连长说："我有权力。立正，脱衣服！"

乙　有这口令吗？

甲　大家一听都哗的一声……

乙　全脱了？

甲　全乐了。

乙　那还不乐。

甲　连长说："小鬼们，我代表全连感谢你们的好意，因为我们一会还要修工事，没衣服可换。"

乙　人家那是客气。

甲　这一客气不要紧，可让他们钻空子了。"没的换不要紧，我们给你们带衣服来啦。"

乙　都准备好啦。

甲　啊，当时小连长使了个眼色，大家上去就扒，先给连长的衣服扒下来了，"咱们给连长叔叔找一件最漂亮的衣服换上。"小八说，"好，你穿我姐姐的花棉袄吧。"

乙　好嘛，他们要演戏呀。

甲　扒完连长的又扒战士的。小八心说你们在这扒，我去他们宿舍搜索一下去。

乙　真有主意。

甲　搜到了一双连长的袜子，一件衬衫。

乙　总算没白来。

甲　他们把抢来的衣服抱回去，挑来水就洗，一会儿就洗完了。晒干了以后大家一块补袜子、补衣服，小八拿起连长的袜子就补。

乙　他会补吗？

甲　学着补呀。足有俩钟头才补完，袜子里头还塞个小纸条。第二天大家送到连部，连长拿过袜子一看，里面有个纸条，上写："连长叔叔，这双袜子是我从你床底下偷来的，以后你再不主动给我，我还来偷。"底下写着"何大年"。连长一看："嘿，又是他补的。"拿过袜子一瞧，"唉这回补的可真不错。"

乙　上回哪？

甲　上回他把脚底给补脚面上啦。

乙　嗐，那还怎么穿了？

甲　几个人送完衣服刚要走，可坏了……

乙　怎么啦？

甲　炮战开始了。

乙　那就别走啦。

甲　他们正不想走哪。小连长说："咱们帮助叔叔擦炮弹吧。"一边擦着，一边说："擦的亮亮的，狠狠的打蒋军！"

乙　对。

甲　这时候班长报告说："指挥所的电话线被敌人打断了，我们听不到命令了。"小八听了把牙一咬，向阿朱一谤嘴："走！"噌！就跑出去啦。

乙　干嘛去了？

甲　接电话线去了。

乙　外边炮火那么猛烈，多危险哪！

甲　他们没想到危险，只想到应该象电话兵一样的勇敢。

乙　电话兵有熟练的技术，会接呀。

甲　他们也会呀。

乙　在哪学的？

甲　过去电话兵在他们学校演习的时候偷着学的。

乙　真聪明！

甲　一会儿就接了好几个头。

乙　他们有工具吗？

甲　带着哪。

乙　钳子？

甲　腮帮子。

乙　啊？

甲　用牙咬。

乙　真勇敢哪！

甲　最后有一个线头可接不了啦。

乙　怎么？

甲　线不够长了，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小八说，我用身体代替电线。

乙　那怎么代替呀？

甲　一手捏一个线头，让电流从他身上通过去。

乙　这一定有生命危险吧？

甲　是呀，小八毫不在意的刚要用手去捏线头，被一个电话兵看见了，连忙喊："小鬼你要干嘛？"小八一乐，说："我要……我要跳舞。"

乙　他转的真快哪！

甲　电话兵赶快把线接好了。“走，快回去吧。”“不，电话通了我们才回去哪。”电话通了，这才回来向连长报告：“刚才是他们俩人接的线，小八还要用身体代替电线。”连长一听，说：“小鬼你在哪儿学的？”“我听说志愿军叔叔在朝鲜就这样做过。”“你不怕死吗？”“不怕！怕死我就不来了。”

乙　这小家伙真了不起呀。

甲　连长说：“你们这几个小鬼又擦炮弹，又接电线，我们战士都快失业了。”小鬼说：“解放军帮助我们种庄稼，我们就帮助叔叔们作战。”

乙　这话可真对。

甲　最后连长鼓励了他们几句：“好，长大了一定是好样的。”从此以后他们的干劲就更足了，瞧见什么干什么。

乙　是啊。

甲　有一次福建地区连着下了二十多天倾盆大雨，把通往前沿的公路冲坏了好几处，运输炮弹的汽车通不过去了。

乙　那对作战有影响啊！

甲　是呀，小八发现之后马上报告小连长：“前沿公路，被水冲坏，运输汽车，就要到来，若不抢修，恐出意外，任务紧急，请速安排。”连长一听说：“好，你的报告，时机正好，马上出动，把路修好，你去排水，我来扛锹，你去堆土，他来抡镐。”

乙　嘿，他们唱快板哪。

甲　一支浩浩荡荡的筑路队伍出发了，从早一直干到晚，整

整翻修了四次，才基本上把路面修平了。

乙　真不容易。

甲　你再看这几个小鬼，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黄土泥的。

乙　好吗，成泥人啦。

甲　来的时候是六男二女，回去时候都分不出哪是男哪是女了。

乙　噢，全一样了。

甲　他们还说哪，这样倒好，省得叫解放军叔叔发现了，再把我们送回来。

乙　那也得发现。

甲　发现不了，瞧见有人一来，小连长喊："就地卧倒！"只要往地下一趴，你就分不出来哪块是黄土，哪块是人了。

乙　跟土一样了。

甲　就这样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乙　怎么？

甲　他们看到运输炮弹的汽车顺利通过这条公路，大家都乐了。

乙　这是高兴呀。

甲　可是这一乐被人发现了。

乙　噢，乐出声儿来了。

甲　不，把一嘴的白牙全露出来了。

乙　得！暴露目标了。

甲　司机同志一刹车，往这边走来了。

乙　这回要干。

甲　小连长一看时机不妙，马上喊："就地卧倒！"全趴下了。

乙　啊！

甲　两个解放军同志要开玩笑，这个说："哟！怎么这儿又出来好儿堆黄土呀？"那个说："这不是黄土，这是人，你看还出气哪！"当时小八沉不住气了，站起来一立正："报告叔叔，我不是人，我是黄土。"

乙　黄土还说话呀！

（此篇系与赵世忠同志合写）

营业员之歌

甲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向我们发布了新时期的总任务。

乙　号召各行各业来一个竞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

甲　尤其是你们这行业非常重要。

乙　那当然了，我们这行业非常光荣。

甲　你是什么行业？

乙　说了半天不知道哇，告诉你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甲　商业工作？

乙　对！

甲　了不起，商业工作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是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四个现代化的后勤部，是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参谋部。

乙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甲　我跟你握握手吧。

乙　握手干吗？

甲　因为我也是商店的营业员。

乙　说了半天咱们是同行？

甲　唉！你是哪个商店的营业员？

乙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甲　哎哟！咱还得握握手！

乙　干么又握手哇。

甲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

乙　一个单位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甲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乙　也对，百货商场职工也多。

甲　唉，你是商场哪个组的？

乙　我是棉布组卖布的。

甲　哎哟！咱还得握握手，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

乙　我们俩跑一个组去了，我怎么没见过你？

甲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乙　一个组还看不见哪！

甲　哎，你是棉布组，站哪个柜台的？

乙　我就是中间那柜台。

甲　哎哟！咱还得握握手。

乙　越握越近啦。

甲　我也是中间那柜台的。

乙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甲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乙　我们俩纯粹是瞎忙！

甲　哎，你是站在东边还是西边？

乙　我就站在东边。

甲　哎哟！咱还得握握手。

乙　我们俩挤一块来了，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甲
乙　（同时）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乙　俩瞎子！都肩碰肩还看不见哪。

甲　这么回事，你进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乙　我说的呢，你调哪儿去了？

甲　我调到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乙　噢！

甲　我们那有一位全国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乙　谁呀？

甲　提起他的名字，顾客都熟悉。

乙　他叫什么？

甲　俞秉贵师傅……

乙　俞……张秉贵！

甲　张秉贵？！北京百货大楼特级营业员，卖糖果的。

乙　对呀！

甲　我说这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卖布的。

乙　噢，重名字。

甲　不！上海的俞师傅和北京的张师傅展开对手赛，俞师傅以张秉贵为榜样，向张师傅学习，我们大家都叫他俞秉贵。

乙　哎！俞师傅有什么特点？

甲　张师傅有什么特点，俞师傅就有什么特点。

乙　张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甲　我们俞师傅一团烈火胸中装。

乙　张师傅工作起来有五个劲儿。

甲　俞师傅用五个劲儿来工作。

乙　张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甲　俞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乙　张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甲　俞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反正俞师傅也不简单！

乙　你说说俞师傅怎么工作的？

甲　俞师傅为了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他钻研了很多门学问。

乙　都什么呀。

甲　美学、语言学、心理学、舞蹈长跑……

乙　你等等，这跟营业员有什么关系？

甲　提高服务质量。

乙　这舞蹈长跑干么？

甲　象俞师傅这样的营业员，一天要做上百笔的生意，接待几百位顾客，没有点儿舞蹈长跑的底子，身体都支持不住啊。

乙　是啊！

甲　（学接待顾客）这位同志您看点什么，花布吗？这里都是，颜色不理想，那边还有。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体育图案小孩做衣服好看。什么？裙子料这边看，浅一点儿的等一等我去拿。您看怎么样？配上衣那就这种颜色的，我去拿。穿在身上很素净。好，每种要五尺，我来量。（比划）那位同志等一等，这里马上就完了……

乙　嘿！俞师傅把生意做活了。那研究美学有什么用？

甲　当好参谋！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俞师傅都有研究。

乙　噢！

甲　比如说你爱人买布来了。

乙　我爱人来啦。

甲　你爱人长的稍微胖了点儿。

乙　有多胖？

甲　比我大两圈。

乙　噢！这够胖的。

甲　俞师傅给她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料。

乙　为什么？

甲　这样穿起来显得匀称，你爱人的线条也出来了。

乙　对！那么胖再穿横条衣服成醋罐子啦！

甲　这就是学问。

乙　哎！那语言学有什么用？

甲　语言就是说话，营业员应该怎样说话，什么时候说话，这也要讲火候。

乙　是吗？

甲　比如你爱人带你又来买布来了。

乙　这倒好，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甲　这次她看到中长纤维的裤料了，她想要买五条。

乙　要五条？

甲　你兜里可就廿元钱。

乙　那就能买一条。

甲　可是你还不敢说。

乙　为什么？

甲　因为你有病。

乙　我有什么病？

甲　妻管严！

乙　气管炎！

甲　妻子管的太严。

乙　我呀！

甲　俞师傅一看你非常尴尬，走过来用三言两语就帮你解围了。

乙　他怎么说？

甲　冲你爱人说："同志！中长纤维是新产品，很受顾客欢迎。不过你不要买五条，一条裤子可以穿七八年，七八年后产品质量又会有提高，花色品种也会增加不少。你一下做五条穿不了你不后悔吗？"你爱人一听，"对！我先买一条吧。"你一听，"对！我就廿元钱。"

乙　嘿，几句话把问题就解决了。

甲　就怕营业员不会说话。你爱人想多买，你没钱，营业员不管那一套，冲你爱人说："同志！你的眼力好，中长纤维是新产品，目前产量不多，我们进货有限，过这村可没这店。没钱不要紧，你叫他把自行车卖喽哇。"

乙　啊！有这么说话的吗。你再说说研究心里学干么？

甲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一位顾

客进了店门，俞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乙　是啊！那这是想什么呢？（学）

甲　走近柜台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你是想买布，可是花色品种太多，你不知买那样好。俞师傅迎上前来主动向你推荐几种，你会非常满意。

乙　对对！再看这是想什么呢？（学）

甲　这是想买布，突然发现了你比较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俞师傅把布抖开在身上比比，你会更加满意。

乙　对对！再看这个。（学）

甲　两眼东张西望毫无目的，这不是想买东西，是来店随便参观一下。俞师傅不向你打招呼。

乙　为什么？

甲　一打招呼你就说实话了，问你："同志！你买什么？""什么都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乙　嗐！行！看来俞师傅把营业员的学问研究的到家了。

甲　不能那么说，俞师傅说的好："我们比张秉贵师傅差距还不小，我们有决心努力攀登服务质量的高峰，我们对自己要有个高标准。"

乙　什么高标准？

甲　接待顾客的时候，他提出要做到"问不倒"。

乙　问不倒？

甲　甭管顾客提出什么问题，保证有问必答。

乙　这可不容易，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职业、性别、爱好、习惯不同，你知道要问什么问题？

甲　甭管问什么，保证问不倒！

乙　我不信。

甲　不信咱试试。

乙　怎么试？

甲　这就是柜台，你是顾客，我就是俞师傅。

乙　我就不信会问不倒，“同志我们家几口人哪？”

甲　你们……你跑这算卦来了。

乙　问这不行。

甲　你得问有关的事啊！

乙　那也不能问不倒，再来！“同志！……”

甲　您看点什么？

乙　“我看布，我问问你……”

甲　这有棉布、花布、人造棉、人造纤维、化学纤维。

乙　“是啊！我问问你……”

甲　那边是展销柜，上海八家工厂新设计的图案和试制产品，欢迎您参观选购。

乙　“好好！我问问你……”

甲　这边是半成品柜，有裁剪出来的裤片袄片，还有些零星的配料。

乙　是是！我问问你……。

甲　那边是……，

乙　你还叫不叫我问了？

甲　这是主动介绍商品，你问什么？

乙　我问你这个……我给忘了不是。我问你，我爱人想做件

衬衣，什么料子好呢？

甲　那我得问问您，她是要长袖要短袖？

乙　要短袖。

甲　是冬季穿，夏季穿？

乙　夏季穿。

甲　要便宜的，要贵的？

乙　要便宜的。

甲　要花的要素的？

乙　要……谁问谁？

甲　这是调查研究。

乙　我以为问不倒倒过来了。我问你什么料子合适？

甲　我建议你买的确良。

乙　为什么？

甲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洗后不用烫，可以永远保持平整。

乙　我问问你花布的行不行？

甲　花布也好，花色品种齐全，经济实惠，棉布吸汗力强，穿起来舒服。

乙　我问问你棉布褪不褪色？

甲　不褪色。我们都是采用国产活性染料印染。不过洗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水烫，暴日晒，火炉烤。

乙　我问问你棉布缩不缩水？

甲　缩水率不大。

乙　人造棉？

甲　缩水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

乙　的确良。

甲　基本不缩水。

乙　府绸。

甲　百分之三。

乙　斜纹？

甲　百分之二。

乙　的卡。

甲　百分之一。

乙　冰棍儿。

甲　百分……冰棍干么？

乙　我都没的问了。

甲　你买几尺？

乙　别忙，我还得问。“我问问你，我爱人穿什么样的好。”

甲　这要看她是什么职业了。

乙　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甲　“一般的规律：南方女同志喜欢浅底小花，北方女同志喜欢深底大花。如果是机关干部、教员，喜欢朴素淡静一点的，要是艺术家演员就喜欢艳丽一点的。”

乙　对！对！

甲　你买几尺？

乙　别忙，我还得问，“我问问你，一件衬衣要几尺？”

甲　一件有五尺就够了。可一块做两件有九尺就够。

乙　那为什么？

甲　我们研究了梯形套裁法，可以节省布料。虽然柜台上不能长棉花，可是营业员剪刀下面出棉布哇。

乙　好！既有利国家又有利顾客。

甲　你买几尺，

乙　别忙。

甲　怎么老别忙啊！

乙　我还得问，“我问问你，我买布……这料子……那什么唉！我爱人不满意，我再退给你们行吗？”

甲　剪下来不能再退了。可你是特殊情况……

乙　我是什么特殊情况？

甲　你有妻管严哪。

乙　别提这碴儿啦。通过这七问八问说明俞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不愧是个优秀的营业员。

甲　不！俞师傅说：“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是宽广的，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顾客有求必应。因此对自己要求，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乙　什么标准？

甲　接待顾客的时候要保证“难不住。”

乙　难不住?!

甲　对！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要把党的温暖送到顾客的心坎上。

乙　这可更不容易了，有些困难可以解决，有些困难不好解决。

甲　不管什么困难，俞师傅都迎刃而解。

乙　我不信。

甲　不信咱试试。

乙　试试就试试。

甲　“同志，你看点什么。”

乙　“我什么也不看，我有困难。”

甲　“别着急，有什么困难，我们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乙　“恐怕你解决不了。”

甲　什么事情？

乙　昨天在你这买了一块布回去，一比不够做件衣服的了。不做吧是个浪费，做吧不够怎么办？

甲　你买了多少。

乙　四尺七寸三。

甲　嘿！这跟我们工作不细致有关系，我们应该在撕布时事先提醒你一下。

乙　嗐！不怨你们，我爱人说四尺七寸三够。

甲　你应该问清楚你爱人……噢！你有妻管严。

乙　你怎么还提这碴儿，怎么办吧？

甲　这好办，同样花色的再配上三寸就行了。

乙　那不行，同样花色的卖完了。

甲　那……你做件小点儿的让给别人穿。

乙　我们家没别人，亲戚朋友一个没有，同事邻居人家不要。

甲　这样吧，你把布拿回来，再选另外样子的。

乙　那不行！眼看着国家受损失我不干。

甲　不会，我们负责牵线搭桥，把四尺七寸三让给需要的顾客。

乙　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心不安。

甲　顾客的特殊困难，我们应该灵活对待。

乙　那不行，我那布全剪了。

甲　我联系一下别处配几寸吧。

乙　那不行，我没时间等了。

甲　你把电话留给我，找到我通知你。

乙　那不行，我们那没安电话，只有一个公用的还坏了。

甲　等我休息给你送家去。

乙　那不行，送去的我不要。

甲　有你这样的吗？

乙　行！真是难不倒，同志：我有困难！

甲　还有困难？

乙　“我在这做了件新衬衣，不小心蹭上蓝墨水啦。你给换换吧！”

甲　这可换不了，不是商品质量问题，不能叫国家受损失。

乙　你不是难不住吗？

甲　“是啊！你可以洗一洗。”

乙　洗不下去。

甲　我告诉你个方法，用一点草酸可以洗掉蓝墨水。

乙　草酸我没有。

甲　我这代销，二分一包。

乙　我不会用。

甲　拿来我给你代洗。

乙　……难不住他！同志我不只蹭上了蓝墨水还蹭上机油了。

甲　不要紧，用洗涤剂加氨水可以搓掉机油……。

乙　不只蹭上蓝墨水、机油，还蹭上油漆了。

甲　好办，洗涤剂加上一点香蕉水……。

乙　不只蹭上蓝墨水、机油和油漆，还蹭上酱油汤……还蹭上果汁……果酱、叶绿素、食黄、油泥……

甲　这更好办了。

乙　怎么？

甲　你改成抹布吧！

乙　嘿！是难不住！同志我有困难。

甲　你还有完没有了。

乙　就这一回啦。

甲　你有什么困难？

乙　我给别人代买一块衣服料，不知道要几尺，怎么办？

甲　好办，这人身高多少？

乙　身高也就一人多高。

甲　到你什么地方？

乙　没比过。

甲　是胖是瘦？

乙　没见过。

甲　胸围多少？

乙　没量过。

甲　他要多大套的？

乙　没问过。

甲　全不清楚。这样吧，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乙　问不清楚，这人不在本市。

甲　他是哪的人？

乙　远了，东北黑龙江。

甲　行了，你还五尺半吧。

乙　嗯?!

甲　东北人一般都长的高大魁梧，打出点富余好。

乙　我给买两件量几尺？

甲　两件套裁可以买九尺。

乙　我不会算账。

甲　我给算，六角三一尺，六九五十四，三九二十七，一共五元六毛七。

乙　没零钱，我给你六元。

甲　我找你三毛三。

乙　我给你七元五。

甲　我找你一元八毛三。

乙　我给你九元四。

甲　我找你三元七毛三。

乙　我给你四十二元九毛六分八。

甲　我找你……我留下五元六毛七剩下全找你。

乙　我……嘿！真是难不住，俞师傅不愧是一位出色的财贸标兵。

甲　俞师傅说："我们的工作离要求相差还远，要使我们的工

作适应形势的要求，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就要向更高标准迈进。要使我们的工作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乙　这标准够高的了，还怎么更高？

甲　他保证接待顾客时做到都满意。

乙　甭管谁都满意。

甲　对！使每位顾客都能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乙　我不信。

甲　不信再试试。

乙　试试就试试。

甲　同志，你看点什么？

乙　阿巴。（学哑人）

甲　不会说话，你打算看点什么？

乙　阿巴……

甲　咱这里是棉布柜台，你想挑选什么花色的？

乙　阿巴巴巴。

甲　这个样子的？这是女同志穿的。

乙　阿巴巴巴。

甲　噢！你给对象买的，好极了！

乙　阿巴巴巴。

甲　啊！这全要，先做两件穿着，别买那么多。

乙　阿巴巴巴。

甲　噢！准备办喜事，那也要注意节约。买多了穿不了，造成浪费。

乙　阿巴巴巴。

甲　买两件，好！这样一件，这样一件，好不好？我给你代裁，喜欢什么样式的？

乙　阿巴巴巴。

甲　这样的，马上可以裁。

乙　阿巴巴巴。

甲　用不着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顾客满意了，我们才算尽到了责任。

乙　阿巴巴巴。

甲　还要什么吧，不要了！啊！买副手套？……不要手套，买什么？……唉，再买件褂子……是啊，什么意思？

乙　向你学习！

甲　说出来了。

看　不　全

甲　我们要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

乙　对！解放军是我们的榜样。

甲　尤其是我们的工程部队，他们不仅努力提高军事技能，保卫祖国。还积极投入“四化”建设。

乙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甲　我们的战士以雷锋为榜样，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

乙　吃尽千辛万苦！

甲　他们对待工作，从来不讲价钱。什么活都可以干，也能干。

乙　我也是一样，什么活都能干。

甲　你是什么活都能看！

乙　我看哪?！

甲　看你还看不全哪。

乙　我连看都看不全？

甲　上次咱俩去工程部队你都看了吗？

乙　什么工种我都看过了。

甲　那我比划比划你瞧瞧是干什么活哪？

乙　你比划吧！

甲　（学抡锤动作）嘿！嘿！……

乙　行了！这我还不知道，这是抡大锤。

甲　行啊，这个呢？（学掌钎动作）

乙　这是掌钎哪！

甲　这个？（学开风钻动作）

乙　风钻！

甲　这个？（学推车动作）

乙　推车！

甲　这个？（学缝补动作）

乙　这个（学缝衣动作）不知道。

甲　不知道了吧？

乙　这是什么工种？

甲　缝棉袄哪。

乙　缝……缝棉袄也算哪？

甲　班长发现战士棉袄破了。晚上偷偷拿过来，给缝一缝，第二天好穿哪！

乙　发扬阶级兄弟的友爱。

甲　没看出来吧。

乙　你再比划一个。

甲　再比划！还是这个？

乙　还是抡锤。

甲　这个？

乙　掌钎。

甲　这个？

乙　风钻。
甲　这个？
乙　推车。
甲　这个？
乙　缝棉袄。
甲　不对了吧！
乙　这是什么？
甲　补袜子哪。
乙　又改补袜子啦？
甲　这是班长带兵哪。要把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乙　嗯！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甲　没看出来吧？
乙　你再来。
甲　再来？还是这个？
乙　抡锤。
甲　这个？
乙　掌钎。
甲　这个？
乙　风钻。
甲　这个？
乙　推车。
甲　这个？
乙　缝棉袄、补袜子。

甲　全不对！

乙　嗯？

甲　缝军鞋哪。

乙　又改缝军鞋了？

甲　艰苦奋斗嘛，鞋坏了，缝一缝，再穿一阵儿。

乙　你再来！

甲　这个？

乙　抡锤。

甲　这个？

乙　掌钎。

甲　这个？

乙　风钻。

甲　这个？

乙　推车。

甲　这个呢？

乙　缝棉袄、补袜子、缝鞋、缝衬衣、缝短裤、缝军帽、补背心、打前掌、钉后掌。

甲　这全不对。

乙　这是干什么？

甲　班长查铺，给战士盖被子。

乙　嘿！

哥 儿 俩 好

乙 社员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他……

甲 我有什么可介绍的。

乙 你现在是我们队新上任的青年保管，爱社如家的模范。(冲观众)他和他哥哥俩成了一对红。

甲 嗐，介绍这有什么用，现在我和我哥哥是一对红，五年前我们俩还一对崩哪。

乙 一对崩？

甲 老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对崩。

乙 因为什么吵架？

甲 当然现在检查起来都有不对的地方。

乙 你哥哥有什么不对的？

甲 简单粗暴。

乙 这毛病得改，你有什么地方不对？

甲 我有点不爱言语。

乙 一人一个性格，这不是什么缺点。

甲 不！是个大缺点？

乙 你怎么不爱言语？

甲 占点便宜就不言语了。

乙 这么个不言语呀，你要吃点亏哪？

甲　我早嚷了。

乙　好吗，自私自利。

甲　所以我们老吵。

乙　都吵些什么事啊？

甲　我给你说两件事吧。

乙　好！

甲　你可别用现在的眼光看我。

乙　那是啊，不能太高。

甲　太高喽，你会感到我这人不可救药了。

乙　对，眼光别太高。

甲　可也别眼光太低喽，原谅我年轻不懂事，那等于放任我，对我没好处。

乙　对，不能眼光太低。

甲　最合适是：眼光不高不低靠中间再偏左点儿。

乙　这……我拿不好这劲儿。

甲　你随便看吧，前一阵队里看我年轻机灵，分配我工作叫我当官。

乙　当队长？

甲　不，当官。

乙　大队会计？

甲　当官。

乙　当什么官？

甲　羊倌。

乙　放羊啊？

甲　我从小就爱羊，所以队里分配我放羊。

乙　那好啊！

甲　可不是！我就想，放羊放羊，天天一样，上山下山来回摆忙，一天五分，晃晃当当，饿了吃馍，渴了喝汤。

乙　听这话你是不愿意干哪。

甲　应该怎么样啊？

乙　你呀，得树立集体观念，认真负责的放好这些羊，你得爱它。

甲　我爱它它懂得？它能给我反映吗？"队长，小羊倌对我们太好啦，你给他长二分吧。"

乙　老惦记着工分。

甲　我当时就是那思想。

乙　这思想可不对。

甲　有一天放羊回来，我把羊轰进羊圈，刚要进屋，唉！打那边蹓蹓跶跶走来一只羊。

乙　谁家的？

甲　不知道哇，我正想自己养一只羊呢，这要归我可是好事，跟队里羊一块放，过个一年二年的，产几个羊羔，大的卖了，小的再养……

乙　你想的多好。

甲　我要收下养着那，那算自私自利吗？

乙　那就是自私自利。

甲　可又不是我诚心偷来的。

乙　不管怎么来的，不是自己的就应该还回去。

甲　我不知是谁家的呀，给王大娘王大娘不要。给李大爷李大爷不收。要不然交给你。

乙　我不要。

甲　送又没地方送，给你你不要，还不归我。

乙　这就归你了？

甲　当时我也没转过弯来，得了，就捆我们家树上吧。

乙　好么！

甲　这时候我哥哥进来啦，“哎，老二！这羊是哪儿的？”

乙　你说什么？

甲　那个……我买的。

乙　你哪儿买来的？

甲　就是集上……不是！新华书店……不，李大爷那个……小虎他们……

乙　新华书店代卖羊啊！你哪儿来的钱？

甲　“哪儿来的钱？”我有存款……那个……存款折在你手里呢……跟那边借来的。

乙　哪边借来的？你说实话吧！

甲　等我说了实话以后，他就批评我。

乙　应该接受批评，你哥哥这样做是对的。

甲　他那态度我受不了，两手一叉腰：“你这是什么思想？你给咱贫下中农丢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你这是地主思想！给人家送回去！今天要不送回去把你口粮全扣了，饿你几天你就老实啦！”

乙　是够粗暴的。

甲　他越这样我越不听，正吵着哪，我一看老支书在院里呢，我赶紧出来："支书，您干么来啦?""我看看你的羊喂得怎么样?"

乙　你跟支书说了吧。

甲　我刚要说，支书进屋啦："你们俩吵的时间不短了，我全听明白啦，老大，你刚才那态度可不好，谁也接受不了。我看这次吵架，你要负一部分责任。老二的自私，也和我有关系，我平时关心他不够，对他的思想抓得不紧，我也要负责任。"你看支书多公平，一半责任是我哥的，一半责任归支书自己啦!

乙　没你什么事了?

甲　到晚上支书找我来了："老二，走!跟我上俱乐部。"

乙　上俱乐部?

甲　我说："支书我不跟你下棋，我下不过你。""咱们今天不下棋，到展览室看看。"

乙　你们还有展览室?

甲　就在俱乐部旁边，其实我看好几遍了。

乙　都有什么内容?

甲　有不少过去的东西，有像片，有画儿，还有那图表，奖旗什么的。

乙　噢!

甲　支书指着一件破衣服问我："老二，你看这个，还认识这件破棉袄吗?"

乙　破棉袄?

甲　就是我爸爸穿过的。

乙　这是对你进行忆苦教育哪！

甲　“老二，这是你爸爸给地主放羊时候穿的破棉袄，冬天夏天全是它，你看看你今天穿的什么？生活这么好，还想养点羊吧，卖点钱吧，怎么净打自己的小算盘哪？”

乙　就是啊。

甲　“你爸爸怎么死的？四四年闹灾荒，你爸爸没有法过了，上吊死的呀。就这样狗地主硬说你爸爸放丢了一只羊，你妈妈和你被拉到地主家顶账啦。你说这地主狠不狠？”

乙　太狠了！

甲　“剥削别人，损人肥己是地主办的事，穷人都反对他，咱贫农的孩子能跟他们学吗？”

乙　好好听听吧。

甲　“来！再看看这边，照片上照的人你都认识吧！这是虎妮，九岁就懂得爱集体，咱村有个没改造好的地主，看咱们过好日子啦，想烧粮仓，就是虎妮看住了这个地主，这才没烧成，她好不好？”

乙　好！

甲　“你今年二十三，得向她学习呀，放羊的任务多光荣啊，还不愿意干，一天到晚敷衍了事，你丢多少羊你都不知道吧？”

乙　不负责任吗。

甲　“来！再看这养猪模范张小虎，跟你一般大，他日夜守着猪圈，他怎么不嫌脏不嫌累呢？咱村有多少青年人，你

都得学习呀，连个小孩在树底下拾个烂苹果都送到队部来，你看见个羊就想归自己……”

乙 好好想想吧。

甲 来！再看看这边这个……

乙 这照片挂一块多好。

甲 这些孩子哪一个你不得学习？

乙 太对啦。

甲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新旧社会对比和我们队的新人新事，越看我心里越难过，比比人家我太落后啦，想想我爸爸妈妈我是忘本啦，我说：“支书，我从今往后决不自私自利啦，我要热爱集体，那个羊我明天一早就给人家送回去。”

乙 这就对了！

甲 可是支书不叫我给人家送回去啦。

乙 不能吧？

甲 支书说：“送也送不回去。”

乙 怎么？

甲 那羊就是我放丢的。

乙 嗐，连自己的羊都不认识。

甲 我要认识就出不了问题啦！

乙 你每天也不点数儿啦？

甲 就是没数才暴露了我的自私自利嘛！

乙 这样也好，通过支书帮助能够认清自私是可耻的，改掉了缺点就进步啦。

甲　支书对我的帮助真使我忘不了，有时个人主义一冒头，我就想到支书说的话，就想到我爸爸那件衣服，想到了那虎妮。

乙　这就好了。

甲　我每做一件事，我脑子先想想，对集体有利还是没利，有利的就去做，没利的坚决不干，你再花言巧语我也不上当！

乙　我干么呀！

甲　有一次队长让我套车往城里送公粮。

乙　当上车把式啦？

甲　我没想我个人，我当车把式也是为了集体。

乙　对！

甲　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可是套车的时候我一看，这匹马不老实，又咬人又踢人。

乙　你可得耐心的使唤。

甲　这要踢着我怎么办哪？为什么单把爱踢人的牲口给我使唤？

乙　个人主义又冒头了。

甲　又一想，对！要都不使，放在队里不用，这对集体不利呀。

乙　唉，事事想到集体就容易解决啦。

甲　这会儿我哥哥过来了："人家早就走了，你怎么还不出发？"我说："我……那什么……架！"

乙　都吓怕了。

甲 走，对付着使，见困难就上吗，反正对集体有利。

乙 好！集体主义思想占了上风。

甲 走在半路上碰见一个大娘："同志，搭搭车，给我捎城里去吧！"

乙 上车吧。

甲 你先等等吧。

乙 这有什么可等等的，这也叫助人为乐。

甲 我不能光送我的人情，车是集体的，牲口是集体的，压坏了你负责任哪？

乙 你怎么又转不过弯来啦，你是代表集体出来的，帮人家解决点困难这不是你个人问题。

甲 对啦！我想到了我们的解放军，他们的车总是搭人，年纪大的还给送家去啦，都说解放军和老百姓是一家呀，这给集体带来多大荣誉呀。

乙 是啊！

甲 "行！大娘，您上车吧，您扶好喽，大娘您到哪儿去呀？"

乙 "到城里就行啦。"

甲 "大娘我给您送到家吧。"

乙 "可不用啦！"

甲 "大娘没关系，助人为乐是应当的，我要向解放军学习，我给您送家去。"

乙 "不用啦。"

甲 "我一定送您，您家在哪儿住？"

乙 "黑龙江。"

甲　送不了！给大娘送到黑龙江，我这车粮食怎么办哪。

乙　那么远人家大娘也不能叫你送。

甲　我给大娘送到县里汽车站，打听好了钟点儿，花了二元三角钱替大娘买了车票。

乙　这不挺好么！

甲　等我赶车到了粮库之后，别的车全卸完了回去啦，会计在那儿等我哪，直给我提意见："就等你这一车过磅开票哪，你干么去啦？"

乙　不要紧，你跟他讲明情况就行啦。

甲　"我送一位黑龙江的老大娘上汽车站了，这也是咱应该做的事呀！"

乙　会计没意见了吧！

甲　会计他乐了："这还行，我以为你又拣羊去了哪！"

乙　怎么讽刺上啦？

甲　没关系，爱怎么说怎么说，以后我热爱集体，多做好事让大家看。

乙　对！只要做对了，群众也会看的清楚。

甲　赶着空车正往回走，从生资公司里出来一个人："老二，回去吗？这有二十袋化肥，带脚给送到小河大队去行吗？"怎么这罗嗦事全叫我碰上啦。

乙　这也不是什么罗嗦事，能带就带，不能带就跟人家说明情况，能不能带？

甲　也能也不能。

乙　这话怎么讲？

甲　我回去也没事啦，再说小河大队是我们一个公社的，就在我们队旁边。

乙　那就给带去。

甲　那我送公粮本来就误了，回去晚了不更耽误活儿。

乙　那就别带了。

甲　可这也是助人为乐呀。

乙　带走吧！

甲　可又怕给我们集体带来损失。

乙　别带了。

甲　可又怕……

乙　别考虑那么多啦，带不带吧。

甲　“行，你们快点装，我回去还有活儿哪。”装上了车，我就给送到小河大队啦。“同志！从城里给你们带来二十袋化肥。”

乙　卸车吧。

甲　卸来卸去多出一袋化肥来。

乙　那许是多装了，送回去吧！

甲　再送回去多麻烦哪，我一想他们那儿化肥有的是少个一袋两袋的也没关系，我拉回去吧。

乙　你自己要了？

甲　我还能犯自私自利？，那是损人利己，对集体有利的事我才做哪，这袋化肥我自己不要。

乙　怎么办？

甲　给我们队里用。

乙　啊！那也是自私。

甲　这样对集体有利呀。

乙　那是个小集体，对大集体可有害呢。

甲　我当时没转过这弯来。

乙　又转不过来了。

甲　回到队里我还以为这事办对了那，主动跟我哥哥说啦。

乙　这回怎么样？

甲　这回没扠腰。

乙　有进步。

甲　瞪上眼了。

乙　更厉害。

甲　"你这是什么思想？"

乙　又问什么思想。

甲　"你这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你这是地主思想！送一车粮食耽误这么长时间，你坦白，你干什么去了？不用问哪，跑到城里偷闲躲懒去了，不爱劳动，你这是什么思想，你……自私自利，个人主义……"

乙　又来了。

甲　"送车粮食捎回一袋化肥，明天送车草，你就把批发站搬回来了。"

乙　你先别急……

甲　"你老老实实给人家送回去。"……

乙　你先……

甲　"这化肥是你跟他一块儿弄回来的？"

乙　不是啊……

甲　“你什么思想！”

乙　又冲我来了！

甲　我哥哥这回气可大啦，谁劝都不行。

乙　也难怪他生气，他的意思是对的。

甲　我没跟他吵，背着化肥给人家送去了，“同志！刚才带化肥你们多装了一袋，给你们吧！”

乙　他们怎么说？

甲　同志！谢谢你们，我们工作上马虎得好好检讨，你们这种拾金不昧的风格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这儿吃了饭再回去吧！”我撒腿往回就跑。

乙　跑什么呀？

甲　吃人家饭我哥哥更跟我瞪眼了，到家一看我哥哥没在家。

乙　上那儿去了？

甲　上支书那儿告我去了，反正我不怕，我没做错。

乙　你有错误的地方。

甲　一会工夫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我走。

乙　你上哪儿？

甲　我找支书说说去。

乙　也好，检查检查思想。

甲　“支书，刚才那事您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

乙　你说吧？

甲　“说就说，这事我没错。”

乙　没错？

甲　“大娘上了年纪，不应该送她上车站吗？”

乙　应该呀。

甲　“大娘人生地不熟的，我给她送到车站，打听好了钟点，另外我还花两块三给她买了车票，这事我下决心连您都不告诉。”

乙　已经告诉了。

甲　“难道因为这个事误了点时间我就有地主思想吗？”

乙　他批评的不对，缺乏调查研究。

甲　“另外这化肥我也没错。”

乙　“怎么没错儿？”

甲　“这不是热爱集体吗？”

乙　“不能光爱自己的集体呀，你把化肥留给自己是为了什么？”

甲　“为了多打粮食，一袋化肥施五亩地，一亩地多打一百斤，就能给咱们集体多打五百斤粮。”

乙　“这五百斤粮多打了怎么办？”

甲　“可以大家多……多交公粮对国家贡献更大。”

乙　多交公粮好。

甲　“多交公粮多光荣，这光荣哪儿来的，大家都得说老二……”

乙　“老二办的，你立了功？绕来绕去还是为了个人哪。”

甲　我说完老支书站起来啦：“老二！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集体、什么是个人你明白吧？国家就是个大集体，咱这集

体是个小集体，没有大集体就没有小集体呀！”

乙　那当然。

甲　“这两集体你先爱哪个集体？”

乙　应该先爱大集体。

甲　“损害了大集体，光爱这小集体你也爱不好，咱们有了粮食不卖给国家卖到自由市场去，不更多卖钱吗？大家分的更多，可是破坏了国家的政策呀！解放军和工人都要吃粮食，咱要是把粮食卖到自由市场去，国家没粮食，解放军饿着肚子打仗保卫咱们，工人饿着肚子给咱们生产？！”

乙　“这道理对呀！”

甲　“老二，国家、集体、个人关系要摆正。”

乙　老支书多耐心啦！

甲　“办错事不要紧，只要想通了就改，那就是好样的，回家吧！”

乙　回去吧。

甲　我一边走，一边想支书的话，在院里转了好几圈没进屋去。

乙　怕什么呀？

甲　怕我哥哥。

乙　嗐，不用怕。

甲　越怕脚越不听使唤，咔嚓一声，把砂锅踢碎了。

乙　得！

甲　我哥哥听见啦。“谁呀？”我说：“我……我把砂锅踢碎了。”

"不要紧！扎脚没有？"

乙　嘿！你哥哥没急！

甲　不但没急，他还向我道歉呢！"老二，刚才支书批评我了，我这老毛病有时候还犯，你多原谅我吧！"

乙　支书这思想工作做得好。

甲　就这样群众还相信我，老支书也支持我，让我当大队保管了！

乙　那就得负起责任来。

甲　当然，我也表示态度啦，社员既然选我就是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事事先考虑国家，再考虑集体，一定不光想个人。我一定听支书的话，努力工作，天天学习。

乙　这就对啦。

甲　可上任没三天又出事啦！

乙　又出什么事啦？

甲　小河队来了一个人，要到我们这儿买点谷草。

乙　你们有多余的就可以支援点儿。

甲　我问问支书去："支书，小河队派来一个人要买点谷草，我想咱应该支援人家。"

乙　嗯。

甲　"他们缺草，牲口吃不饱，就干不了活儿，就影响生产，少打粮食，对国家有损失。"

乙　对！

甲　支书同意我的意见，我又去找队长、会计跟我哥哥。

乙　干么全找哇？

甲　省的他又瞪眼。

乙　你哥哥怎么说？

甲　“老二，你这想法很对，这才是共产主义风格哪！应该受到表扬。”

乙　有批评有表扬。

甲　我跑回去跟那人一说：“同志，我哥哥表扬我了。”

乙　喏！

甲　“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可以支援你们几万斤。”那同志说：“那太好了，这个价钱问题咱们商量一下，我们按一毛钱一斤算吧？”

乙　好办。

甲　“不行！谷草一毛钱一斤？你去买一毛的吧！”

乙　价钱给少啦？

甲　“这样咱们再商量一下，按牌价是三分五的五分的，可自由市场那是一毛五，我们按一毛二算行了吧？”

乙　差不多！

甲　“不行，我们没有一毛二一斤的草。”

乙　你可又犯了自私的毛病了，一毛二还不行那？

甲　“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价钱不能多不能少。”

乙　一毛几？

甲　三分五！

乙　对方给多啦？

甲　给多啦，暴露了他们一种思想，得帮助帮助他，“同志！兄弟队互相支援是应该的，我们不能卖高价呀，你们也

不应该想用高价买，共产主义风格是用多少钱买不来的呀。咱们这是队与队的互相支援吗！

乙　你这几句话说的好哇。

甲　当然好了。

乙　为什么？

甲　全是支书教我说的。

乙　嘿！

（此篇系与李文华同志合写）

找　舅　舅

甲　你这个人大概是经常出门吧？

乙　对了！经常到外地巡回演出去。你看得出来吗？

甲　这怎么看不出来，你看你这个头长不高嘛。

乙　个头不高跟出门有关系？

甲　当然了，因为你老在外边跑，今天东北，明天西南，日久天长他磨短了。

乙　这……没听说过。

甲　看样子你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

乙　对！我去过的地方很多，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都去过。

甲　看得出来嘛！

乙　这也看得出来？

甲　你看你这眼睛挺大嘛。

乙　这跟眼睛有什么关系？

甲　当然有关系，今儿看看这个，明儿看看那个，日久天长眼珠子就盯大了。

乙　这……我听着都新鲜。

甲　看起来你这个人社会知识很丰富，各地方的风俗习惯、新鲜事儿知道的很多。

乙　那是啊！每到一个地方总得搜集一些创作素材，所以什么事情都爱打听。

甲　看得出来嘛！

乙　这又怎么看出来的？

甲　到处爱听好消息，听着听着你这耳朵就支楞起来了。

乙　这……我成驴了！

甲　看得出来嘛。

乙　还看的出来哪?!

甲　反正你的知识比我丰富，道儿比我走的远，地方去的比我多。

乙　也不见得。你都去过哪儿？

甲　我去的地方不太远，反正是有火车线的地方……

乙　都去过。

甲　都没去过。

乙　这是不太远。

甲　不经常出门，再加上又不爱学习，对一些新事物理解的不够。

乙　那是啊！

甲　我深深有这个体会。

乙　怎么？

甲　最近我不是出了趟远门吗……

乙　你到哪儿去了一趟？

甲　东北。

乙　噢！沈阳？

甲 不！东北。

乙 鞍山？

甲 东北。

乙 哈尔滨？

甲 东北。

乙 ……你干脆上哪了吧？

甲 东北包头。

乙 嗐！那是西北包头。

甲 西……那是我转向了。

乙 你这地理知识可太差了。

甲 没告诉你没出过门么！这次包头一行也是迫不得已才去的。

乙 你工作太忙，没时间？

甲 时间倒有，主要是坐火车几个钟头，烦的慌。

乙 习惯了就好了。

甲 再说，坐火车还得影响工作。

乙 当然得占点时间。

甲 再说，坐火车还得买票。

乙 这……多新鲜哪！

甲 连花钱带影响工作，你说值得吗？

乙 要是没事情光为玩，倒是不值得。

甲 这次出去倒不是为玩，还是有点事情。

乙 什么事情？

甲 找个亲戚。十几年不见了，我母亲很想他，打发我去找

找。

乙　噢！什么亲戚？

甲　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的内弟，我母亲她哥哥，我大舅的弟弟。

乙　你不嫌费事啊？就是你舅舅。

甲　对啦，找我舅舅。临走的时候我母亲交给我一封信。

乙　写给你舅舅的信？

甲　不！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让我拿这封信去找。

乙　噢！

甲　我临走的时候，准备好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还有一大口袋菜包子。

乙　干吗？你要搬家是怎么着？

甲　这都是上包头必须用的。我舅舅说过，你要不带着，你就活不下去。

乙　你这风镜、风衣有什么用？

甲　看样子你没去过包头？

乙　我最近才由那边回来。

甲　那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哇？我舅舅信里写得明白，包头这地方"天苍苍，云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风沙大极了，刮起风来天昏地黑，没有风镜行吗？

乙　手电筒呢？

甲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全包头市一共才有七盏路灯，到处漆黑。不留神掉河里怎么办？

乙　噢！带指南针又干什么使？

甲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大风一来，刮的房子倒的倒、塌的塌，真是飞沙走石。万一把我吹跑了，我好看看东西南北呀。

乙　这都哪儿听来的！那水壶水碗干什么用？

甲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乙　全凭他舅舅这封信哪！

甲　日本时期在这里建了一个自来水厂，全包头就一条水管子，中国人不许喝。没水壶渴也把你渴死了。

乙　这一口袋菜包子？

甲　我舅舅信里……

乙　写的明白。你呀，明白不了啦！

甲　这个地方生活很苦，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每天吃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莜麦面儿。没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乙　你带这么多不麻烦吗？再说，那也沉重哪！

甲　没关系，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行了。

乙　骑骆驼干嘛？

甲　我舅舅说，下火车还有好几十里沙子路呢。不骑骆驼，走着？

乙　唉！现在火车通包头了。

甲　那就更好啦。上火车一看，坐位还挺宽绰，睡一觉，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声。

乙　怎么回事？

甲　到站了。旅客都下车，我也准备吧，带上风镜，穿上风衣，这手拿着手电筒，那手拿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

扛起大口袋，走了几步觉着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乙　压的太重？

甲　哪儿呀？我忘穿鞋了。

乙　你忙什么呀？

甲　下火车我一看，怎么下错地方了？

乙　怎么见得？

甲　包头能有这么漂亮的车站吗？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事处，站台上干干净净。出了车站一看，更不象了，大汽车、小汽车好多辆，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乙　非得看见骆驼才是包头哪？

甲　等我回头一望，哟！是包头哇。

乙　看见骆驼了？

甲　看见四个。

乙　在哪儿呢？

甲　在墙上。

乙　啊！骆驼跑墙上去啦？

甲　不是骆驼，是四个大字："包头车站"。

乙　我说的呢！

甲　肯定是包头了，往前走吧，没走几步，哎呀！

乙　什么毛病，一惊一诧的？

甲　直挺挺一条柏油林荫大路看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楼房。

乙　这是解放后盖起来的。

甲　往前边再看，哎呀！

乙　又怎么了？

甲　公共汽车都有了。

乙　这有什么可新鲜的。

甲　左右一打量，哎呀！

乙　又哎呀什么？

甲　大烟筒一根根都数不过来了。

乙　到处是工厂嘛。

甲　哎呀！

乙　你还有完没完了？

甲　我当时雇了一辆三轮，我说："同志，你拉我舅舅那里去。"给多少钱他都不拉。

乙　是啊，你没地址他怎么拉。

甲　我一想，先找工厂吧。

乙　你舅舅在工厂啊？

甲　是啊。

乙　在哪个工厂？

甲　马掌工厂。

乙　什么工厂？

甲　打马掌的工厂。

乙　没这路工厂。

甲　有！

乙　在什么地方？

甲　那我不知道！他说到包头一打听就知道了。

乙　我看两打听也不知道哇。你舅舅叫什么名字？

甲　姓陈，叫二柱子。

乙　大名叫什么？

甲　大名，我母亲没有告诉我。

乙　在哪个工厂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怎么找哇？

甲　有一点我知道。

乙　哪点？

甲　我舅舅是男的。

乙　这……废话！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甲　没法找！你鼻子下边是什么？

乙　嘴呀！

甲　有嘴还不会打听啊！

乙　还是的。找着你舅舅了吗？

甲　甭说舅舅，连我自己都快找不着了。

乙　怎么回事儿？

甲　前后左右你看吧，没别的，光大烟筒就有四千七百六十五根半。

乙　你数来着是怎么的？

甲　反正太多了。厂房一片一片的，足有好多片。我转来转去，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乙　你这样找人，可真是没脑袋的苍蝇，乱撞！

甲　这赖我舅舅。明明是个工业城市，地方很大，人口很多，偏偏写这样的信。

乙　你舅舅这封信……

甲　明明这地方生活很好，非说喝羊奶、吃莜麦。

乙　我跟你说，他这封信也许是……

甲　明明这里很多工厂，他偏说一打听就能找着。

乙　也许是这么回事儿……

甲　明明这里天气不坏，他楞说风沙大。

乙　他是……

甲　明明……

乙　你还有完没完了?!

甲　我生气啊!

乙　生气你别冲我嚷啊!

甲　打听了半天才碰上一位好心肠的人，他叫我上包钢找去。

乙　这倒是个办法。

甲　等到包钢这么一问，更没法找了。

乙　怎么?

甲　光职工就有几万，肯定不都是我舅舅。

乙　那当然了。不过你可以问一下。

甲　后来问了:"我说同志，我舅舅在这儿吗?"

乙　嗐! 这叫怎么问话呢?

甲　那同志说:"你舅舅是谁呀? 姓什么? 叫什么? 在哪个部门?"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男的。"

乙　就甭提这个了。

甲　那位同志知道我找不到很着急，他说:"同志，你别着急，只要你舅舅在我们这工作，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找

到。你先找找人名册吧。”

乙　不知叫什么名字，人名册也没用啊。

甲　不！人名册上有照片。临来的时候，我母亲给了一张我舅舅过去的像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乙　那还行。

甲　可我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根本没我舅舅那样的。

乙　你舅舅什么样？

甲　我姥姥抱着他，系着个红兜兜儿。

乙　噢，小时候的像片啊！那哪儿对的上啊。

甲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吧，我们派一个人陪你到下面厂子里找找。我们再想想办法。"

乙　这真是帮忙到底了。

甲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矿山。这地方离我们住的那儿足有二百多里，坐公司的火车最少五个小时。我一想火车不行。

乙　那怎么去呀？

甲　坐砖车去的。

乙　专门送你的车？

甲　砖车！

乙　怎么个专车？

甲　就是公司拉砖的车。

乙　噢！卡车呀！

甲　卡车更好，又凉快，又兜风，又开眼，又硌屁股。

乙　这……对付着吧。

甲　刚到矿山正赶上他们放炮。

乙　噢！欢迎你？

甲　欢迎我干嘛？人家崩山哪。一个炸药就五吨半呀。我一想，别过去，别再给我崩了！

乙　是得注意安全。

甲　远处看，山上还有电车哪。

乙　那是拉矿石的电车。

甲　对。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破碎机左右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工人们山上山下飞跑。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

乙　那怎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甲　一会儿来一会儿去的不是乱跑吗？

乙　破碎机左右乱撞？

甲　把矿石送进去叮当一撞，不就成了小块的啦？拿去炼铁呀。

乙　电铲子来回乱抓是怎么回事？

甲　这整个山都是矿石，汽车一来，电铲子随便抓一下就装满满一汽车。

乙　打眼机上下乱捅？

甲　给地里打眼好放炮哇。

乙　那怎么工人山上山下飞跑？

甲　开展劳动竞赛，看谁跑在前头。当天晚上我们乘砖车又回来了。

乙　找着你舅舅了？

甲　没有。

乙　没找着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甲　那没有我舅舅还不回来，泡也泡不出来呀。

乙　谁叫你泡了。

甲　回来后，第二天我们奔高炉了。

乙　噢！炼铁厂。

甲　我一看，坏啦！炉子里着火了。

乙　废话！不着能炼吗？

甲　又显你多知多懂！我还不知道炉子里得着火！我是没见过这么大家伙。

乙　你都见过多大的？

甲　不大，一炉能炼二千斤零点儿。

乙　那你再看看包钢这高炉？

甲　也二千斤零点。

乙　零多少？

甲　零一千五百吨。

乙　大头在后头哪！

甲　就这么大的炉子一个挨一个。除了这些高炉，还……

乙　还有矮炉？

甲　还有平炉。

乙　炼钢的。

甲　有转炉。

乙　也是炼钢的。

甲　有吊炉。

乙　也是炼……没听说过。吊炉干嘛使呀？

甲　烙烧饼的。

乙　这……钢铁厂烙烧饼？

甲　不是。我们进食堂吃饭，看见烙烧饼的吊炉儿。

乙　你说清楚了哇。

甲　陪我那位请我到这大食堂吃饭，敢情不是吃炒米莜麦面儿。真是想象不到。

乙　吃什么？

甲　吃刚……

乙　吃钢啊？这……咬不动！

甲　刚，刚蒸熟的大馒头。

乙　你别喘大气行不行！得有菜吧？

甲　炒刚才……

乙　你不吃炒火车道哇？钢材象话吗！

甲　刚才切的肉片。

乙　你一块儿说出来呀！喝的什么汤？

甲　刚定……

乙　钢锭？

甲　刚定汁的肉冻啊！

乙　你这样说话不嫌抻得慌？

甲　你不知道我找不着我舅舅着急吗？简短截说，我又转了十几天，转的是炼铁厂、炼钢厂、焦化厂、烧结厂、选煤厂、氧气厂、机械厂、轧钢厂等等，可把我累坏了。

乙 是够呛嘛！

甲 甭说这么多厂，就一个厂子，走一天两天都未准转的过来。

乙 那是啊，工厂太大了。

甲 那天我们上轧钢厂一个车间，由这头到那头走两钟头。

乙 太大了。

甲 那天我们上焦化厂，由办公室到焦炉都骑自行车去的。

乙 太大了。

甲 那天我们上机械厂，进南门坐汽车，三天还没有到北门哪。

乙 太大……那也太大了，坐三天汽车由南门还没到北门？

甲 啊，正赶上修沟过不去。

乙 这……废话！

甲 这样的大工厂更不好找人。

乙 那是啊，人太多不好找。

甲 反正我已经找遍了，没希望了。回来吧。刚进公司大门口，瞧见一个光荣榜，上边有三位先进生产者的照片和名字。

乙 第一个……

甲 蒙族徒工康日布。

乙 冲这名字也不是你舅舅。

甲　第二个工人陈志有。

乙　这可姓陈。

甲　也不是。

乙　怎么？

甲　比我岁数还小。

乙　第三个呢？

甲　陈工程师。

乙　这许是吧？

甲　不对！打马掌的没有工程师。

乙　那就全不是了。

甲　可是那位同志说："你最好看一看，他就在二楼专家办公室。也许陈工程师就是。因为咱们解放后培养了很多有经验的老工人当工程师。"

乙　这话也对。

甲　我一个人蹬蹬蹬跑到二楼。有两间房都是专家办公室。先叫一个，一叫门，打里面出来一位，刚一露面，我一看赶紧抹头就走了。不是我舅舅。

乙　怎么？

甲　她梳着两辫子！

乙　嗐！女专家！

甲　我刚一走，打那个屋里正出来一个老头，我们俩正撞上。

乙　瞧这份乱！

甲　我赶紧道歉吧，我说："对不起同志……舅舅！"

乙　你怎么管人家叫舅舅？

甲　无巧不成书，碰上了。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乙　怎么认得？

甲　他有鼻子。

乙　啊？！

甲　鼻子下边有痣子。

乙　这还象话。

甲　我说："舅舅，你还认得我吗？我叫猴四。"

乙　小名也说出来了。

甲　"噢，你呀！还这么'猴儿巴踢'的呢，一晃长这么高了，我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儿。"

乙　啊？

甲　"那脚鸭子。"

乙　吓我一跳。

甲　"来吧，到我办公室来休息会儿。"我舅舅给我沏茶，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心里这个……

乙　美呀。

甲　生气呀。

乙　怎么生气呀？

甲　你还记得那封信吧？他说这里太苦，吃没吃、喝没喝，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厂林立，楼房高大，是个重要工业城市啊。

乙　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甲　我问了。我说："舅舅，你说这里没什么工厂，一打听

马掌厂就找着了，我转了半个多月，还亏得公司那几位同志热心帮助才找到你。您这封信是怎么写的？”

乙 是啊！

甲 我舅舅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哪！”“怎么没写，我凭这封信找您来的么！不信您看！”等打开信这么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乙 怎么，不是你舅舅写的？

甲 是他写的。

乙 那乐什么呀？

甲 日本投降那年写的。

乙 十多年啦！

一 条 街

乙 咱们老没见了啊？

甲 是啊，我足有一个月没出门儿。

乙 在家干嘛哪？

甲 写作！

乙 噢，您写一个长篇小说？

甲 时间太短，写小说来不及了。

乙 那是写个剧本？

甲 内容不适合写剧本。

乙 那您写的什么呀？

甲 写了一点杂感。

乙 一个月不出门儿就写点杂感啊？多长？

甲 一丈四！

乙 这……买布哪?!有多少行啊？

甲 不论行。

乙 多少句？

甲 没法儿论句。

乙 用多少稿纸？

甲 一张没用。

乙 没写呀?!

甲　没写，我这一个月干嘛啦？

乙　这……我哪儿知道。你写啦？

甲　写了我拿不出来！

乙　到底写没写？

甲　写是写了，没用稿纸。

乙　那你写哪儿啦？

甲　（指脑袋）写这儿了。

乙　噢，写脑门子上了！

甲　这……没听说过，我写到脑子里了。

乙　那是写了？那叫想了！

甲　对啦！构思过了。

乙　什么主题呀？

甲　一点杂感。

乙　您太客气了。什么内容呢？

甲　一点杂感。

乙　您这文章的名字叫什么？

甲　一点杂感。

乙　是啊，您这文章大意说的什么？

甲乙　（同时）一点杂感。

乙　我就知道还是这句嘛！您怎么那么多杂感哪？

甲　您想，我家在北京，我生在北京，我长在北京，我上学在北京，我工作在北京，我淘气在北京。

乙　淘气呀?!

甲　小时候我淘气呀！

乙　提你小时候干吗？

甲　提起小时候，才想起老北京。

乙　噢，想起你小时候的北京来了？

甲　想起我小时候的北京，皇帝老倌住在紫禁城里，文武百官都戴着红缨子，穿着马蹄袖儿的衣裳……

乙　你等等儿！这是你小时候啊？

甲　我爷爷小时候。

乙　废话！提你爷爷干嘛呀！

甲　我是说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老北京比我爷爷还老！

乙　多新鲜哪！北京好几百年了。

甲　到我小时候还乱七八糟哪！

乙　乱七八糟？

甲　啊，咱先说那时候美国兵横冲直撞，楞把汽车开到煤铺柜房里头去了！

乙　啊？那怎么开进去的？

甲　美国兵喝醉酒了。掌柜的那天也倒霉，好些日子没买卖，烦的慌，一个人躺在柜房里唱上啦！

乙　没买卖还唱哪？

甲　哎，一唱解千愁哇。（唱）杨延辉，坐宫院……

乙　嘿！四郎探母。

甲　（接唱）自思自叹……当！哎哟！

乙　怎么意思？

甲　汽车从后山墙开进来了，把墙也撞塌了，把掌柜的压底下啦。小徒弟赶紧跑过来了，一看是个美国兵开的车，

没法儿跟他讲理呀。这一响不要紧，国民党警察过来了："怎么回事？"小徒弟说："我们掌柜的正在这儿呆着哪，汽车由后墙就开进来了！""你们怎么不躲开？""来不及躲了！""预先你们怎么不躲？""不知道汽车打算什么时候进来！"

乙　那谁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呀？！

甲　美国兵横冲直撞也没人管，再加上街道窄，你说这车祸能少得了吗？

乙　那是少不了。

甲　过去北京最宽的马路是东西长安街，那是交通要道。

乙　有多宽哪？

甲　两丈四。

乙　才那么宽儿啊？那并排能走几辆汽车呀？

甲　并排走不了。要不怎么那时候没有超车的哪。

乙　怎么呢？

甲　要超车你得蹦过去。

乙　这……蹦不过去。

甲　所以汽车净上便道。

乙　瞧这份儿乱！

甲　那还不乱！你到西单六部口那点儿，你听吧，（学汽车喇叭声）笛！笛笛！（学电车铃声）当当当！当噹铃当铃铃当……（学人力车夫喊声）"车去吧！"（学警察喊声）"靠边儿骑！"（学行人争吵声）"孙子！你他妈怎么踩我脚了？""对了！谁让你搁地下来着！"

乙　啊?!

甲　您到天安门一带更热闹了!

乙　怎么?

甲　做小买卖的多了!（学汽车喇叭声、电车铃声、学卖货声）"吃咧吧哎，闹块咧!"

乙　卖西瓜的!

甲　（学各种卖货声）"爬糕，酸辣凉粉咧!""冰棍儿，败火!""抽烟卷了买烟卷儿啊!""黄鸟叼签儿，算灵卦!""蹭啊蹭啊，蹭油儿的，蹭癣的!""烤白薯咻，真热火!""臭豆腐，酱豆腐!""耗子药!"

乙　全凑到一块儿了!

甲　还有哪！这边是："豌豆黄儿来大块儿的!"那边是："江米小枣好大个的粽子吧!"这边是：（学洋腔）"密斯特儿卡木因！请吃不拉稀管换!"

乙　这是卖什么的?

甲　卖外国饭的。

乙　"密斯特儿卡木因"是怎么回事?

甲　英文，是说："先生，请进!"

乙　（学洋腔）"请吃不拉稀管换"?

甲　请吃西餐。

乙　西餐叫什么?

甲　（学洋腔）"不拉稀管换"!

乙　您说清楚点儿!

甲　不拉稀，管换!

乙　那谁还吃啊！

甲　要不怎么叫野鸡西餐馆哪！等您到东长安街就没那么多做小买卖的啦！

乙　怎么？

甲　那儿有美国兵营，外国使馆，不让中国人做小买卖。

乙　那就清静了。

甲　可也不清静。

乙　怎么也不清静呢？

甲　美国兵喝醉了酒东倒西歪，满街乱跑，乱打乱闹，开着汽车，目！——上便道了！目！——又下来了！目——当！

乙　停车了！

甲　撞电线杆子上了。

乙　这条街没一个好地方啦。

甲　要不怎么净出车祸哪！

乙　这国民党怎么一点儿也不管哪？

甲　后来管了！一看撞死的人太多，想了一个治理交通的办法，那天在三座门那儿派了二十多个……

乙　警察？

甲　和尚！

乙　和尚干吗？

甲　高搭法台，超渡亡魂。

乙　超渡亡魂是怎么回事？

甲　国民党想：天天有撞死的，这不是因为交通管理不好，

也不是因为马路窄。

乙 那因为什么呀？

甲 因为撞死鬼他冤哪，他就拉替身，和尚一念经，他升了天啦，也就没车祸了。

乙 这叫什么办法啊！

甲 那天，二十多个和尚一块上了法台，（学和尚念经）"……一心召请车辗马踏屈死冤魂等众……"叽哩咕噜！叽哩咕噜！

乙 怎么经里还有叽哩咕噜哇？

甲 哪儿啊，和尚全掉下来了！

乙 怎么掉下来的？

甲 汽车把法台又撞倒了。

乙 嘿！

甲 旧北京这样新鲜事多啦。你再看看今天东西长安街变成什么样儿啦！

乙 那变化可太大了。

甲 首先说，在交通上我们管理得井井有条，你看现在人多了，车也多了，流动量也多了，那车祸也……

乙 啊？

甲 没了！

乙 吓我一跳！

甲 你看这条马路上，直着画白线的那是快行线、慢行线，它为了使各式各样的车辆顺利通行、不至于有堵塞和挡车的现象，还有慢车道。过马路有人行横道线，为了保

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每过一个十字路口都有红绿灯，为了使交叉车辆都能有秩序地顺利通过。

乙　这管理得确实好了。

甲　再说这条街也展宽了。

乙　有多宽？

甲　十三四丈，比过去宽六倍多。

乙　那过马路时候麻烦了。

甲　不麻烦。人行横道线当中还有安全岛，你可以站在那儿等着对面车过去你再走。比如你今年七十八了。

乙　我哪儿有那么大呀！

甲　比如说，你一口气不能走到那头儿，那就可以站在安全岛上休息一会儿。比如说，您是位老大娘……

乙　这……我怎么又成老大娘了？

甲　比如说，过这半截儿马路都有点吃力，那一定会有过路人或人民警察来搀扶您。比如说，你今年才八岁……

乙　八岁有我这么大吗？

甲　比如说，您过不了这马路，那一定会有叔叔把你抱过去。

乙　抱得动吗？

甲　比如说，你还没过满月哪……

乙　啊？

甲　那你一定出不来。

乙　这不是废话吗！你别拿我比方了。

甲　我是说呀，马路虽然宽了，车也多了，可是管理的好，

人与人的关系也变了，它就方便啦。这要比那和尚念经可好得多了。

乙　你别提那个了。

甲　你看现在马路不但宽了，而且也长了。东单往东延长到首都飞机场，西单往西延长到石景山，又宽又长，两边栽起了很多的小叶杨、元宝枫、松树，一路上绿树成荫，还新添了很多新式路灯，一根杆子上有十三个灯泡，一个灯泡就有你四个脑袋那么大！

乙　嗐！没这么比方的。

甲　到晚上一开灯，又亮又美观。

乙　真漂亮！

甲　灯的颜色也不一样，有黄光的。

乙　司机不晃眼。

甲　有白光的。

乙　照的最清楚。

甲　有蓝光的。

乙　光线柔和。

甲　有黑光的。

乙　黑光的？

甲　灯泡坏了。

乙　废话。

甲　不光马路漂亮，两边还建起了很多高大的楼房，站在天安门往西一看，有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长话大楼、广播大厦、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京西

宾馆。最高最壮观的是天安门广场两旁的建筑，西边是人民大会堂，东边是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中间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

乙　噢。

甲　您再出城看看，出复兴门往西一直通到石景山，出建国门往东一直通到通州，这两边建立了很多的工厂，北京建成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这条大街就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动脉，它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乙　这条街可太好了。

甲　当你休息的时候，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散步，可以去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你要想了解祖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的光辉业绩，可以去参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乙　我想看电影。

甲　你可以到首都影院。

乙　我想听戏。

甲　你可以到二七剧场、红塔礼堂、广播剧场和西单剧场。

乙　我想看话剧。

甲　你可以到青年艺术剧院。这么说吧，你要丰富你的文化生活，还有很多娱乐场所，有音乐厅、音乐堂、劳动剧场、民族文化宫、劳动人民文化宫，甚至你的小孩要看电影，都有专门接待儿童观众的儿童影院。

乙　这可太方便了。我想吃点什么！

甲　你可以到北京饭店、民族饭店、新风饭馆、东单食堂、

又一顺、鸿宾楼、北京烤鸭店，任意选择，就是没有“不拉稀管换”。

乙　行啦。我想运动运动。

甲　你可以到东单体育场、文化宫体育场，你还可以到中山公园儿童体育场。

乙　啊？我上儿童体育场？

甲　带着你那孩子去！

乙　那还可以。我从公园出来，我想……

甲　你还想干什么？

乙　我想……回家！

甲　你家在哪儿住？

乙　前门。

甲　你可以坐二路或五路公共汽车。非常方便。

乙　我搬家了。

甲　搬哪儿去了？

乙　搬西单了。

甲　你可以坐十路汽车。

乙　我又搬家了。

甲　你搬哪儿去啦？

乙　搬地安门了。

甲　你可以坐五路汽车。

乙　我又搬家了。

甲　又……又搬哪儿去了？

乙　搬安定门去了。

甲　你可以坐二路汽车。

乙　我又搬了。

甲　你这儿干嘛呢？东西南北城全绕过来！

乙　我看看这条长安街怎么方便！

甲　那你也不能老搬哪。

乙　这回是真想搬。

甲　你拿准了主意，想搬到哪儿，我告诉您坐哪趟车。

乙　已经选好了地方啦，不过这地方冷清一点，恐怕不通。

甲　不，四通八达。你干脆说，搬哪儿吧！

乙　我想搬月亮上去。

甲　那……你等着宇宙飞船吧！

（此篇系与轻松同志合写）

诗 情 画 意

甲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乙　嘿！上台先吟唐诗一首。我考考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甲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乙　宋词也会！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甲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乙　再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甲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乙　秦时明月汉时关……

甲　万里长征人未还。

乙　但使龙城飞将在……

甲　不教胡马度阴山。

乙　明月松间照，

甲　清泉石上流。

乙　×××到此一游！

甲　乱刻字罚款十元。

乙　嘿！这全对成诗了。

甲　怎么样，我这人还有点诗气吧？

乙　有！你不仅有诗气，还有脚气。

甲　我是问你我象不象个诗人？

乙　象！浑身潮呼呼的。

甲　怎么说话哪。

乙　你要说你是诗人，我这里有一首诗，你能给我解释吗？

甲　可以呀！你把这首诗吐出来我听听！

乙　我含着哪！我念一念：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甲　这是唐代名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

乙　什么意思？

甲　诗人登上鹳鹊楼所看到的情景。前两句说夕阳伴着山冉冉落下去了，滚滚黄河流入东海。后两句说要高瞻远瞩，必须再登一层楼。这首诗既描绘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又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只有站的高，才能看的远。

乙　行啊！

甲　浅见粗识，当面现丑，请君斧正，多多指教！

乙　你喝了醋来的？看来你对诗有点研究。

甲　不行！我是半路出家，五岁才开始学诗。

乙　啊！？

甲　由于幼小贪玩，成绩不佳，每次考试才得九十九点九分。

乙　这分可就不少了。

甲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乙　你别谦虚了，我看你都能称为诗家了。

甲　那里！我国素有诗国之称，诗歌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

星。我这点滴知识，不过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乙　你这是客气！

甲　万里长城里的一粒沙，原始森林中的一片落叶，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乙　嗬！这也太小了，你都读过什么诗？

甲　诗读的不多，反正唐宋两代的诗篇我全能默写。

乙　啊！

甲　不过主要攻读的还是我屈老师的《离骚》。

乙　屈老师，屈原？

甲　对对！

乙　屈原是你的老师？

甲　啊！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乙　曹操?!

甲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乙　岳飞！

甲　还有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乙　李白……你把名字带出来行吗？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甲　还有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文天祥、孟浩然、王安石、欧阳修、李清照、龚自珍，还有王之涣、还有王勃、还有王维、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乙　……还有真优美、横路进、史村……

甲　日本电影？

乙　什么叫杜秋，那叫杜牧！

甲　对！他们的诗文我都拜读过。

乙　你说的这几位，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甲　我和你有同感，读了他们的诗篇，受益非浅。对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对我国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到无比的自豪。

乙　这样好不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位大诗人的特点。

甲　不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有识之士，我才疏学浅，岂敢对老师妄加评论。倘被唐家后人听到之后会斥我欺师灭祖。

乙　你放心吧，这也没有唐家后人。

甲　我怎么听说你就是唐伯虎的外甥！

乙　好说，你是秋香他舅舅！

甲　既然没这层关系，我就斗胆的谈谈我的观点。

乙　好！你谈吧。

甲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乙　是什么？

甲　我可是在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乙　你不用那么客气！

甲　唐宋诗人的特点……我可是在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

乙　这有什么，各抒己见嘛！

甲　好！唐宋诗人的特点……我可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乙　你不用那么多顾虑。

甲　对！唐宋诗人的特点……我可是……

乙　你还说不说了？

甲　我实在不敢冒昧发言。

乙　百家争鸣么，你不要心有余悸，也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

甲　这我相信。可是我怕我这观点一经公布，会引起我国诗界一片混乱，个个目瞪口呆，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后果难以想象啊！

乙　不至于，保证一个自杀的没有。

甲　那我就说了，不对的地方请您指正，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是眼神好！

乙　啊！！

甲　坏了！他要上吊！

乙　没有！总结了半天诗人特点就是眼神好，还怕引起诗界一片混乱。混乱了也是你给搅合的，还怕什么纷纷投河自尽，就是跳河去也是嫌你没羞没臊。

甲　怎么说话哪？

乙　什么叫眼神好哇！

甲　我这可不是信口开河，有诗为证。

乙　那句诗说眼神好了？

甲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千里目是什么？

乙　什么？

甲　千里眼，一看就一千里。

乙　啊！

甲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乙　又怎么讲？

甲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头有住家，你看的见吗？

徐

乙　我看不见。

甲　所以你当不了诗人。

乙　这就证明眼神好了？

甲　庐山你登过没有？

乙　那是我国有名的山，登过！

甲　看见庐山瀑布了吧？

乙　看见了。

甲　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乙　那谁知道哇！

甲　诗人知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一看就知道了三千尺。

乙　那是看出来的？

甲　不是看的还是量的？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

乙　没听说过。

甲　还是的，眼神好嘛！

乙　好！那还有什么特点？

甲　唐宋诗人另一个特点是爱喝酒，酒喝的越多，诗写的越好。

乙　这也有根据吗？

甲　有诗为证。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乙　吹！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吗？

甲　那有诗人不喝酒的。

乙　杜甫喝吗？

甲　喝！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好还香，他喝那酒又好还香。大概喝的是五粮液。

乙　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吗？

甲　也喝。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乙　还够独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吧？

甲　谁说的，她比谁喝的都多。

乙　怎么见得？

甲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乙　怎么讲？

甲　昨天晚上喝的酒，今天还没醒过来了。

乙　这诗人也跟我似的那么没出息。唉！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甲　喝！不但他喝的多，还随时随地的喝，喝的特别勤！

乙　有什么诗为证？

甲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珍）上了。

乙　嗐！就那么讲啊！

甲　爱喝酒嘛！

乙　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甲　还有特点就是太费鞋！

乙　他这论据都新鲜！

甲　你想，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要讴歌赞美祖国锦绣山河，他们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他们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岂能不费鞋乎？

乙　他在这找到根据了。

甲　你看过话剧《屈原》吗？

乙　看过。

甲　屈原头戴什么帽？

乙　头戴切云冠。

甲　身穿？

乙　身穿银灰袍。

甲　足蹬？

乙　足蹬厚底云履靴。

甲　为什么穿厚底？

乙　为什么？

甲　就怕半路上磨破底，没地方打掌去。

乙　他怎么捉摸的！

甲　就从诗人留下那些不朽的诗篇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足迹遍及祖国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

乙　长江三峡他们去过吗？

甲　去过，在那儿还留下诗了呢。

乙 什么诗？

甲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乙 好！把船过三峡的情景全写出来了。黄河他们去过吗？

甲 去过。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乙 有情有景！洞庭湖到过吗？

甲 到过。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乙 有气魄！我国著名的风景区？

甲 都去了。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乙 太美了！新疆他们去过吗？

甲 去过！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乙　真是那都去过，我们家他去过吗？

甲　你们家……去了。还给你爱人留首诗。

乙　怎么写的？

甲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乙　这四句是怎么讲？

甲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乙　那当然了！

甲　可你整天在外忙碌。

乙　顾不上家。

甲　要知道是这样，

乙　怎么着？

甲　她早嫁别人啦。

乙　嗐！我赶上这么首诗。

甲　大诗人把你爱人心里描绘的多深刻。

乙　这诗人上我们家干么去了？

甲　那还用问，想必你爱人会掌鞋。

乙　行了！你这三个诗人特点都是胡批。

甲　其实我是想说明这些位大诗人生活底子厚，善于观察，思路敏捷。

乙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有点研究。

甲　不行！要说我对现代诗倒有点体会。

乙　现代诗有什么特点？

甲　它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特点是通俗易懂，听说一首诗马上会给你鼓舞，给你知识，给你智慧，给你信心，给你热量……

乙　给你巧克力！

甲　给你维他命！

乙　营养药哇？

甲　作用差不多。现代诗都比较形象，很象一种什么。

乙　象什么？

甲　看哪首诗了。

乙　我朗诵一首，你分析一下象什么！

甲　可以呀！

乙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甲　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十六个字愤怒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人民的眼睛。

乙　对！这首诗象什么？

甲　象一颗超级巨型炸弹，炸得敌人手足无措。

乙　好，再听这首：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甲　这是毛主席在解放南京后写的诗，号召全国军民追穷寇，

一举解放全中国。

乙 对！这首诗象什么？

甲 象一个动员令，把全国人民动员了起来。

乙 再听这首：

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甲 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号召全国为四个现代化勇攀科技高峰。

乙 这首诗象什么？

甲 象吹响了的进军号，为四化冲锋陷阵。

乙 再听这首：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甲 这是《天安门诗抄》里的一首诗。

乙 象什么？

甲 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四人帮”的心脏。

乙 再听这首：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甲 行了，行了，你这是流行歌曲的词儿。

乙　这象什么？

甲　这象一碗迷魂汤，喝下去就迷糊了。

乙　就是能麻醉人民的斗志。

甲　我们也有写情的诗，使你听得心情愉快，精神抖擞，有点小病都能给治好了。

乙　诗还能治病，我有关节炎给治治？

甲　治不了。

乙　你不说能治病吗？

甲　我是说人在生活的旅途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有的诗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解除你的烦恼，排出你的苦闷！

乙　吠！能治思想病？

甲　对！

乙　哎哨！

甲　怎么了？

乙　我病了。

甲　别病啊！

乙　不！我非病不可，我吃饱了撑的。

甲　你什么病？

乙　我喝多了。

甲　酒鬼呀！

乙　能治吗？

甲　舒心的酒，千杯不醉，
知心的话，万言不赘。

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
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
饮酒赞前程的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
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
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
你要是醉了……

乙　我不醉了。

甲　怎么不醉了？

乙　我成窝囊废了。

甲　治好了吧。

乙　哎唷！

甲　怎么又来了？

乙　我又病了！

甲　又什么病？

乙　看到人家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可我工作是这么平凡，生活是这么单调……

甲　生活！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在平凡的事务中睁大你的眼睛，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

乙　嘿！针对我这思想来的。哎唷！

甲　又怎么了？

乙　我还有病啊！

甲　还有什么病？

乙　我是要好好干，可你知道到处是困难。

甲　困难是什么东西？

困难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它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它的威力！ 然而，

只要听见刚健的脚步声，就象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它从来不能战胜人们的英雄意志。同志们！ 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

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乙　诗人这笔还真厉害，哎哨！

甲　你还有完没完了？

乙　我就病这一回了。

甲　什么病？ 说吧！

乙　说不上来，反正这心里老慌慌！

甲　慌慌？

乙　怎么治啊？

甲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同我们祖国一起，

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乙　不行！ 我还慌慌！

甲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

石头要化做黄金。

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长出鲜果，

沙漠布满森林。

乙　不行！我还慌慌！

甲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

一往直前的行进！

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乙　不行！还慌慌。

甲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乙　还慌慌。

甲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乙　还慌慌！

甲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乙　还慌慌！

甲　闪耀吧，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的烧光！

乙　不慌慌啦。

（此稿与兆元合写）

礼 仪 之 邦

甲　我们现在提倡讲礼貌。

乙　对呀！

甲　对人要用尊称，说话要讲文明。

乙　这反映一个人的修养，显示我们国家民族的文明。

甲　比如说我碰上你了：“同志！劳驾麻烦您点事儿！”

乙　多客气！“什么事啊？您说吧！”

甲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乙　您要问谁？

甲　这人身材比较魁梧，重眉毛大眼睛，听说他是一位相声演员。

乙　这同志他叫什么名字？

甲　他叫×××，在您这单位吗？

乙　噢！在！

甲　太巧了，受累您把他请出来，我想见见他，谢谢您啊！

乙　甭谢了，我就是。

甲　啊！您就是×××同志。真对不起，我没认出来，太抱歉了！

乙　这有什么！

甲　您听这话怎么样？

乙　对不起！抱歉！谢谢！您请……多客气呀！

甲　要没这些客气话，换一种说法，您就不高兴了。

乙　怎么说？

甲　嘿！我说！

乙　这叫什么称呼！

甲　我想打听一个人。

乙　你问谁？

甲　这人长的比武大郎高一点，脑袋跟茶盘子似的，说相声的，就是那×××。

乙　还带外号哪！我就是。

甲　别逗了！

乙　逗什么呀！我就叫×××，找我什么事儿？

甲　当然有事，没事能找你吗？

乙　有事您就说吧！

甲　说呀！别说了，两边都不乐意！

乙　你干吗来啦?!

甲　别介！别介！这一绷脸比猴儿还难看，别生气，一生气再得个半身不遂，不值得！对不对，傻老爷们！

乙　你走吧！什么语言?!

甲　语言粗野，油腔滑调！

乙　这就是没有礼貌的表现。

甲　不仅说话要讲礼貌，待人接物也同样！

乙　待人接物，怎么讲礼貌？

甲　要懂礼节！

乙　噢！

甲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礼节。

乙　我们是礼仪之邦！

甲　过去两个朋友在街上碰面了都有礼节。

乙　什么礼节？

甲　抱拳作揖。

乙　是啊！

甲　啊！老兄，许久未见！

乙　老弟，老弟，久违久违！

甲　老兄一向可好？

乙　承问承问。

甲　我先走一步！

乙　致公致公！是这样！

甲　晚辈见长辈不作揖了。

乙　那用什么礼节了？

甲　请安、磕头：“叔！您倒好哇！”

乙　多有教养呀！

甲　许久没过府拜望，爷爷奶奶好！

乙　好！

甲　我婶子好！

乙　好、好！

甲　哥哥姐姐好！

乙　好好好！

甲　我还有事，向您告假了！

乙　请吧请吧！

甲　叔！我走了！

乙　嘿！这老一辈，心里美滋滋的。

甲　当然，这是过去的礼节，现在没有了！

乙　怎么不要了？

甲　现代化的城市，车辆那么多，叭！你跪下了，交通警怎么指挥呀！

乙　那用什么代替了？

甲　都讲握手了。

乙　握手？

甲　男女老少都能用。老兄您好！

乙　您好您好！

甲　最近工作忙吧？

乙　还可以。

甲　有时间上我那坐坐。

乙　好！有空去。

甲　我先走了！

乙　再见！

甲　对不对？

乙　对！一般都是这样，要是表现的亲热一点儿呢？

甲　那就多握一会儿。老兄，你好！

乙　你好，你好！

甲　老没见了！

乙　我刚出差回来。

甲　家里都挺好的？

乙　让您惦记着。

甲　有时间上我哪儿玩去，

乙　好，好！

甲　回见！

乙　回见！这是显得亲热了。再亲热点儿呢？

甲　那就握双手。哎呀，老兄，老没见了？

乙　这么会儿就见三回了。

甲　报纸上见到了你的消息，当上新长征突击手了，祝贺你啊！

乙　差的还远哪！

甲　有时间找您玩去。

乙　欢迎，欢迎！这是亲热多了，要再亲热点儿呢？

甲　那就拥抱。

乙　拥抱？

甲　老兄，多年不见，还是那样儿。

乙　不行啦！老多啦！

甲　“四人帮”没把您整死，万幸啊！

乙　是呀！他没把我整死，你快把我拍死了。

甲　亲热的不知怎么好了。

乙　对！晚辈见长辈也可以握手吗？

甲　那当然是，不过还有他自己的礼节。

乙　少先队员？

甲　叔叔，你好！

乙 行少先队礼。军人？

甲 报告！

乙 行军礼。你见首长？

甲 政委！

乙 你见老师？

甲 老师，早！

乙 你见你爱人？

甲 ……我们家没那毛病。

乙 我以为这也有礼节呢！

甲 不过，这些礼节最普遍的还是鞠躬。

乙 是啊！

甲 既简单而又隆重。

乙 噢！

甲 比如我们一上台对观众们要鞠躬，表演结束，再次鞠躬。

乙 这就是我们的礼节。

甲 别看一个简单的鞠躬，里面有很多没说出来的内心话。

乙 这有什么内心话？

甲 感谢亲爱的观众抽空来看我们的演出，我们表演水平低，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还请原谅。若有不当之处，诚恳的接受大家的批评，谢谢各位光临。

乙 这一鞠躬代表了多少意思啊！

甲 由于我们虚心诚恳，观众给我们还礼。

乙 观众站起来，再给我们鞠躬。

甲 没听说过！观众嘛！全站起来冲我们俩鞠躬，知道是还

礼。

乙　不知道呢？

甲　向遗体告别！

乙　嗐！你不说观众都还礼吗？

甲　观众们用鼓掌来还礼。

乙　这里面也有内心话吧？

甲　当然，意思是，感谢演员们辛勤的劳动，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愉快、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满足了我们的艺术享受，感谢你们了！

乙　嘿！礼尚往来，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甲　对！

乙　哎！外国有这种礼节吗？

甲　有哇！哪个国家都有鞠躬礼，形式上稍有区别。

乙　噢！美国人怎么鞠躬？

甲　美国人这样！（歪头）

乙　英国人哪？

甲　这样！（手捂胸前）

乙　法国人？

甲　这样！（双手摊开）

乙　德国人？

甲　这样！（伸右手）

乙　朝鲜人？

甲　这样！（双手交叉）

乙　印度人？

甲　这样！（合手）

乙　日本人？

甲　这样！（弯腰九十度）

乙　嘿！还一国一个样！

甲　不过，数日本这鞠躬最讲究。

乙　是啊！

甲　鞠躬是日本人最习惯的礼节，也是这个民族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乙　日本人是习惯鞠躬。

甲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接触的是什么人，从天皇到首相，从高级职员到市民，都会用鞠躬来尊重人。

乙　比如我在街上打听打听路。

甲　他不但热情的告诉你，还非常有礼貌的给你鞠躬。

乙　是啊！我来体会体会。同志！……

甲　日本不称同志，称先生或阁下。

乙　噢！先生阁下，劳您驾我……

甲　劳您驾人家听不懂，请问就行了。

乙　先生阁下，请问王府井怎么走？

甲　日本有王府井吗？！

乙　问什么地方啊？

甲　你问法院吧！

乙　可以。先生，请问法院……我上那儿干吗去！

甲　你总得问个地方啊！

乙　先生，请问到上野动物园怎么走？

甲　哈衣！（鞠躬）

乙　什么意思？

甲　是！先给您鞠个躬。

乙　啊！

甲　请您由这里乘三线车，乘四站，出站后横穿马路向前走一百多米，就到了。（鞠躬）

乙　谢谢您！

甲　对不起！（鞠躬）

乙　这可太客气了。

甲　这不算客气。比如车来了，旁边有人，总是很有礼貌的让您先上。（鞠躬）“都木！”

您没留神碰了前边那位，他反而给您道歉（鞠躬）。“斯米麻斯恩”对不起！

您进到车厢马上有人主动给您让座（鞠躬）“噢卡西那赛咴”

您到站了，司机给您打招呼：（鞠躬）“赛又那拉！”

乙　啊呀！这种社会风尚值得学习。我要是进商店买点东西呢？

甲　那鞠躬就更频繁了。日本的售货员把顾客当成至高无上的贵宾。您什么时候来，跟您说什么话。

乙　那我进商店领教领教！

甲　您刚走近商店门口，很多人跟您先打招呼“衣拉下—马赛！”（鞠躬）您来了！

乙　我早晨来的。

甲　“噢哈要够轧——马斯”。（鞠躬）

乙 噢，早安！我中午来的。

甲 “昆尼七娃”。（鞠躬）

乙 午安！我晚上来。

甲 “昆棒娃”。（鞠躬）

乙 晚上好！

甲 “森赛，娃答哭西娃，东京……”

乙 受累，您用中国话学吧！

甲 可以！先生，我们这里是银座商场（鞠躬），我是57号售货员（鞠躬），我的名字叫山田教子（鞠躬），感谢您的光临（鞠躬），请问您选购一些什么？（鞠躬）。

乙 我……随便看看。（鞠躬）

甲 欢迎欢迎！（鞠躬）。我们这里经营的是世界各国工艺美术品。那里开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专柜，四川的竹器，山东的草制品，汕头的抽纱，湖南的湘绣，质地优良，品种齐全。（鞠躬）

乙 谢谢！（鞠躬）

甲 如果您选购家庭电器请上二楼（鞠躬）；男女性化妆品在三楼（鞠躬）；各色时装装饰品请上四楼（鞠躬）；不知您要什么（鞠躬）？（每次鞠躬，乙都还礼）

乙 我什么也不要，您给来盒脑立清（鞠躬）。

甲 ……（鞠躬）

乙 我脑袋都晕了！这么多鞠躬啊！

甲 要不人家日本人吃饭都不吃十成饱。

乙 为什么？

甲 怕给咣啮出来。

乙 嗐！我要是到日本朋友家里去做客呢？

甲 那礼节更多了。特别知道你是一位中国朋友，对你十分热情，你可以享受到日本民族最隆重的礼节。

乙 是啊！我再尝一尝！

甲 日本主人来到门前，欢迎中国的贵宾。

乙 还迎接我。

甲 先生，您好！（鞠躬）

乙 谢谢！（鞠躬）

甲 在我的家庭里能接待来自中国的朋友，是我全家人的幸福！（鞠躬）

乙 我是向日本朋友送友谊来的。（鞠躬）

甲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兄弟邻邦。（鞠躬）

乙 对！用我们中国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啊！（鞠躬）

甲 我的夫人两次游历过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彬彬有礼和盛情的接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鞠躬）

乙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日本人民学习。（鞠躬）

甲 我代表我的夫人向您表示欢迎！（鞠躬）

乙 谢谢！（鞠躬）

甲 我的女儿曾结交了一位中国北京的小朋友，虽还没有见面，但至今不断的通信交往。（鞠躬）

乙 我们是应该不断加深这种友好往来。（鞠躬）

甲 我代表我的女儿向您表示欢迎！（鞠躬）

乙 请代我谢谢她！（鞠躬）

甲　我代表我的祖母向您表示欢迎！（鞠躬）

乙　向他们致谢！（鞠躬）

甲　我还代表我的舅父……（鞠躬）

乙　哎呀！娘家人都来了！（鞠躬）

甲　我还代表……

乙　我说来了多少人欢迎我？

甲　还有三百多口子。

乙　受不了！没有半天进不了这家门儿！

甲　先生，请进吧！

乙　这还差不多。

甲　脱鞋，跪下！

乙　不去了！怎么还得跪下？

甲　日本人铺的是“他他密”，进门脱鞋，跪着说话。

乙　咱就甭真跪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甲　可以。请问先生，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鞠躬）

乙　我不在公司，我是个说相声的。（鞠躬）

甲　噢！相声公司。（鞠躬）

乙　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在您们日本叫做“漫才”。（鞠躬）

甲　哎，“骚得司内！”（鞠躬）（鞠躬）（鞠躬）

乙　这还属双加料哪！您在哪个公司服务？（鞠躬）

甲　我是农业协同组合社员。（鞠躬）

乙　这是什么机构？（鞠躬）

甲　我们是日本农民的集体组合，相当于贵国的人民公社。（鞠躬）

乙　噢！你们的革委会主任……不……你们农业生产……你们生活怎么样？（鞠躬）

甲　我们的收入很高，生活有富余。（鞠躬）

乙　我们向朋友们学习。（鞠躬）

甲　我的邻居们赶来欢迎阁下，让我们在这里做一次友好的会见吧。（鞠躬）

乙　可以！服从主人的安排。（鞠躬）

甲　（唱幸福之歌）

乙　我说这是什么呀！

甲　这是日本的幸福之歌　祝中国朋友幸福！

乙　哎呀，谢谢！（鞠躬）

甲　先生请允许我的夫人唱一支歌。（鞠躬）

乙　欢迎。（躬鞠）

甲　（鞠躬）唱的不好，请多关照！

乙　（鞠躬）向你学习！

甲　（唱）（日本民谣）斯密马森！祝朋友幸福！（鞠躬）

乙　唱的太好了（鞠躬）。先生，我要告辞了，感谢您的接待！（鞠躬）

甲　好吧！我开车送您到码头。（鞠躬）

乙　不必送了！（鞠躬）

甲　不！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对待最尊贵的客人，必须要送到最后离别。（鞠躬）

乙　那好，我只有服从主人的安排。（鞠躬）

甲　（开车状）

乙　这是什么礼节？

甲　我这是开车呢！

乙　我差点还礼。

甲　（码头到）

乙　就要开船了。（握手）朋友再见吧！（鞠躬）

甲　祝您一路顺风。（鞠躬）

乙　谢谢，谢谢！（鞠躬）

甲　我不远送了。（鞠躬）

乙　再送我掉海里了。（鞠躬）

甲　欢迎您下次再来。（鞠躬）

乙　好，也欢迎您到北京去。（鞠躬）

甲　请向夫人问好！

乙　我替你问候。

甲　请再向孩子们问好！

乙　一定一定。

甲　一路平安！

乙　谢谢！

甲　诸事如意！

乙　彼此，彼此！

甲　我不再说什么了！

乙　你说的已经不少了！

甲　希望多联系吧！

乙　好了，好了！

甲　可以来信！

乙　一定来！

甲　……你别走了！

乙　怎么不走了？

甲　这船都开了！

乙　嗐！

编后记

马季同志是大家所喜爱的相声艺术家。我们无论是在火车、轮船、工地上，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和唱片，听到马季的相声。

他自一九五六年六月从北京新华书店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后，努力学习、钻研，通过艺术实践和深入生活，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热情奔放，气势磅礴，亲切感人。

二十几年来，马季结合演出，创作了一批能表现他特有的艺术风格的相声段子。我们从其中选出三十几篇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作品，并经他自己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整理，编辑了这本《马季相声选》。

相声的传统，多是讽刺和揶揄，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今天要借鉴传统相声的讽刺手法写好讽刺相声，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反复实践。因为讽刺对象，有敌对性质的，也有人民内部的，要善于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一味追求艺术效果，只顾包袱抖得响，不管讽刺是否过了线，就会伤害自己的同志。马季既注意充分发挥相声的讽刺功能，又较善于掌握分寸。我们把他两篇脍炙人口的相声——《舞台风雷》和《多层饭店》作一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点。

我们不妨借用冷嘲热讽这句现成话来区别一下这两篇相声。《舞台风雷》，可以说用的是冷嘲。对“四人帮”，是冷酷的嘲笑，是无情的打击。设计的包袱，是要听众在笑声中激发义愤和怒火。但《多层饭店》就不同，是热讽，是用一副热心肠对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对人浮于事的现象进行讽刺，是恨铁不成钢。我们听完这段相声，“底”亮出来了，自然要捧腹大笑。但我们笑过之后，回味一下这样的情

景；那位经理汗流浃背，跑到火车站通知顾客，四天前申请的热汤面，已经批下来了。对这样一位经理，我们当然觉得可笑、可怜，甚至还觉得有点可恼。但是，我们难道不同时感到他到底是自己的同志，看他那副狼狈相，何尝不是又气又心疼呢？

传统相声，也有以歌颂为主的。但那是歌颂地主官僚，往往是相声演员用极力丑化自己和劳动人民的手法，去哄抬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样的相声传统，如果生搬硬套，用以歌颂今天的新人新事，是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的。因此要创作歌颂类型的相声，就需要努力去探索。马季在这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成绩。他创作了《画像》、《找舅舅》、《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新“桃花源记”》等等一大批歌颂社会主义优越性，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好作品。成了群众爱听爱演的保留节目。

还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马季就连二接三创作和演出了《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怕老病》等有如投枪、匕首的相声，直刺“四人帮”心脏。党中央号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以来，马季在短时期内又创作和演出了一批为四化扫除障碍的相声，其中包括：讽刺官僚主义、因循守旧的《多层饭店》、《四化与四话》，批判走后门、不正之风的《酒》和《烟》，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剥削，嘲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梦游纽士顿》和《结婚前后》等。因此有同志说，马季很敏感。是的！马季较敏感。马季为什么敏感呢？中央广播说唱团的生活基地——湖南省桃源县的群众给我们作了回答。他们说：马季差不多每年都要到桃源来，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我们熟悉老马，老马熟悉我们。他和我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晚上搞创作，有时通宵达旦，写出一个相声初稿，尽管一夜未睡，第二天还是要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冒雨去给社员们演出，广泛征求意见，请群众帮助修改。听了上面这些反映，我们说马季的敏感来源于他能深入生活，是完全有道理的。

编 者 一九八〇年六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马季相声选
作者=
页数=422
SS号=10124434
出版日期=